

憂愁夫人

蘇台爾曼



憂愁夫人

H. Sudermann 著
胡仲持 譯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8858-2

26



蘇 台 爾 曼

國家圖書館



004752678

譯序

在德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八八九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極端自然主義的那些作家發表文藝運動的計劃書，「自由劇場」在柏林成立，而且在這年的底邊，兩個最傑出的德國現代作家，海爾曼蘇台爾曼和蓋爾哈忒郝卜特曼初次將所做的劇本出版行世，這些作品使他們得到空前的盛譽，成爲德國第一流的作家。那時候蘇台爾曼從事筆墨生涯，已有許多年，他已出過四部小說，其中兩部還是現在他最流行的作品，然而在他的第一部劇本 *Die Ehre* (名譽) 未出版之前，簡直連文學界裏面也沒有人知道他。這部劇本既然得了成功，大家就熱誠的留意到他那一向被忽視的幾部舊作，於是 *Franz Sörge* (憂愁夫人) 和 *Der Katzensteg* (貓橋) 成了風行的小說了。從那時起，蘇台爾曼每有作品出版，無論是劇本或是小說，在文學界，就算一件事，那可以證明其如此的，不但是景慕他的人們的劇烈的讚揚，而且是反對派的批評家同樣劇

烈的非難。蘇台爾曼近年的作品，雖然不如先前的『膾炙人口』了，他却依然是德國傑出的小說家，又是德國目前三領袖劇作家之一人。

蘇台爾曼是全然近代風的作家，他的作品，多少總反映着過去二十年來德國文學發達的陳跡。他的流派是不很分明的，但就全體而論，可以說他是自然主義者，不過他是折衷的，不是郝卜特曼或左拉那種極端派罷了。他富於浪漫的氣質，他小說中樂天的理想的氣分是和自然派的陰鬱的厭世觀不合的。他不受一派或一種主義的拘束，可是他的作品，却也頗取法於左拉，莫泊三，杜德，易卜生以及俄國那些小說家的。他所受的尼采哲學的影響，也十分顯著。在他最近的劇本 *Die drei Reiterfedern* (*Ein Märchenspiel*) 裏，他漸漸的傾向於所謂象徵主義的最近的作風。但是那種含着精微的意義，細膩的幻想的詩的文體，對於他那活潑遒勁的才能，似乎全不相宜的。

蘇台爾曼的作品上許多的特點，是他早年的環境孕成的。他以一八五七年九月三十日生於東普魯士與俄國接壤的瑪志什干小村中。他的父親是釀酒工人。他受教育於愛爾平和梯爾

失忒兩處的預備學校。元匿思堡和柏林的兩大學，其間因為貧寒也曾有一時期輟過學。他於一八七七年到柏林讀書，此後一直住在那里。他出校後，便做家庭教師，隨後做雜誌記者，有一時期做過總主筆。他一方面又做着小說，起初不很得利，待到第一部劇本出版，方纔成了名。在他的小說——其中大部分是他早期的作品——裏，他格外的顯露出小時候環境的影響來，因為那些小說，除了較短的幾篇之外，都是以他年青時候的家鄉做背景的。他的對於自然的愛，尤其是對於荒原和沼地的喜歡；他的對於農業生活的興味；他的中意的人物，那些高大的闊肩膀的傲岸的德國鄉紳們——他這一切早期的回憶，在他的小說裏到處湧現着。蘇台爾曼在柏林時代的環境，從他的劇本和一部分小說——尤其是 *Es War*——裏也可以看出來。他在柏林文才發展的時代，正是所謂「狂飈勃起」的時代。在這幾年中，他那記者的職業，使他容易和當時文學界一切的風尚相接觸；他吸收了各個名家的優長，纔養成了一種特殊的作風。

蘇台爾曼是在劇本上成名的；在德國以外，他以劇作家出名。Die Heimat (故鄉) 一劇有着世界的名聲，已經被近世傑出的三大女優 (1. Modjeska 2. Duse 3. Bernhardt) 採作演本

了。雖然從有的批評家看來，他的小說比劇本做得好，但他畢竟要算一個劇作家。他的小說所以有濃厚的趣味，也無非由於其中戲劇的質素罷了。這種質素是他小說的真價的所在，也是缺點的所在。就他的劇本而論，那早年所做的 *Die Ehre* 和 *Sodoms Ende*（梭安姆之最後）要算他最好的出產了——雖然 *Sodoms Ende* 似乎偏於哀傷了。這一種以後，他不會有過藝術上更有價值的劇本，除却一篇獨幕劇 *Fritzchen* 之外。 *Die Heimat* 一劇，固然也曾風行一時，他近年來固然也曾做過歷史劇（“*Johannes*”）和象徵劇（“*Die drei Reihfederer*”），但是這些多少總免不了缺點的。

我們現在且放開劇本不提罷，單把蘇台爾曼的小說來說說。他的小說，同劇本一樣，在純正的藝術方面，並沒有發展的現象，但在技巧上却是時時進步的。在他所有的長篇小說中，那最初出版的憂愁夫人要算最獨創的最純正的最藝術的作品了。其他的小說，似乎文體和筆法較精練，感人的效力較深厚，却往往帶着一種失真的情調，而且爲着效力，不由的寫得過火。這等小說，當讀着時候，會使我們入了魔，一氣讀下去，覺得局部的情景，未嘗不逼真，但從全體看來，却不免

描寫過度，色彩過濃了，這幾句話也許可以作蘇台爾曼一切作品的總評。

在一八八七年，蘇台爾曼的處女作 *Im Zmielicht*（黃昏）出版。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本來在雜誌上刊過。這書的文體淺顯巧麗，富於趣味，有法蘭西的作風。憂愁夫人也是這一年出版的，次年又出了 *Die Geschwister*（兄弟姊妹）。這是兩篇小說的合刊本。兩篇的意旨相同，而背景及結構各異。*Die Still Mühle* 是一個人私戀其嫂的故事，結局是弟兄倆的慘死，而 *Der Wunsch* 寫一個青年女子戀慕着姐夫的自白，結局是她因悔恨而自殺。這兩篇興奮而且刺戟，對於心理分析，個性描寫，很是精巧，然而布局牽強，色情的氣分過於濃厚，算不得真藝術家的作品。

一八八九年 *Der Katzensteg* 刊行了，這部小說顯着技巧上的進步，以及蘇台爾曼致力於戲劇方面的傾向。其中的一個人物 *Regina* 寫得最出色。敘事的態度非常率直，戲劇的趣味非常濃厚。雖然也免不了許多缺點，但比起平常作家的出品來，却要好得多了。

蘇台爾曼其次的著作，便是 *Jolanthes Hochzeit*。這是一部滑稽小說，借着一個傲岸的德

國鄉紳的第一人稱口吻敘述的。情節雖然牽強些，却使讀者對於作者的故鄉風物，有一種深切的印象。

Les Wals 是作者最晚出的小說，從敘事的技巧，動人的力量，結構，和變化的立點而論，這是他最努力的小說，雖然並不是最好的。這書討論着一個「問題」，寫着一個人在罪惡的環境中自心的交爭。趣味很是濃厚。但是那些損害他以前的作品的缺陷，在這部小說裏却尤其顯著了。

至於憂愁夫人呢，有一個批評家說過，蘇台爾曼寫得最好最真切的作品，要算這一部小說了——這個見解差不多是一般的批評家所公認的。這部小說，蘇台爾曼以熱切真摯的情感寫着。卷首致作者兩親的題詩，便足以證明這是作者本身經驗的結晶，是他年青時代的奮鬥史。其中描寫荒原沼地的風光的可愛，表現兒童生活的活躍，探索主人公的個性的深刻，在在足見作者對於他的創作，不但有藝術的趣味，還有更大的切身的趣味。

憂愁夫人裏有一個中心的思想，就是主人公的個性的發展。各部的情節，各種的插話都歸宿於這個思想。所以在蘇台爾曼的作品中，最一貫的便是憂愁夫人。篇末引着的美的憂愁夫人

故事在全書中散布詩的光輝，使一貫的效力更增高了。蘇台爾曼描摹各類的人物都十分得當，而男子寫得更出色。他寫保爾的父親的個性，時時流露着滑稽的分子，那是和狄更司或杜德的作風很相近的了。

在憂愁夫人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是講述故事的能手。敘事率直而生動，使讀者的趣味不至於停滯。這種文體顯着蘇台爾曼作風的一切特點。全篇是寫實的，有時却又近於自然派的最精微的方法了。象徵主義的傾向在這部小說裏，是很顯明的。引用憂愁夫人的故事，敘述機關車（黑蘇賽）的地方，以及插敘笛子的事，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這種傾向來。此外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貫串全篇的樂觀的調子，這使讀者不至於留下一種不滿足的感情。總之，就憂愁夫人而論，我們可以說：蘇台爾曼後來的小說的優點，這是全有了，而那些缺點，在這裡却比較的少。給他作傳的卡惠勞說道：「無論如何，他的第一部小說要算他最有獨創力的創作了，這是雄大的作品，各點都使人留下最純潔的印象，在他後出的小說中，雖有許多各自的優美的面目，他却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步，更不必說是超過了。」這番話，我們是十分同意的。（Gustav Gruener作）

致兩親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憂愁夫人，衰老的，幕面的夫人，

親愛的雙親，你們深知她的，

她是距今三十年前

同你們往外鄉去的，

當時微霧的荒原上

沈寂的蒙着十一月微雨的天氣

而柳枝間的風也給

你們吹哨着結婚的舞曲。

致兩親



你們過了許久勞苦的時光

在立陶厄森林裏便尋到一個巢穴了，

你們惴惴的站在荒涼的門檻上時候，

憂愁夫人早就在那里了，

她伸了兩臂祝福着：

祝福你們和你們的家，

祝福那時還

沒有出世的人們。

流光倏忽的過去了——那舊搖籃

現在停在步梯底下的暗地裏



欣受着久已應得的休息，

那在當時是見過四次的小客人的。

隨後每逢夕照消隱的時候，

屋角裏便爬出一個黑影來，

他伸長起來，默然的舉起了

兩臂，邊着搖籃蹣跚的走。

從前憂愁夫人應許給你們的，

生命已經逐漸的

在嘆，哭，困苦中

在沈悶的工作日的危難中

在許多失眠之夜的淒愴中，

致兩親



很長很苦的一生。

那麼到你們晚年時候總有

一天安息的日子會從天上降下哩。

我們兒子們正在年青——我們有着能力，

我們的勇氣也還沒有衰沈，

我們曉得和困苦艱難格鬪，

我們曉得那里開着藍色的幸福之花；

我們不久欣然的回到故居來，

一定把憂愁夫人趕出門外去。

•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是作者兩親的三十一年結婚紀念

憂愁夫人

第一章

正當美尤訶的邸宅將要拍賣的時候，他的第三個兒子保爾生了。

這委實是艱難的時候呵。

葛爾思倍思女士，顯着憔悴的臉色和悲哀的微笑，躺在她那四柱的大牀裏，在她近旁放着初生的孩子的搖籃；她在那淒涼的病室裏，傾聽着從院子和宅內傳到她這里來的一切聲音。

她一聽到每個可疑的聲音，就仰起身子來；每聽得一個陌生人的聲音，或者一輛車子啦啦的駛過來的時候，她便非常焦急的捏着牀柱子問道：

「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麼？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麼？」

沒有人回答她。醫生曾經給過嚴重的吩咐，說她應該離開一切的激動，可是那醫生沒有想到，這連續的休止比無論怎樣可怕的事情，更要難受到一千倍。

一個早晨，她的孩子誕生之後第五天，她聽到這困苦的期間不大見過面的她那丈夫的聲音，他在隔壁的房間裏來往的踱着，一面賭着咒，噓着氣。她只能懂得一個字，只有一個；這個字他反覆的儘說着便是“*Heimatlos*”（無家了）這個字。

於是她知道了。已經到得最壞的地步了。

她將那衰弱的手放在初生的孩子的小頭上，那孩子露着嚴整的小臉龐，靜靜的在打盹；她又將她的臉藏在枕頭間，便哭起來了。

過了一會，她對看護嬰兒的僕人說道：

「告訴你的主人去，我要對他說話。」

於是他來了。他以響亮的脚步，走近病婦的牀，帶着一副爲要竭力裝出泰然的樣子，却似乎加倍的張皇而且失望的臉，看定她。

「瑪克思」她畏怯的說，因為她素來怕他——「瑪克思，不能瞞過我什麼事；我是準備定最壞的了，無論怎麼樣。」

「你麼？」他不信似的問，因為他記起醫生的警告來。

「我們什麼時候須得出去呢？」

他見她把他們的不幸看得這樣的安靜，就以爲不必再小心了，於是發一聲怨誓，開始說了。

「今天——明天——隨着新主人的高興，我們還可以在這裏，只是出於他的慈悲罷了，如果不留情，我們便是這晚上，也許就得在街上歇宿了。」

「不至於壞到這樣罷，瑪克思，」她說，苦痛的努力定了神，「要是他聽得，不過幾天以前，一個嬰兒纔到來的——」

「阿，我想我總要央求他——我總要——」

「呵，不的，他不必央求也會體諒的，這是誰呵？」

「他叫做陀格拉思。他是從因斯透堡來的。他似乎非常之傲慢，這紳士——非常之傲慢。我恨

不得把他趕出宅外去。」

「我們丟了一切麼？」她柔聲的問，遲疑的俯看初生的孩子，因為他的幼小脆弱的生命也許憑賴着這句答語哩。

他發出苦笑。『是的，可憐的一點兒錢，共總兩千泰婁（註二）罷了。』

她寬慰似的吐了一口氣，因為她彷彿覺得已經聽到那可怖的『沒有什麼』從他嘴唇裏微微的發出。

『兩千泰婁於我們有什麼用呢？』他接下說，『在我們拋掉了五萬到泥淖裏之後，或者我在市上開一家酒館，或者做鈕扣和帶子的生意，你大概也可以幫助我，如果在貴族的宅第去做點縫紉，而且孩子們也可以在街上賣火柴。哈哈！』

他將手叉進他那斑白蓬鬆的頭髮裏，不經意的用腳踢搖籃，這就劇烈的動盪了。

『爲什麼生出這小東西來？』他愁鬱的喃喃的說。他在搖籃近旁踞下，將那極小的兩個拳頭埋在他那紅的大手掌裏，便對那孩子談講道：『倘使你早經知道，我的孩子，這世界是怎樣的敗』

壞，奸僞怎樣的勝利，以及誠實怎樣的歸於失敗，你真要在你原來的地方住下去了。你的命運將怎麼樣呢？你的父親是流氓之類，一個顛沛的人，須得同着妻和三個小孩子在街上彷徨，直等到尋得一塊地方，一塊可以完全「破滅」自己和家屬的地方。」

「瑪克思，不要這樣說；你使我的心碎了！」萬爾思培思女士哭着呼叫說，一面伸出她的手來，去挽她丈夫的頸頸；然而她的手還未得到那頸頸，就無力的落下來了。

他驟然站起來，「你是對的；你哀悼的儘夠了。是呵；倘使現在我孤獨着——是一個未婚的人，同從前一樣——我就要往亞美利加或俄羅斯草原去了——那邊人可以發財；否則我就要在交易所投機去——今天漲，明天落。阿，那邊人纔可以賺錢；然而這樣的受了束縛呵！」他向他的妻和嬰兒投了悲哀的一瞥；於是他用手指着那院子，從那邊兩個大孩子的笑聲傳過來。

「唔，我知道我們現在是你的一重負擔了。」那女人柔順的說。

「不要對我講什麼負擔，」他厲聲的答話，「我所說的並沒有惱怒的意思。我愛你，這就是了。現在的問題，只是到那里去？倘若至少這嬰兒沒有生出來，一個不定的生計的機會，早晚總會碰到

的。然而現在，你病了，這孩子又須得當心的撫養，真弄得無法可想，只有買點田地，破費兩千泰婁去求點利子罷了。好啦！這也是一種良好的生活呵！我帶着破口袋，你帶着負囊；我帶着鋤頭，你帶着牛奶桶。」

「這還算不得最壞的哩。」那女人柔聲的說。

「算不得罷？」他苦相的笑。「哪，田地我倒能夠給你們買到。譬如，那邊有默薩南是要賣掉的——那邊荒原上淒涼的曠地。」

「阿，那一切地方麼？」她戰慄着問。

他立時覺得主意是不錯了。

「是呵；這纔可以慶賀了。失掉的宏壯的景象，永是在眼前——你該知道呵，海侖南塞爾的邸宅恰好是俯瞰那地方的。那邊環繞着曠地和池沼——差不多有二百畝。人如果能夠開墾幾畝——人就可以做發達的先鋒了。人們會說什麼話呢？美尤訶是一個勇敢的漢子，他們定會說：「他並不以他的不幸為羞恥；他是用一種譏刺的眼光看這的。」噫，人當真應當用譏刺的眼

光看這的；這是世界的唯一高尚的觀察——人應當對這吹唇呵！於是他發出一個尖銳的吹聲，那病婦就驟然在牀上仰起身子來。

「寬恕我罷，我的愛人」他突然用了最湊趣的神情撫摩她的手，求懇着；「但我可不是對的麼？人應當對這吹唇啦。人只消有做誠實人的意識，人就會有一種「滋味」去忍耐一切的災難。「滋味」是一個適當的字呵。那地皮是無論那一天都可以召賣的，因為那地主近來從婚姻上得到一所富麗的邸宅，把這塊不中意的地皮全然荒蕪的棄掉了。」

「你先好好的想一回兒罷，瑪克思。」那女人很焦急的求懇着。

「遲疑有什麼益處呢？」他暴烈的答話。「我們不應該做這陀格拉思先生的係累，我們又不能夠用我們這可憐見的兩千泰婁要求什麼好一點的事情；我們還是立刻打定主意罷。」於是他也對病婦說聲「再見」就大踏步去了。

幾分時之後，她聽得他的狗車從大門趕出去了。

那天的午後，人來通報一個陌生的來客。說是一位美麗高貴的女客，乘着時髦的馬車，趕進

天井裏來，她說要到病室來看女主人。

「這是誰呢？」她原來不肯說出她的名字來。

「怎樣的希奇呵！」葛爾思培思女士想，然而她因為在哀愁裏，起首相信「特別的天意」，她也就沒有拒却。

門開了一個苗條優美的人形，有着溫和柔美的容貌的，用了輕浮的脚步走近病婦的牀。她一聲不響，握了她的手，又用一種柔和的微微掩飾的聲音說道：

「我隱瞞了我的名字，愛的美尤訶佐夫人，因為我恐怕如果預先宣布出來，你會不肯見我的。而且便是現在我也覺得還是不吐露的好。你一知道我是誰，恐怕不肯再和善的看我罷。」

「我不恨世界上的人，」葛爾思培思女士答話，「至少也不恨一切的名字。」

「我名叫海倫陀格拉思，」那女客輕輕的說，於是她將病人的手捏的更緊了。

葛爾思培思女士忽地哭起來，一面那來客，彷彿她本來是一個老朋友似的，將臂膀挽住了她的頸頸，在她眉毛上接了吻，使用一種柔和安慰的聲音說道：

「不要惱着我。命運註定着我應當把你們推出這房子；然而這不是我的過惡呵。我的丈夫因為這邸宅的名字和我的教名相合，便要給我一回驚異的愉快。但我聽到他在怎樣情形之下得着這房子，而且，尤其是你，愛的美尤訶夫人，在這兩重困苦的時候，一定怎樣的受苦，我的喜悅便立時消失了。因此我覺着爲安我的心起見，對於我曾經引起，而且還須繼續引起的你們的悲哀，不得不親自來求你原諒！因爲你們受苦的時候還沒有完結哩。」

萬爾思培思女士已經俯下頭到那陌生人的肩上了，彷彿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舉動似的，她儘自不住的柔聲的啜泣。

「而且大概我於你也能夠有點用處罷，」她接下說，「至少，我還能夠分受你心靈中的苦痛。我們女人家比那苛刻使性的男人們彼此更要了解的多。我們人人所受着的普通的委屈便我們彼此接近起來。而且，最緊要的一件事：我已經對我的丈夫講過了，我體了他和我的意思，請求你們像你們的產業一般的看管這房子，隨你們多少時候。我們通常是在都市上過冬季的，此外還有別的邸宅，我們正想叫一個監查員去管理呢。所以，如果你們同先前一樣的在這里再住半年

或者更長久些，你們並不至於怎樣的打擾我們，倒是有惠於我們哩。」

萬爾思培思女士並不向她道謝，然而她給那陌生人的帶淚的一瞥足以算是感謝了。

「現在高興些罷，最愛的美尤訶伍夫人，」她接下說，「倘若將來你需要勸告或是幫助了，請你常常記着那里有一個人，她須得大大的報答你——怎麼一個可愛的嬰兒呵！」——她轉向搖籃了——「一個男孩呢，還是一個女孩？」

「一個男孩，」萬爾思培思女士浮着衰弱的微笑說。

「他已經有了什麼兄弟姊妹麼？阿，我問着做什麼外邊兩個壯實的孩子，迎接我的馬車的——希望給我更熟悉些也可以麼？且慢些，」她急快的停嘴了，「也許越發要激動你的。後來罷，後來罷。這個小國民此刻最使我們有趣了。」

她俯向搖籃，整理嬰兒的衣服。

「他生着一個十分懂事的小臉龐，」她玩笑着說。

「憂愁站在他的搖籃邊，」萬爾思培思女士悲哀的輕輕的答話，「這就是他有那個老臉龐的

緣故了。」

「阿，阿，你不可迷信，愛的朋友，」來客答說，「人告訴我，初生的嬰兒時常有些蒼老的氣色在他們的面容上，他們不久會失掉那種氣色的。」

「你一定也有孩子們的？」葛爾思培思女士問。

「阿，阿，我還是這樣一個年青的妻子，」她的來客紅暈着回答，「結婚還不到六個月。然而——於是她越發紅暈了。」

「在你生產的時候，上帝保佑你能，」葛爾思培思女士說，「我願給你禱告哩。」

陌生人的眼睛漸漸潮潤起來了。「謝謝你，萬分的謝謝你，」她說，「我們就此做朋友罷，我全心的懇求你，我可以提議一樁事情麼？教我做你這最小的孩子的教母罷，而且當上天祝福我的時候，你也一樣的給惠於我罷。」

兩個女人靜靜的互相握握手，友情的接合於是固定了。

當來客別了她的時候，葛爾思培思女士用一種羞怯哀愁的眼色四面一望，「剛纔這里一

一切都是光明而且快活的，她喃喃的說，「而現在重復變成這樣的陰暗了。」

片刻之後，兩個最大的男孩，不管看護婦的反對，發着快活的喧音，衝進病室裏來，每人手裏捧着一袋的糖果。

「這是陌生的女客給我們的，」他們呼喊着。

葛爾思培思女士微笑了。『噓，孩子們，』她說，『一個天使已經與我們同在了。』

兩個小男孩張開焦躁的眼睛，問道：

「嬈嬈，一個天使麼？」

(註一)泰婁(Taler)是一種銀幣的名字，這種銀幣約值華銀一元餘，現在已經不通行了。

第二章

陀格拉思夫人於是做了保爾的教母了。

美尤訶街對於這新的友誼，委實非常憤怒，因為他時常說：「我不願受幸福的人們的憐憫！」然而當那和藹溫文的女人第二次到邸宅裏來，竭力的勸導他的時候，他也就不敢再說「不」了。他又應允了在舊宅裏多住些時候，雖然他的應允不是出於本心的。那默薩南莊地——實在是他同日買就的，——荒涼到這樣，似乎妻子和孩子們在寒冷的冬天住在那里是很危險的。不但如此，最緊要的修理須得着手起來。木匠、泥水匠、與建築師，也就須得叫來，這纔可以說到搬移咧。

雖然如此，藹爾思培思女士因了她的丈夫的固執，在修理完畢之前多時，就不得不搬進新屋去了。有一天，一個從新主人這里來的一個監查員帶着許多工人到來，請求歇宿，於是他斷言這種舉動是有意的侮辱，便堅心決定着不再住在從前曾經是他的產業的那土地上了。當藹爾思培思女士和她的孩子們只得對親愛的房子告別的時候，是寒冷沉悶的十一月的一天。濛濛的細雨從天上落來，使一切都潮濕了。

那荒原籠罩在灰色的霧裏，在他們眼前荒涼的淒清的橫着。

最小的孩子在她的胸頭，兩個別的孩子在她近旁號叫着，她躡進那引導她向新的命運的車子，這命運，嗚喲！似乎這樣的黑暗呵。

當他們乘着車子出了大門的時候，從荒原吹來的冷風用了冰的鞭似的鞭着他們的面孔。於是那嬰兒，一向平靜的躺着的，淒苦的哭起來了。她用她的大衣將他裹的更緊些，向那發顫的小形體，低低的彎下身去，爲要遮掩那不住的從她面頰流下的眼淚。

車子在雨水浸飽的泥路上趕了半點鐘之後，他們到得那目的地了。當她看見新房子在她面前，十分荒涼而且破敗的時候，她不禁大聲的銳利的叫了。

淒涼的泥污的農家房屋；一個潮濕的天井；一所低低的住房，有着一個木板的屋頂，石灰已經從牆壁上崩裂下來，露出裏層裸露的牆壁；一個荒廢的花園，這裏邊夏紫苑和向日葵的最後悲傷的殘枝站立在半萎的野菜中間，周圍是華美的油漆的圍柵，這花園似乎正在臨終時候，接受着塗膏式——這便是破落的地主的家屬此後須得居住的地方。

這便是小保爾成長的地方，而且便是這地方他的童年的愛，他的半生的憂愁供獻着。

他在初生的幾年中，是一個柔弱多病的人；在許多晚上，他的母親顫抖着，恐怕他的生命的微光在天明以前就要熄滅了。在這樣的時候，她就坐在又低又黑暗的臥室裏，將肘節倚在小牀的邊沿，用發燒的眼注視着他的小而且瘦的身子，那身子苦痛的癱變着。

然而他經過了童年初期的一切的危機，到五歲上，雖然四肢蒼白而且軟弱，臉上幾乎是飽經憂患一般——因為他常真已經保留着老的氣色了——他却是一個健康的孩子，頗有長壽的指望。

在這時候，他的最初的回憶的事起始了，那最早的事，在晚年他時常記起的是如下：

屋子是半暗的。垂冰黏附着窗子，落日的紅輝照到帳子裏。哥哥們溜冰去了，但他却在牀上——因為他須得早先上牀的——而他近旁坐着他的母親，一手圍住他的頸項，別的一手在兩個小姊妹睡覺的搖籃沿上，這搖籃是一年前思多克君兩隻同日帶來的。

「孃孃，講一個神異故事給我聽，」他求懇着。

於是他的母親給他講了，是什麼呢？他只能很隱約的記憶了，然而這其間有一段事情，說着

一個灰色的女人，曾經當他的母親悲傷的一切時辰，來看訪她，是一個生着蒼白憔悴的臉與暗黑的沾着淚跡的眼的女人。她鬼一般的來鬼一般的去，伸手到他母親的頭上——她不知道是爲着祝福呢還是爲着咀咒——又講過於他——小保爾——有關係的話。在這些話裏，有着犧牲和補償的問題；這些話他已經忘掉了——大概他太笨了，不懂得這些話罷。然而一樁事到現在還非常之分明：有一回正當他帶着恐怖和期望，屏息着傾聽他母親的話時，他忽地看見她所講的灰色的形相，昂然的站在門邊了——恰是一樣，有着擎起的手，和蒼白悲傷的臉龐。他將頭伏在他母親的臂膀上；他的心跳動著，他的氣息急促起來，於是，在死一般的恐怖裏，他驚喊道：

「嬖嬖，她在那邊，她在那邊！」

「誰呢？憂愁夫人麼？」他的母親問。

他並不回答，却哭起來了。

「那麼，什麼地方呢？」他的母親接下說。

「那邊，在門邊，」他答說，一面立起來，抱住她的頸頸，因爲他大大的出驚了。

「阿你這笨小孩，」他的母親說；「這是爸爸的長的旅行大衣。」於是她將大衣拿下來，叫他摸摸裏外兩面的質料，這纔可以使他全然信服了；於是他也就不沒得說了。然而在他心裏，他却越發堅信着看見過灰色女人的事。而且現在他又知道她名叫什麼了。

「憂愁夫人，」這就是她的名字。

然而他的母親已經沈思起來了，她不肯講出這神異故事的終結。便在以後時候，她也不肯講出來，任憑他懇求的怎樣的急切。

他對於那時他的父親只有一個依稀的記憶罷了。穿着高的惠靈吞鞋的一個男人，他罵過他的母親，打過他的哥哥們，而沒有顧到一處在着的他。只有希罕的幾回，他得到斜視的一眼，這似乎沒有含着好意的。有時候，尤其當他的父親到過市上的時候，他的臉是暗紅顏色，像一只燒紅的鍋子似的；他橫過屋子時，他的脚步左右擺着。那時候，一樣的事情，常常重復的演着。

他最先撫弄雙生兒，他們似乎是他所格外疼愛的，他在臂膀間搖動他們，一面他的母親緊緊的站在他旁邊，用了焦急的眼光跟隨着他的每一動作。然後他坐下吃食，倒掉碟子裏的東西，

將碟子推在一邊，說那些是極壞的不清潔的東西，只配畜類吃的。他有時就用棍子打瑪克思或者哥德弗里特，對他們的母親出氣，最後便出去和僕人們尋吵鬧，他的駭人的聲音在天井裏發響，那就連凱羅，上了縶的，也將尾巴藏在兩腳中間，退到狗舍的最遠的一角，倘若過了一會，他回到屋子裏來，他的心境便大抵早已從憤怒變到失望了。他捏緊他的兩手，悼歎他住在那里的愁苦，儘自談着各類的大事業，這些大事業，如果沒有這樣那樣的事情阻礙他，如果天與地沒有聯合着破壞他，他就要着手的。於是他往往走到窗口，對着那邊的白房子揮拳頭，那房子遠遠的顯得真奪目呵。

「唉，白房子呵！」

他的父親若是只向着那面看，他便呪罵那房子並且皺起眉頭來了；而他自己呢——他愛那房子，彷彿他的心靈的一部分逗留在那里一般。爲什麼呢？他並不知道。大概只因爲他的母親愛那房子罷了。她也時常站在窗口，注視那房子；可是她並不皺眉頭；她的臉變得柔和而且哀戚，從她的眼睛，射出那樣熱切的一種戀慕來，便是他，在她近旁站着，也時常感得一種恐懼的感覺。

透澈了他。

他的小小的，心可不會充滿着同樣的戀慕麼？自從他會思想以來，那房子在他眼中，可不是同一切美麗宏壯的物事的集合體一樣麼？當他閉了眼睛，甚至入夢的時候，那房子可不是常常站在他的面前的麼？

「你白房子裏曾經到過罷？」有一天他問他的母親，當他不能再抑制他的好奇心的時候。

「阿，阿，是的，我的兒子，」她答說，她的聲音是悲感而且顫弱。

「時常去罷，嬾嬾？」

「長久在那里。我的孩子，你的爹娘從前便在那里住，你也是那里生的。」

自從那時以後，「白房子」之於他，有如「失樂園」之於人類了。

「現在誰住在白房子裏呢？」他別一回問。

「一位美麗和善的女人，她愛一切人，尤其是愛你，因為你是她的教子。」

他覺得彷彿一個無盡的幸福的泉流到他的頭上似的，他激動到發抖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乘車子到美麗和善的女人那里去呢？」他停一會問。

「爸爸不肯讓我們去。」她答說，她的聲音裏有一種異樣鋒銳的調子刺戟着他。

他不再問了，因爲他的父親的意志算是一種法律，沒有人有問一問理由的權利的，然而從那天起，白房子的祕密造成了母子間一種新的結合了。他們不能公然的說起這件事。人只消略略提到那房子的存在，他的父親就發怒了，而且他的哥哥們也不喜歡同他這小兄弟談這事；好似他們恐怕他不懂事，要多嘴的。然而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却信託他哩。

當他們母子悄悄的在一處時候——在校課期間他們差不多總是悄悄的——她就放懷的講了，他聽到她敘述白房子，那房子就彷彿更高更光輝的在他眼前湧起了。不多時他知道了每間屋子，花園裏的每個亭子，綠的樹叢所環繞的池，池前面閃耀的玻璃球，以及露臺上的日晷。只有意想呵！一個時鐘，這上面是太陽指示時辰的。

怎樣一個奇蹟呵！

他閉了眼也能夠在海侖南塞爾裏行走，不至於迷路了。

當他玩弄磚石的時候，他便自己造了一所白房子，有着露臺和日晷——一總二十四個。他在沙泥裏掘了池，又將石塊縛在小竿子上，是代着玻璃球的。然而，當然呵，那些沒有映照出什麼東西來。

第三章

這時候，他定了計畫要親自去逛白房子。他將這事延宕到春天，但春天來時，他失了必要的勇氣了；他將這事延宕到夏天，但到了那時，各類的阻礙又來到計畫和實行的中間了。有一回他看見了一隻大狗在草地上獨自跑着——誰能夠知道這不會是一隻癩狗呢？還有一回，一隻公牛低着角向他直奔過來了。

「是呵，當我大得同哥哥們一樣，」他自慰着想，「並且上學校去時候，那麼我要拿一枝手杖殺那癩狗了，而公牛呢，我要捉住他的角，那就不至於來傷害我了。」他將這事延宕到次年，因為那

時他起首上學校去，正同他的哥哥們一樣了。

哥哥們是他的敬慕的對象。做到同他一樣，這在他看來，是一切世俗的願望之最光明的目的了——騎馬，騎真的馬，溜冰，全不用浮子或氣袋的泅水，穿「護胸」(Shirt-front)，用帶子束在腰間的「護胸」——阿阿，倘若他能夠幹這一切呵！然而要那麼幹，人第一須得大起來，他自慰着想。他那樣的儘自想着；他不願意告訴他的母親，至於他的哥哥們呢，他們是不把他放在眼裏的。在他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小小的「小人」，當他們的母親教他們帶他到什麼地方去時候，他們便惱了，因為那時他們須得照顧他，並且爲着他的愚笨，又不能夠玩許多的把戲。這種情形保爾是很覺得的，他爲要避免他們的怒臉，更其是怒打，通常總說他要留在家裏，任憑他的心感到怎樣的苦惱。於是他自己坐在抽水筭柄上，來往的自己搖動，夢想着他能夠同他的哥哥們一樣幹的那時候。

學業上呢，也是一樣，可是這不是小事情了；因為他們兩人，瑪克思和哥德弗里特，在學校裏常是最優等的，放假的時候，又常常有好品行的上上的獎品帶到家裏來；他們是怎樣的優秀，這

是十分明白的，因為他們的父親常常給他們一個銀「格羅先」(註二)他們的母親隨後便又給一個蜜糖餅。

在這樣的喜悅的日子，他時時聽到他的父親說：

「是呵；只消兩個大孩子能夠進一個好學校，他們總可以有點成就的，他們原是有着靈敏的頭腦哩；然而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我想我們只有將他們養成到像乞丐一樣罷了。」

保爾將這事大大的思量了一會，因為他早已知道瑪克思是生成做陸軍元帥，而哥德弗里特是生成做砲兵司令的了。

其實是，有一回一本魯賓圖畫書，有着奧大利軍隊的圖片的，帶到哈台霍思裏來，便在那一天，哥哥們約定着將軍隊裏兩個最高的職位自己分了，而給他——這兄弟——指定了一個下士的位置。那時以後，委實又有過幾個時期，他們一個想幹「捕獸者」的營生，又一個想做印度的會長，然而保爾的思想却附着於金鑲條的制服，這制服與木槍和哥哥們遊戲時穿的修補過的破草鞋——後者他們稱做「鹿皮靴」——是不能相比較的；再者，他們為什麼後來又想做自然

家和監督，這於他是不可思議的了；那魯賓圖畫還依舊是好好的在着呢。

這時候雙生兒起首走路了；卡蒂較大的那一個——她比妹子早生三刻鐘——先走起來，三天之後格來太也跟着她走了。

這是保爾一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忽然覺到自己在責任的周圍中間，不容易脫離了。他看顧那小妹妹們的學步，是沒有受過什麼人的吩咐的，然而這已經於他慣習了；正是一樣，他也慣習了在晚上擦自己的以及哥哥們的鞋子，將他的小衣服摺成方形，放在他的牀頭，襪子便橫在其上，不使桌布上遭污跡，並且當他哥哥們發生了那種事故的時候，接受他父親的責罰——因此，這也變得正是一樣的慣習了；便是他此後應該看管他的小妹妹們，用了早熟的憂愁，留意到他們立着和走着時候最處莽的舉動。

他自以為這職務有這樣的重要，連進學校去的戀慕也漸漸的減縮了；他只想望遇到一個好機會，能夠吹簫就好，此外不再有什麼願望了。

唉！要會吹唇，同農僕瓊斯，或者哥哥們一樣；這便是現在他的一切願望的標點，不住的實驗的目的了。然而無論他將嘴唇撮尖到怎樣尖，無論他怎樣的潤澤嘴唇使得他柔軟，聲音總是沒有發出來。若是他吸進空氣去，他就聞或的可以響了。有一回他竟吹成了猶太人投水的第一曲；然而每個職業的『吹口笛者』都知道空氣須得從嘴裏吹出來，這正是他所不能學的。

此時一個思想又安慰着他：『當我長大時候。』

這年的聖誕節帶來了喜悅的信息。一隻從都市上他的『好姨母』他母親的一個姊妹，寄來的大盒子到了那里，盒子裏有着各種美麗而且有用的物事：書籍，給他哥哥們做襯衫的布，給他妹妹們的小衣服，以及給他自己的一件天鵝絨外衣——一件真的天鵝絨外衣，有着軍制的鑲條和大而晃耀的鈕扣。這是一番歡樂呵。然而最美的『聖誕賀盒』却還在信中，這封信他的母親噙着感情的淚高聲的讀了。那好姨母在信裏說，她從葛爾思培最近的信上，看到她的丈夫切心的想着有一天能夠給他兩個小孩子一點更好的教育，隨後又說她已經決定教他們到她自己家裏來，用她的錢教他們進高等學校去。他的哥哥們歡樂到叫喊，他的母親哭了，他的父親

在屋子裏上下的走，用手摸他的頭髮又喃喃的說些激動的話。

同時他靜靜的坐在妹妹們的小牀上，心中喜悅着。

於是他的母親來到他這裏，將臉伏在他的頭髮上，說：

『你要不要有怎樣的幸運，我的孩子？』

『阿他，他的父親說——』他是什麼都不懂的！』

『他還是這樣小呵！』他的母親拍着他的臉頰答說；於是她將他美麗的天鵝絨外衣給他穿了，又應許他直穿到夜，因為是一個節日。他的哥哥們於是走來，撫弄他，一半因為他們的心裏充滿着喜悅，一半是爲了那件美麗的天鵝絨外衣。他們以前從不曾對他有這樣的好哩。

唉，這便是一個聖誕節呵！

於是春天近來了，預備出行的許多縫紉的事開手了。保爾也幫着裁剪：拿碼尺以及遞剪刀；雙生兒躺在地上在白的布料中間爬搔着。哥哥們打扮的好像兩個王子。忘記的東西一件也沒有。他們還收領了頸帶，是他的母親用一件舊的綢胸衣改製的。

哥哥們此時非常之得意了。他們早已盡力的模倣起紳士來。瑪克思從他父親的罐子裏拿了煙，放在紙袋裏，捲成了紙煙，點火在粗大的一端；哥德弗里特也戴上了一副眼鏡，這是他在學校裏用了六顆褲紐扣換來的。

「這於我適合的麼？」他來往的在保爾前面踱着闊步問；如果保爾說「是」，他便被撫抱了；要是他說「不」，他就要給他耳光了。

復活節過後，不多時兩個哥哥出門了。屋子裏有了許多的哭泣，但狗車轉出了院子的時候，他的母親便將她的沾淚的臉貼在保爾的臉頰上，低語道：

「人忽略了你長久了，我的可憐的孩子；現在我們兩人又同先前的在一處了。」

「嬾嬾，也吻吻我？」卡脫伸出小臂膀來，銳聲的叫，她的妹子便也一樣的叫了。

「好；你們在那里自然也一樣！」他們的母親叫着說，晃耀的太陽光便照到她蒼白的臉上。於是她每隻臂膀上抱一個，走近窗口，對着白房子注視了許多時候。

保爾將頭伏在她的衣服的疊縱中間，也一樣的注視着。

他的母親向下看他，她一遇着早熟的聰慧的眼光在那孩子的眼睛裏，她略略紅暈，便微笑了，但並不說一句話。

當他的父親從市上回來時候，他要教保爾起首上學校去。

他的母親變得很哀愁了，央求着再給他在家裏住半年，這纔她不會十分掛念着兩個孩子了。她情願自己教授他，一定使他比學校教師教授更其進步呢。然而他的父親不肯聽一句這類的話，還要叫她「一個哭的傻子。」

保爾戰栗了。他先前所感着的對於學校的戀慕現在已經全然消失了；然而那時哥哥們，他希望競爭的，自然也不復在那里呵。

第二天，他的父親拉了他的手，領他到村上去，村上開首的幾家離着美尤訶的農地幾百碼——總之，對於這樣一個小孩子是一個還可忍耐的距離罷了。

然而保爾勇敢的忍耐下去。他對於他父親的打有這樣的怕，便是地的盡頭他會奔去哩。那學校是一所低的草屋，和農家的小舍沒有什麼兩樣，只是近旁立着各類的長竹竿，梯子

以及「架臺」

「這便是懶惰孩子們絞首的地方」他的父親解說着。

保爾的憂悶更其高起來了；但那教師，一個長着短硬的白胡鬚穿着油膩的背心的和善的老頭子，將他抱到膝上，給他看一本美麗的彩色的圖畫書時候，他便覺着安心些了；只有從長樅上注視着他的那許多陌生臉對他似乎沒有含着好意罷了。

他只得坐在最低的座位上，趁兩點鐘的時間在石板上胡亂塗寫。

在中午休憩的時候，大孩子們來到他這里，問他的午食，當他們看見是臘肉夾餅時候，他們便將這從他面前拿去了。他全然依順着，因為他以為應該這麼幹的。回家的路上，他們打他，有一個還把茅草塞進他的領口裏。他以為這也只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他年紀最小罷了；但他離了村，獨自走過明媚的荒原那時候，他便哭起來了。他在一株杜松下面，將身子躺倒，仰視着燕子們來往的飛過的青的天空。

「阿，但願人也能夠那樣的飛呵，」他想。於是他記起了白房子；他站起來，緊張着眼尋找那房

子；那房子在遠處晃耀（像他母親在神異故事講起的迷離的城堡）那些窗子柝榴石一般的發亮，而且綠色的樹叢，透着房子像一個生長了一百年的荆棘的籬笆。

一個驕傲與自尊的感覺混和着他的哀愁。「你現在大了，」他自己說，「因為你進學校了。如果你現在去實行那遊訪的事，誰也不能夠說句反對的話哩。」

於是恐懼又制住他了。惡牛和癩狗——人所不知道的。他決意考慮這事情直到禮拜日為止。

然而此後白房子使他心神不寧了。每當他走過荒原的時候，他便問自己：不走學校去的路而走那條路，果真是可以的麼？那條大路，委實穿過一個松林，在這樣的樹林裏住着各種的魔怪和女妖，便是狠也是常見的，據小的紅頭巾的故事裏明明白白的說着；然而他如果走過那些田野去，他可以一路望着他的家，記明歸路的。

在他想來，他爲了光榮也不得不作此行的，因為他現在是「大」了；當他的恐懼從新起來的時候，他便罵自己是一個「孱頭」。這個字在學校裏算是一個重大的侮辱的。

禮拜日到了，他決計冒着險往白房子去。他循着籬笆一路走，儘快的跑過他父親的草地，向了白房子的方向。

隨後來到一段容易爬過的「土堰」，隨後又是一片不知名的荒原，他從來沒有到過的。然而這裡却還沒有什麼危險的東西。荒原在太陽中閃爍着；枯萎的鵝草在他的腳旁摧裂着響，一陣暖風柔和的向他吹來。他竭力的吹唇，然而他還得吹進空氣去，纔可以發出一點聲音。這在他以爲是羞恥的，於是頹喪的感覺襲着他了。隨後到得一塊潮濕的曠野，又是屬於他的父親的。他的父親時常說起這塊地；他想在那里採泥炭，然而他却要大範圍的採掘，而這樣他又缺少必要的資本。保爾從膝髁以下沒在濕地裏了，現在他方纔想到他的新鞋許要泥污的。

他害怕了，因爲他記到他的母親說：「要十分留意那雙鞋，我的孩子；我是節省着牛奶錢買來的呵。」他因爲是禮拜日又還穿着美麗的天鵝絨外衣哩。他俯看明晃的絲纜條，暫時遲疑着想：他還是回去了好罷，這並非爲着天鵝絨外衣的緣故，不過爲要不使他的母親痛惜罷了。

「但我或者可以走過去不至於受損罷，」他自慰着想，於是又跑上去了。地土陷落在他的

脚下，每一步聽到一種濺泥的聲音，彷彿攪乳器裏拔出柄子來一般。

隨後到得一塊黑色的沼地，在這沼地的邊際，立着白髮的草棉，沼地上面浮着一層鐵砂，綠青一般的發着亮。

他小心的避開這地方，可是他終於踏進了沼地，後來用了力纔回到燥地上來。鞋子已經糟蹋了，但他以為大概還可以在抽水筒邊洗拭的。

他向前進行，不復有吹唇的心情了；白房子在矮林上顯露得愈分明，他愈覺慌張起來。他已經辨得出一種為樹木所圍繞的壁壘；從樹葉的罅間，他又看見一所低而長的房屋；這從遠處，他從不曾注意到的；那後面別一所房屋，以及在黑洞裏一個上下跳動的高的火焰，「那定是一個工場；可是他們難道連禮拜日也工作的麼？」

一個不可思議的哭的欲望襲着他了，他一面盲目的跑着，一面從他的眼眶裏迸出眼淚來。他忽然在他前面看見一道瀾瀾着水的廣闊的溝。他很知道自己不能夠渡過去，然而固執逼着他預備一跳，在其次的剎那間他就浸在濃濁的水裏了。

他到得陸地，濕透了皮膚，滿身沾着一層爛泥和水藻。

他竭力的使他的衣裳乾起來在草上坐下，遠望白房子。他變得十分頹喪了。隨後他因為大的發抖，便悲哀而且徐緩的向家回轉了。」

(註一)一格羅先約值華銀三分。

第四章

接着的夏季，帶給美尤訶佑的家庭的，只有悲哀和憂愁罷了。先前的地主要求將押款付清，而且沒有誰借給必要的款子的希望。

美尤訶佑每禮拜三四回，乘車到市上去，夜深時醺醉着回家。有時他整夜的住在外邊。

當他外出的時候，藹爾思培思女士兀坐在牀上，注視着幽暗。保爾聽到她的低聲的唏噓，時常醒靜來；於是他就耗子一般醒的睡一會，因為他不願她知道是醒着，但也終於哭起來了。

於是他的母親就靜默了；如果他還不能住了哭，她便起來，接吻他，拍他的臉龐；或者她說，「到我這裡來，我的孩子。」

於是他爬起來，溜到她的牀上，重復在她的肩膀上睡過去了。

他的父親時常打他——他不知道究竟爲什麼；他只以爲挨打是應得的罷了。有一天，他聽到他的父親罵着他的母親。

「不要哭了，你這只會哭的獸子，」他說，「你在這裡不過增加我的憂愁罷了。」

「但是瑪克思，」她柔和的答說，「你莫非不許你的家屬和你一同擔受壞運麼？我們這樣不幸的時候，我們在一處還可以不更加親密些麼？」

於是他感動了，說她是個勇敢的妻子，又自己埋怨了一陣。

萬爾思培思女士竭力的慰貼他，教他相信她而且要奮勉。

「是呵，要奮勉——要奮勉——」他又動氣說，「你們女人們都是很會這麼說；你們坐在家裏，攤着你的圍裙，恭順的等候着幸運或是壞運落到你的膝上，任憑命運神送了那樣來。然而我們

男人們須得走往「仇敵的生活」裏去；我們須得掙扎努力，和各類的流氓相鬪。誰要你的警告呢！要奮勉，是呵，的確要奮勉！」

於是他大踏步走出了屋子，吩咐人裝好馬車，爲要照例出行了。

當他回到家裏，睡醒了醉的時候，他說道：

「唉！現在我最後的希望去了。那可惡的猶太人，本來應許借給我二分半利息的款子的，說他不能再幫我的忙了。阿，任憑他那麼幹罷。我不要他的一根草茅了。我們此刻只剩着這一點站着的地方，只有往密却而麥思去行乞了。然而這層我對你說罷：如今我不願再活下去受這打擊了。一個體面的男人須得將自己看得尊重些，倘若有一個晴朗的早晨，你看見我掛在樑上，不要嘆驚呵。」

那母親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叫，便用兩手挽住了他的頸頸。

「好好，好啦！他撫慰她，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啦。你們女人家都一樣是可憐的東西，單是一句話就使你們着慌了。」

那母親聳然了，向後退了幾步，但待他已經出去時候，她便坐在窗邊，焦躁的望着他，彷彿恐怕他已經打着做歹事似的。時刻有一種震顛貫澈她的身體，彷彿受了寒一般。

接着的夜裏，保爾醒過來，見她起了牀，穿上一件半臂，走到窗口，從這窗口是望得見白房子的。這是明朗的月夜——大概她確是注視着那里罷。幾乎有兩個鐘頭，她儘坐在那里，固定的向外望着。保爾並不動彈，待到將近黎明，她從窗口回來，走到孩子們的牀邊時候，他便緊閉了眼，裝着熟睡。她起先吻了吻，又着臂膀睡着的雙生兒；隨後便到他這里來，當她俯身向他時候，他聽到她低語道：『神給我氣力罷。一定給的。』於是他猜到有什麼異常的事在預備了。

那天下午，他從學校回家時候，他見他母親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禮拜日的服裝，正在亭屋裏坐着；她的臉頰比平時更其蒼白；她的手安在膝上，發着抖。

她似乎正等候着他罷，因為她一看見他，呼吸便舒暢起來了。

『你要出去罷，嬾嬾？』他詫異着問。

『是的，我的孩子，』她答說，『你也同我去。』

「往村莊去麼，嬈嬈？」

「不，我的孩子」——她的聲音發顫了——「不是往村莊去。你去穿你那禮拜日的服裝來；那件天鵝絨外衣，固然已經破了，但我將那件灰色襖上的污跡弄去了——那還可以穿呢；並且你還得快擦亮了你的鞋子。」

「那麼，我們往那里去呢，嬈嬈？」

於是她用兩臂圍住他，柔和的說道：

「往白房子去。」

他覺着一陣驟然的激動的發噤。那允溢在他心中的狂喜，幾乎塞住他了；他跳到他母親的膝上，劇烈的和她去接吻。

「但你不許告訴誰，」她低語着——「不許告訴誰，你懂得麼？」

他十分自矜的點點頭。他真是伶俐的孩子。他知道事情怎麼樣了。

「現在快去穿衣服罷。」

保爾奔上樓去，到那藏着衣服的房子，忽然間——他沒有明白的知道在走那一步時候——一聲拖長的尖音從他嘴裏迸出來，再也不必疑惑——他能夠吹唇了！他試着第二遍，第三遍——吹的竟是很優美哩。

當他裝扮舒齊了，回到他母親這里來時，他歡樂的喊道：「媽媽，我能夠吹唇了！」可是她對於他的藝術，並不顯出怎樣的興趣，他便愕然了。她單是將他的領口掣一掣直，說道：「你們幸福的孩子們呵！」

於是她握了他的手，他們的出行便開始了。當他們到得那「豺狼和妖怪住着的」幽暗的森林的時候，他剛好完畢了一隻鳥飛來了那支曲的練習；待到他們重復走出到空野時候，他能夠確定，將神救了女王（註二）那支曲吹的一點沒有阻滯了。

他的母親浮着悲哀的微笑，俯看他；每一個尖銳的音調，使得她心跳，然而她沒有說什麼。白房子現在是近在他們前面了。他不復想起他的新藝術。他所有的才幹都吸收在他所見的事物裏。

起初看見的是有着大門的一座紅磚的高牆，在大門的柱子上面立着兩個石的圓頂，略遠便是一個長着草的大院子，院子裏停着一列的貨車，院子兩旁是低矮的灰色的農舍，那院子便成了一個大的方形。院子中間有一個池，周圍繞着短的笆籬，這其間一隊「鴨，鴨」叫的鴨子正在遊戲着。

「白房子在那里呢，孃孃？」保爾問，他對於那些一點也沒有趣味。

「在花園後面，」他的母親答說。她的嘆音有一種異樣的粗滯的聲調，於是她的手捏住了他的，緊到他幾乎痛得喊出來。

他們現在透過了園籬的角落了，在保爾的眼前橫着一所簡樸的樓屋，給香櫛樹遮蔽着，並沒有什麼可以注目的所在。這樓屋顯得沒有同遠處看去那樣的白哩。

「這便是麼？」保爾開口問。

「是呵，正是，」他的母親答說。

「那麼玻璃球和日晷在那里呢？」他問。

他突然起了一種號呼的欲望。他曾經想像過百千遍，以為一切東西是很美麗的；倘若對於玻璃球和日晷的事，他們欺騙他，他也不至於會驚異的。

這時刻，兩隻煤一般黑的紐芬蘭狗，向他們直奔過來，發出抑遏着的吠叫。他躲避在他母親的衣服後面，便喊叫起來了。

「凱羅納羅！一個嬌柔的口音從房屋的門口叫着，於是那兩隻怪物（狗）悅喜的噪着，向聲音過來的方向奔去。

一個比保爾還小的女孩子，穿一件淡紅花的衣衫，腰間束一種蘇格蘭的帶，在房屋前面出現了。她有着長的黃金色髮，用一個圓梳從額間掠到後面，又有一根玲瓏的小鼻梁，生得略高些。

「你們要和嬾嬾講話麼？」她用了柔和的聲音，微笑着問。

「你是叫做藹爾思培罷，我的孩子？」他的母親回問着。

「是的，我名叫藹爾思培。」

他的母親做出一種動作，像是要將那陌生孩子抱在懷裏似的；然而她制住了自己，說道：

「你可以引導我們到你們母親這里去麼？」

「嬾嬾在花園裏呢；她剛纔喝着咖啡。」那小女孩很自矜的說。「我還是引導你們打房子前面過去罷，因為我們若將那向太陽的門開了，蒼蠅是要飛進去的。」

他的母親微笑起來。保爾覺得在家裏從沒有這種話打動過他的心，便禁不住詫異了。

「她比你聰明得多哩，」他想。

現在他們進到花園裏了。這是比默薩南的園子更其大更其美麗，然而日晷這個東西却没有看見。保爾曾經構成一個依稀的觀念，以為這是像一個大的金塔，上面有個圓而閃爍的大陽盤，算是拜面的。

「日晷在那里呢，嬾嬾？」他問。

「我隨後會指點給你看的，」小女孩熱心的說。

從亭子裏，來了一個瘦長的女士，生着蒼白優雅的臉龐，這上面浮着一副形容不出的甜美

的微笑。

他的母親發一聲呼叫，撞到她的胸頭，大聲的唏噓起來。

「感謝上帝我又和你相聚了！」那陌生人說，便接吻在他母親的眉毛和臉頰上。

「相信我罷，現在一切都會好了，你可以告訴我，擔着什麼心事，如果我不能幫助你，這纔希奇了。」

他的母親揩乾了眼淚，微笑起來。

「阿，這是純粹的喜悅呵！」她說：「我在你近旁已經覺得很安慰，很幸福了。我多麼懷念着你呵！」

「你當真不能夠來麼？」

他的母親悲感的搖搖頭。

「可憐的女人！」那女士說，於是兩人眼對眼的看了好久。

「我想這個是我的教子罷？」那女士指着保爾說，他抓住他母親的衣服吮着他的拇指。

「阿，啐！拿出嘴裏的指頭來，」他的母親說。於是那美麗和善的女士將他抱到膝上，給他一匙的蜜喫——「曾經嘗過的麼？」她說——於是向他問起他的妹妹們，問起學校，問起別的並不難答的各類的事，他這纔覺着在她膝上差不多很舒服哩。

「那麼什麼事你已經知道呢，你這小人兒？」她最後向他問。

「我會得吹唇啦，」他得意的回答。

那和善的女人高興的笑起來，說道：「好，那麼，給我吹些什麼罷。」

他撮尖了嘴唇，竭力的吹着，然而聲音不會出來；他原來把吹法又忘掉了。

於是她們笑了——和善的女士，小女孩子，甚至他的母親；羞愧的淚湧上他的眼裏來；他掙扎而且亂踢，那女士就只得讓他溜下膝蓋去，他母親叱責着說道：

「你頑皮了，保爾。」

他走到亭子後面，哭泣起來，直至小女孩子來到他這裡，說道：

「阿，親愛的，你不可哭，神不喜歡頑皮的孩子們呢。」於是他又羞愧了，使用手擦眼直至乾了。

爲止。

「現在呢，我給你看看日晷罷。」那孩子接着說。

「阿，好的，還有玻璃球。」他說。

「那些破碎的好久了，」她答說，「一塊石頭我不意的拋去，敲着了那一個，還有一個給風暴吹下來的。」於是她指給他看玻璃球在着的地方。

「這個便是日晷，」她繼續說。

「那里？」他問，詫異着四面一望。

那是立在一根灰色簡陋的柱子前面，柱子上釘着一種木板。那孩子笑着，說這就是日晷了。

「阿，呸！」他憤着回嘴說，「你在愚弄着我呀。」

「我要愚弄你做什麼？」她問，「你從未捉弄過我。」於是她覆述着她的言辭，說這不是別的只

是日晷罷了，她又指給他看那針兒，一枚鏽的不堪的鐵片，附着在日晷的中間，正投影在「六」字上，這是在別的數字中間寫着的。

「阿，這太蠢笨了，」他說着轉身去了。白房子的花園裏的日晷便是他一生裏第一回的大失望。

當他同着那新朋友回到亭子時候，他看見一個高昂而闊肩的鬚鬚蓬鬆的紳士，穿着一件灰色的獵服，他的眼睛似乎快活的閃着。

「那是誰呢？」保爾怯怯的問，躲在她那朋友的後面。她笑着說道，「那是我的爸爸，你不必怕他。」

於是她喜悅的喊起來，跳到那陌生男人的膝上。

那時他心裏想，他可曾經敢跳上他爸爸的膝上去麼，因此他便推斷着，一切父親們是不相同的。

那穿獵服的男人却撫抱了他的孩子，接吻在她的兩頰，又讓她騎在膝上。

「看哪，邁爾思培得到一個遊伴了，」那和善的陌生女士指着保爾說，他躲在樹葉中間，羞怯的向亭子看。

「這裏來，我的男孩子。」那男人歡悅的呼叫，彈着他的手指。

「來——這裏，那個膝蓋上；有儘夠給你坐的地位啦。」那孩子叫着；待到他向他母親問意的瞥了一眼，怯怯的走近些時候，陌生男人便抓住了他，將他放在別個膝蓋上，隨後他們又歡樂的奔跑了一會。

他已經失掉一切的恐懼了，當新鮮焙好的糕餅安到桌上時候，他便放肆的喫了。他的母親撫摩他的頭髮，警告他不要喫的太多。她說話很柔和，只是俯看着前面的地土。隨後他們便允許了孩子們去到樹叢裏，各自拾刺果。

「你真叫做藹爾思培思麼？」他問他的朋友，待到她說「是」的時候，他表明了她的驚愕，便是她有着同他母親一樣的名字。

「我却是她給行洗禮的。」那孩子說；「她是我的教母哩。」

「那麼，她爲什麼沒有和你接吻呢？」他問。

「我不知道。」藹爾思培思悲戚的說；「大概她不喜歡我罷。」

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她是沒有這麼幹的勇氣呵。
當孩子們叫回來時候，天色已經漸漸的暗起來了。

「我們須得家去了，」他的母親說。

他很愁悶了，因為他剛纔有些慣熟起來。他的母親將他的領口掣一掣直，說道：「哪，現在吻吻太太的手並且謝謝她罷。」

他照着所吩咐的幹了，那和善的女士吻了他的額角，那穿獵服的男人又將他高高的擎到空中，他這纔想到自己能夠飛了。

於是他的母親將葛爾思培思抱在臂間，在她的嘴和臉頰上，接了幾回吻，說道：「願上天有一天報答你，我的孩子，爲着你的父親給你教母的幫助。」

一個重大的擔負似乎從她心靈上卸去了，她呼吸舒暢起來，她的眼睛也有光輝了。

葛爾思培思和她的父母送兩人到大門口，他的母親在那里向他們告了別，訥訥然的說了一番關於謝恩和天惠的各類的話。那男人笑着插上說：所有的事是不值得說起，而且全不要什

麼感謝的。那和善的女人又熱烈的和她接吻，教她不久再來，或者也得叫孩子們來。

那母親悲戚的微笑，便即沈默了。萬爾思培思得了允許，更走了幾步；於是她殷勤的告了別。保爾的心沈重了；他覺着還有什麼話須得告訴她，他這纔向她追去，待到追上時，便接着她的耳朵低語道：

「你知道——我實在會吹簫啦！」

當母子兩人走進樹林時候，夜包圍攔來了。周圍都是昏暗，然而他絕不害怕。倘若現在有一匹狼擋住了他們的路，他就會合他一決雌雄哩。

他的母親並不說話，那隻緊捏着他的手的手發熱似的燒着，她的氣息又像歎氣一樣的從她的胸中出來。

待到他們兩人走出到荒原上時候，神祕的蒼白色月亮升到天際了。一張青色的幕展布在遠處。茴香和杜松發出芳香，到處有小鳥在地上啾啾着。

那母親在水溝邊坐下，遠望着他們淒涼的家，便是這家。她所有的憂愁所供獻的。房屋的輪

廓，映着晚間的天空，分明的立在那里。一片寂寞的光從竈室裏閃耀着。

忽然間，她伸出她的臂膀，向沈寂的草原上呼喊道：「阿，我有幸福了！」

保爾焦躁的抓住她的身邊，因為他從未聽到過她同樣的呼喊。他對於她的眼淚和悲哀慣熟的很了，這狂喜在他看來，竟是很奇怪的。

他隨即想到這一層了：「父親聽到這一回遊行時候，他會怎麼說呢？他可不會罵母親，甚至比平時益發利害的向她出氣麼？」一種憤懣的反抗制住他了；他咬定牙關安慰似的撫摸他母親的手，和她接了吻，又低語道：

「他不會傷害你的！」

「誰麼？」她發一回抖問。

「父親，」他柔和而且遲疑的說。

她深深的吐一口氣，却沒有回答什麼話，於是他們靜默而且淒清的走上去。

灰色的女人已經晃動在他們的途上，來破壞喜悅的時間了；這是唯一的喜悅的時間，運命

之神還給葛爾思培女士保留着。

次日在她與她的丈夫之間便有了一回吵鬧。他叱罵她不從順不名譽。因了她的討饒，她在貧困上又加添了恥辱了。

雖然如此，却還是拿了款子。

(註一)一隻鳥飛來了和神救了女王是德國最通行的歌曲。

第五章

好多年過去了。

保爾長大起來成了一個沈默真率的男孩，生得羞答答的臉容和局促的姿態。

通常他總是獨自在着；當他照顧着雙生兒時候，他便接連坐幾個鐘頭，做一種木刻的工作，一句話也不說。他便是在他鄉間，人稱做「大驚小怪者」的：是一種容易為小事情所困窘，並且兀

自焦躁的冥想着的性質。

他和年紀相仿的任何男孩都沒有交際，便是在學校裏也一樣。這並非他有意規避他們；他倒是喜歡幫助他們的，在早晨做禱告之前，常有好些人抄出他的數學答案和他的德文作文；然而他們的趣味和他不同，所以他便不能同他們做朋友了。

他並且受人家多回的打；尤其從歐特曼兄弟——兩個倔強的眼光橫溢的小子，被人所愛所怕因為是最勇敢的人——這里，他只得受許多委屈。他們發明擾害他的生活的新的詭計是無窮盡的；他們將他的抄簿拋到火爐的頂上，將泥沙盛在他的書包裹，又在他的帽子上插一支棒兒，當作一支桅杆，任那帽子船一般的漂下河流去，這些損害，他大都忍耐的熬受着；只有一兩回，他發作了迷惘憤怒。那時他亂咬亂抓，好像一個狂人，那就連那些比他強的多的伙伴們也敏捷的逃避了。第一回是一個孩子叫他父親做醉漢，還有一回，他們要把他同一個小女孩子關進在一個幽暗的牛舍裏。

後來他害羞了，便出於本心的去討饒。於是他們愈加笑他，那好容易博得的體面重複失掉

了。

學業很艱難的進行着。他的同伴們不必十五分鐘就可做好的功課，他須要一兩個鐘頭纔能完畢。然而他的字跡清楚得同銅版一樣，而且在他的答數中，從沒有一點錯誤。

一切的工作都似乎做的欠好，不能使他滿意；他的母親時常驚動他，當他因為恐怕心裏所記着的已經忘掉了，夜裏悄悄的起來時候。

他應該同他哥哥們一樣，進更好的學校裏去的事，人是不會想起的。有時候，他的母親曾經抱着計畫，要教他跟了兩大個孩子去，待他們一完畢了試驗，因為他要比人家落後是使他母親傷心的；然而她終於將那計畫拋棄了。

保爾從不盼望其他什麼事。他自以為比較他的哥哥們，是一個全然附屬的人，而且把要做

到同他們一樣的心，拋棄了好久了。當他們放假回家時候——他們髮髮上，是天鵝絨帽子，他們胸前是各色的佩帶，因為他們是入學校裏各個團體的——他仰看着他們，彷彿正是從更高的世界到來的人物。當他們彼此講起薩勒思忒，失首羅以及藹思歇勒思的悲劇時候，他切心的傾

聽着——而且他們喜歡把那些事不住的談講，也許只是要使他歎服罷。然而他最是欽慕的，要算那本厚厚的書了，在那本書的首頁上，寫着「對數表」，而且那本書從首頁到末頁，單是載着數字——成長而密的行列的數字，只消向那書一望，就使他眼花了。「他一定是怎樣的博學呵！把那書全都記在腦子裏了。」他自己說，撫弄着那書面，因為他想像着：他們不得不把那些數字全都記在心上哩。

哥哥們對於他是非常之和藹謙抑的；當他們要屋子裏的什麼東西，要一匹上了鞍的馬或者一杯強烈的酒時候，他們總是信賴似的對他說，他因為可以幫他們，便覺着大大的榮耀了。至於農作上的事情，他也是很慣習了，好像自己是家中的主人似的；對於那些事他用了一切的努力和憂愁供獻着。

那使他有這樣早熟的憂慮的是什麼呢？

可是他寂寞的母親的淒苦——她這麼早就將她所有的憂愁傳給他？可是沈思的努力的，儘望着未來的精神，那他所獨有的？

當他將胳膊支在桌上坐着冥想時候——在他的態度上，也很像一個成年人——他的母親常撫摩他的頭髮，說道：

「給我們看喜悅的臉罷，我的孩子；要快活！你還不會有『憂愁』哩。」阿，他偏是有了儘夠的憂愁呢！憂愁固結着他，像他自己的血肉一樣；今天迷失的母雞，明天可找得到罷；他父親昨天從市上帶來的膏藥，給鼠色馬貼，可會適合的罷；草料在翻撥之前可是儘夠乾燥了罷；以及屋頂上的掠鳥將小鳥養育起來，可不至於爲貓所吃罷。

而且他須得照顧各類的事。憂愁是從他出世就有了；只是對於他自己，他從未擔過什麼憂愁。

他生長到愈長大愈有理性，他對於他父親處置各事的失當，也了解得愈深切了，於是時常有一聲太息從胸中發出道：「阿，只消我已經年紀大呵！」對於他父親的惱怒的恐懼使他不能將他的憂慮表白出來，要是他大膽的將那心意講給他母親聽，她使用可怕的眼睛在屋子裏四面一望，焦躁的說道：「不要做聲！」

他的父親却是很明白他兒子的心思，傾向那裏的。他早就給他“Coltquean”（專管女人的事者）的渾名，每看見他時，便嘲罵着他。這當然還是在他和善的時刻，若在脾氣不好時候，他便用了碼尺，用了馬鞭的柄，用了纏繩——用了順便的什麼東西，打着他。保爾所最怕的，還是他的那隻手，那手打起來，比世界上各種棒打，都更其痛哩。他的父親打他耳光，有一種異樣的姿態。他將手掌飛到他臉上，指節是向外的，所以他的指甲和節骨便在他臉頰上留了傷痕了。這類的打，他叫做他的「臉頰安慰者」。當他存心打保爾時候，他使用最和愛的聲口呼叫他，「這裏來，我的兒子，我要來安慰你。」

當他挨過打時，他常帶着羞愧和痛苦，震顫着跑到荒原上，待到 he 定了臉色，揮了揮拳，遏住了眼淚，他便吹唇了。

當吹唇時候，他不但顯露了他一切的戀慕，與孩子的夢，並且也顯露了他的惱怒與憤慨。那感想，他奇妙的心找不到任何表現的——他缺乏表現的字，或者甚至表現的思想——他居然在這寂寞中間，用吹唇的法子，絕不間斷的迸發出來。於是他那頹唐怯弱的心靈得了一個出路。

了。全部的「交響樂」(Symphony)他試吹着，起初是尖而粗，漸漸的柔和起來，最後便混合在悲哀和斷念的中間了。

誰都沒有想到他私自習練的藝術，以及從那藝術上，他得到多少慰藉與喜樂——便是他母親也沒有想到。

自從一個冬天的晚上，他沒有顧到她。兀自柔和的吹唇，便是見她淌下了眼淚——自從那時候，她一走近他，他便避開了；他以為這是使她傷心的。在這些聲音裏，有什麼力量給他呢，他却不知道。

可是他有時候，也得意起來——向白房子望着——因為他終竟學會了吹唇；偶然有一種曲調；他自以為非常之好時，他心裏想道，「不知道人家聽到這，可會笑不會呢？」

然而聽這樣曲調的，他一個也沒有遇到。

第六章

美尤訶伍先生抱着偉大的計畫，往外面去了好久。他見那邊着農場，成一闊大圓周的泥炭地，可以生出確定的利益。當用度窘迫的時候，他有過一兩回，叫人抬了泥炭，裝五車到市上去。

祕密的，十分祕密的——因為他很是得意，只願人當他是個普通的拾泥炭的農人罷了。他
的人們每回有二十至三十五馬克淨賺錢帶回來，說這樣的下去，還可以賺的更多，因為堅實的
黑泥炭是市場上需要很大的一種物品。

然而美尤訶伍却不喜歡這樣的利用泥炭地。「我從未受過這樣細碎事情的麻煩，」他說：「我寧可破落到一點不剩，不願意零星的賺錢。」於是他英雄一般的挺一挺身子。

然而泥炭地沒有讓他休息。在九月裏，一場非常豐盛的收穫之後，羅勃來維，那一切負債的農人之殷勤的朋友，每禮拜到農場來兩三回，有許多事情和主人談判着。藹爾思培思女士，一見那猶太人，穿着醜陋的外衣，在大門口出現，就嚇的發抖了。她坐在窗邊，不倦的看定兩談判者的

每一動作，要是她丈夫裝着沈思的神情，她便感到一陣恐怖的顫抖了，只當他重復微笑時候，她方纔也敢舒暢的呼吸。

她豫料到事情不妙，却不敢冒昧的問她丈夫，只得同這放重利者商量的，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可是不久就和悅了。有一天下午，保爾看見一輛好希奇的車子，順着從市上下來的路，軋的過來，遠遠的看去，好像一塊極大的黑色的銅在輪子上似的。像是烟囪的一件東西在這後面聳出，當輪子搖擺着經過不平的地面時，這便左右的彎着，好像一個人溫雅的鞠躬。他對這奇物注視了一會，便即跑到他母親這里，熱心的拉着她的衣服到門口來。

她用手遮在眼上，下望那條路，「這是一部機關車，」她終於說。

保爾沒有懂得，「機關車是什麼，」他問。

「便是一部汽機，可以移動到各處，大地主用這個轉動打穀機，人也可以用這個耕耘着，因為這種東西比十四匹馬力量還大啦。」

「那麼，爲什麼却是馬拉的呢？」他問。

「因為這個自己不會移動到各處的」這便是回答。

他沒有理會這番話，無論如何。他心裏想，「有了這種希奇名字的東西，總是大人的幸福，如果我們富有了——」

這時刻，他父親十分激動的從屋子裏奔出來；他一隻腳踏着拖鞋，一隻腳穿着鞋子，他的頸帶已經翻到他的項頸背後了。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他拍手叫着；他隨即圍住他妻子的腰，同着她跳舞到路的中央？

她用了極焦躁的眼光看着他，彷彿她要說，「你現在又打算怎樣的傻事了？」然而他肯放她走；待到穿着粉紅色布衫垂着黑色小辮的雙生兒從園子裏跑出來時候，他便招呼她們，將她們抱在懷裏，教她們在肩上跳舞，裝作要將他們向水溝拋去，於是那母親只得用了最熱誠的懇求，止住這無意識的舉動。

「哪，你們小流氓們，」他叫着，高興而且跳舞罷。窮困是現在全都完結了；明年春天，我們可以用斗量錢了。」

那母親睨了他一眼，却沒有說什麼。

那怪物來得更近，更近了。保爾絕不動彈的站在那里——張着眼呆看着。他隨即仰望他母親，她的臉是憂傷的樣子，於是他驟然起了一種恐懼，彷彿現在惡魔已經來到家裏似的；然而他隨即記起剛纔他的願望怎樣的完滿來，也就決定抱了確信去迎接那位黑色的來客。

其時農僕們和使女們都從馬房和廚房裏奔將出來。哈台霍思的人們都成了列站在笆籬邊，注視着近來的奇物。

「但是告訴我罷，你要用這個做什麼呢？」葛爾思培思女士終於向她丈夫問。

他向她瞥了憐憫的一眼，於是笑了一笑，說道：「坐在這上面往各處趕啦。」

葛爾思培思女士不復問了。他的丈夫，轉向那上手的農僕，解說他的計畫：他要怎樣着手大規模的拾泥炭；切的和壓的機器也在路上了，明天一清早，工作便可以開始了。他隨即教他到村上去，招雇必需的工人。起頭是十個人會夠了，可是他希望着不久須得多到二三十個。

葛爾思培思女士默然的搖搖頭，待機關車一到大門口，便走進屋子裏。保爾絕不疲倦的看

望而且驚賞。在黃色螺旋釘和屈曲的柄子後面，似乎陳着一個神祕的世界；生火的地方，下面有着鐵格子，和灰箱，在他看來，正像那熾烈的火爐的進口，就是那有名的三天人曾經在其間呼過他們的讚美歌的；（註一）此外還有烟窗，壁直的可怕的豎着，口上有一圈松樹的烟煤，這口子似乎是通下到烏黑與不可測的深處的！

保爾沒有留意到在那怪物後面驅着的小小的籃製馬車，這上面坐着羅勃來維，生着鬚鬚的紅鬚鬚，和快活而閃爍的眼睛；他沒有留意到車夫們的呼叫，那兩個邊着輪子發狂也似跳舞的小妹妹的狂喜。他站在那里詫異到眼花，彷彿他還不能理會了他周圍發生什麼事。

後來，他走進大屋子，見他母親正在沙發角上蜷伏着哭哩。

他將臂膀挽她的項頸，然而她輕輕推開他說道：「看顧妹妹們去，仔細他們給輪子碾呵。」

「但是你爲什麼哭呢，嬈嬈？」

「你後來會知道的，我的孩子，」她撫摩他的頭髮說，「羅勃來維在車子裏呢——你就會看見的。」

於是他覺着對他母親懊悔了！全都喜悅着的時候，她怎可以坐在角落裏着臉哭呢？然而待到他看見勃羅來維穿着黑色長外衣在天井裏蹣跚時候，他的喜悅也過去了。

雙生兒喜悅得不可開交。他們拿了一條繩子，叫着「噍！噍！」蠻野的穿着圍子跑。他們一個做機關車，一個做馬，然而每人都要做機關車，因為那麼她可以戴上父親的黑帽子，當作烟囪。在去睡之前，他們已經給那新怪物取了一個名字了。

他們說這東西好像那長頸子的胖女僕，就是不多時前，因為她懶惰而解雇的，他們使用了她一樣的稱呼叫他「黑蘇賽」。

此後，機關車在美尤訶的家裏，就永遠用着這名字。

次日早晨，新鮮的聲音起來了，十個雇來的工人站在天井裏，不知道怎樣幹纔好。美尤訶想要將機器生起火來，然而那為要早上拿到第一件東西，在小舍裏過了夜的羅勃來維，一定要先取貨價，因為這是預先講定的，穀物須得於中午在市上交付。

「什麼穀物？」那母親問，臉色轉了蒼白。

阿，這可不能再否認了；美尤訶佞幾乎已經將全然的收穫——打好的以及還待打的穀——賣給猶太人，而以那老舊的機器作價的。那猶太人帶着美麗的裝滿的一只只的袋，乘着車去了。而且這還只是利子的一種罷了；聖誕節邊，他還要來拿其餘的哩。

便是高興的美尤訶佞自己，看見堆積的高高的車子在樹林後面消滅時候，也暫時起了一種失望的感覺，然而他隨即輕蔑似的將手插進褲袋裏，吩咐着說，那機器須得絕不停頓的裝好纔是。

一個穿藍褲子的紅鼻子男人，是和怪物同時來到農場的；他自稱「火夫」，以不住的吃胡蔥而出名；他說這是有益於消化的。這人自以為是當日的英雄了。他傲然的吐一口氣，站在機器近旁，叫那機器做他的養子，又用了黑而多塊的手，拍那發鏽的鐵壁，那聲音同兩根鐵格子相擦一般。他用了許多外國名詞，將他叫做養子的「機關車」內部的組織，解說給走向他的各人聽，只是他須得喝些酒；否則他是要胡說的，他一得到他所要的酒，他就深深的感激了，他賭咒說，寧可將他的手脚割去，却不願離開他的養子。他已經愛上這個同自己血肉一樣，而且比想念世界上

任何人，一千倍的思想這個哩。

美尤訶得意在他周圍走，因為這位寶貝現在也是他所有了，他於是再三的說，在那人這里人可以看出所謂德國人的忠實來。

然而當機器生了火的時候，那很忠實的人，到處找不見了。最後尋見他，在乾草堆上睡着覺。他被叫醒時候，他說這行爲是人們的虐待，後來經過許多麻煩，他纔肯從他角落走出來。

機器的生火是一種新的盛典。保爾站在火的前面，用了做夢似的眼，注視到熊熊的深處，那火光張着口欠伸，彷彿要吞噬什麼活的東西一般。他想起異教的老偶像「摩洛」（註二）就是他聽到在聖經歷史上說起的；他時刻巴望着要在一對紅的熊熊的臂膀伸將出來。於是在怪物的身子裏，升起了一陣奇祕的歌唱，有時候哄哄然，像遠地樹林的號聲，隨又微細而高亢，像柔和的天使的聲音。於是在汽門裏，嘶嘶的響起來了——蒸氣的烟霧冒起來，鐵鏟鏗鏗的發響，新的煤堆啦啦的倒進爐子裏。到處是這樣的聲響，人幾乎連自己的音聲也聽不得了。紅鼻子的火夫國王一般的站在那里；他拿着一只方瓶喝酒，不時的弄汽門，發一聲宏亮，急迫的呼號，像一個養野

獸的人似的。於是大輪子轉動起來——噉爾爾，噉爾爾，噉爾爾——只是快一些，快一些。人單是儘看着，就變得十分眼花，於是有一聲「札」——一聲「鏗」——一聲「嘶」——那大輪子便永遠靜悄悄的站住了。

起初是，火夫現出驚愕的神情，半點鐘之後，便說全部的損壞是可以修理的，然而當美尤訶匠工作了兩天之後，催他設法修理時候，他却沒法了，他說這堆鏽了的鐵再也修理不好，只可以賣給舊鐵商人罷了。

「養子呵？」他謝謝你是這樣的養子，他實在連這樣的一堆鏽鐵，還不配看管哩。於是這事情發覺了：原來在三天前羅勃來維到一個低隘的草棚去招呼他，問他可願意國王一般的住一禮拜——無論如何，這把戲不會再延長下去的。他得了這個保證，纔同着他出來，因為在一個地方住一禮拜以上，是違背他的主義的。

這纔，他被趕出農場去了。

次日，美尤訶匠叫了村上的鐵匠來，教他看看損壞的所在。他從新在機器裏搜探了幾天，唉

噙了兩天，終於說道，如果現在還是不對，那便是有魔鬼在這裏面了。

火生了好多回；然而「黑蘇賽」沒有回復了生命。

聖誕節邊，羅勃來維來到農場取其餘的穀時候，美尤訶缶用了自己那條馬鞭的柄兒鞭打他。那猶太人叫喊着「兇手！」便急急的趕着車去了。然而不久出現了一個律師的信差，帶來一封火漆封口的大的信，美尤訶缶於是比從前益發賭咒而且喝酒了，這場事的結果，便是他判定了付出所有的訟費，以及賠償的錢。還是經了許多周折，他纔免掉了監禁的刑罰。

從那天之後，他再也不要看「黑蘇賽」了。她被放在最遠的小舍裏，便在那里隱匿的停了許多年，誰也沒有看見她。

只有保爾常悄悄的拿了小舍的鑰匙，溜進到黑怪物這裏，那怪物他愈看愈愛了，最後在他看來，宛然是一個暗啞的受虐待的朋友。

(註一)三天人的故事見舊約但以理書第三章。

(註二)摩洛見舊約(列王紀第十一章第七節)——其像爲牛頭，長臂，胸部開裂，內燃烈火。

第七章

當保爾十四歲時候，他的父親決定送他入堅信禮預備科（註一）去。

「他無論如何不會在學校裏學得些得用的事，」他說，「時間和金錢却在他身上虛耗了。所以他應當立時施堅信禮，這纔可以在農場上有些用處。他無論如何不會造就到比農人好些的了。」保爾是滿意了，因為他正盼望着將那壓迫他母親的憂愁，拿一部分到自己的肩膀上來。他想自己做到一個監察員之類，便是隨時能夠給不到的主人代理，而且在農僕們需要好榜樣的地方，便自己工作的。他希望這番動作正是興盛的新時代的起頭，當他夜裏躺在牀上時候，他便夢到飄動的田稻和簇新而且充實的穀倉。那想用他的全力來黯淡的哈台霍思得到好名聲的決心漸漸的強起來了。

哥哥們總有一天會說起他：「他到底還好，雖然他不能追隨我們榮顯的生涯。」是的，哥哥們！他們同時已經長成到怎樣高昂而且闊氣呵。一個研究哲學，一個已經進一家

大銀行做了行員了。雖有他們的好姨母，兩人却缺乏錢，許多錢——遠過於他們父親所能寄給的。保爾希望着對於他們，因了耕作的結果，一個更好的時期也會到來。所有餘剩的錢可以寄給他們，而他呢！他將掙節起來，他們這才可以向那崇高的目的努力，免得缺乏和憂愁了。

抱着這些虔潔的思想，保爾動身往堅信禮預備科的第一級去。這是一個晴明的春天早晨，在四月的初頭。

荒原上新鮮的草耀着綠光，杜松和石南露着柔嫩的新芽，樹林邊開着兒葵和毛茛的花。一陣暖風從荒原上向他吹來，他幾乎要大聲的呼喊，而且他心裏全然瀰滿着喜悅，

「什麼悲哀的事想必蘊蓄着，」他自己說，「因為人究竟不會覺到這樣幸福咧。」

教區花園的前面，停着一長列的車馬，只有少數他是知道的。這其間也有貴族式的馬車，繫着明晃晃的鈕釦的馬夫，坐在他們的座板上，露着傲岸的微笑，而且周圍瞥着輕蔑的眼光。

花園裏聚集了一大隊的孩子們。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分開站着。在男孩子們中間，有那兩個弟兄，他先前從他們這里，忍受過許多的委屈，而他們在前一年中，停止往學校去了。他們給他

一回友情的問候，但這個同他握手時，那個就勾起他的腳來。

女孩子們有的攜着手在小徑上走。有的將臂膊彼此圍着腰，而且嬉笑着。她們大多數於他是陌生人。有幾個似乎特別的貴族式；他們穿精美的灰色呢大衣，頭上戴烏羽的帽子。外邊的馬車想必是屬於她們的。

他俯看他的衣服，使自己確信並無可羞的所在。這是精美的黑布做的，是從他的學生哥哥的一件舊的晚服改做的，顯得又好又新，只是縫口上有點起光罷了。全體看來，他正不必自己害羞咧。

一個鈴響了。候補人（學生）們被叫進教堂裏去。在神的屋子的莊嚴的朦朧中，保爾覺着欣悅而且虔潔。他不復想起他的衣服；周圍男孩子們的姿體漸漸變的陰暗了。

聖壇的兩邊擺着條凳。右首男孩子們坐，左首女孩子們坐。

保爾被推到後列中間，那里坐着幼孩以及窮苦的孩子。在赤足的穿又粗又襤褸的衣服的兩個小舍孩子之間，他就了座位。從前面男孩子們的肩頭過去，他看見那一邊女孩子們怎樣排

列位：最闊氣的在前面，其次便是穿的較劣的。

他想天上等級的次序不知可是一樣的，於是忽然記起了那首詩：

「祝福那度敬而且卑賤的，因為他們可以褒賞咧。」

牧師來了。

他是一個安逸模樣的人，生着兩重的下頰和光亮稀少的鬚鬚。他的上唇因為時常修剃而
 晃耀。他不穿他的外袍，却穿一件簡樸的黑色大衣；然而他倒顯得很威嚴而且莊肅。

他起先做了一回長的禱告。題目是許小孩子們到我這里來，而且加上一番訓詞，教他們記
 取來年是「奉神」的時代，不可蠻野的頑鬧或是跳舞，因為這與一個宗教的學生是不適宜的。

「我從未頑鬧或是跳舞，保爾想，他暫時瀰滿着對於他那度潔行爲的驕傲。」但一樣的是可
 憐，他後來想。

隨後牧師稱贊「謙遜」是一切基督道德中最高的道德。這些孩子們誰都不可因為他們的
 父親偶然比那較低下的兄弟姊妹們的父親，富有些闊氣些，便覺着在別人之上，因為在神的座

前他們都是平等的。

「這是爲你哪，」保爾想，便親愛似的捏住那襁褓的鄰人的臂膊。那孩子以爲他要摔他，便說道，「啊，不要吵！」

於是牧師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說道：「現在，我要給你們讀等級的次序，你們此後可以照這次序坐。」

「這等級的次序怎的呢，」保爾想，「要是在神的座前，我們都是平等的？」

最是起首的名字使保爾一驚，因爲便是「葛爾思培思陀格拉思。」他看見一個苗條蒼白的女孩，生着和善的面龐，和滑澤地向後梳起的美髮，站起身，向第一的位子走去。

「那就是你，」保爾想，「我們可以一同受堅信禮了。」他的胸中跳動起來，抱着喜悅，但也抱着恐懼，因爲他同時惦念着，恐怕她將想到他於她太低了。「大抵她不再記得我罷，」他想。

他看定她，當她眼睛向下和善的微笑着就了坐時候。

「不，她並不驕傲，」他柔聲的自己說，但要使自己確信，他便一看他的衣服。

於是叫到男孩子們了。歐特曼兄弟最先上來。沒有問，他們早就在頭二位舒舒服服的坐下了，於是纔叫到他自己的名字。這瞬間，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正和他剛纔所幹的一樣幹。她迅速的抬起頭，察看男孩子們的次序。

當他在自己位子上坐定時候，他也俯看地面，因為他想要模倣她的謙遜；待到他又仰看時候，他見她的眼光向他，瀰滿着好奇心。他臉紅了，便從他衣服的袖子上拔起一根細小的毛線來。於是功課開始了。牧師解釋聖經上的文句，又聽取讚美的詩。第一輪到的是藹爾思培思。她略略抬起頭，平靜而且羞答答的背誦她的詩。

「阿！上帝！這婆娘有勇氣！」小歐特曼喃喃的說，他是在他的左邊。

保爾心中覺得驟然的憤怒湧上來。他差不多要在教堂裏打起他來。『倘若他再叫聲她，婆娘，我就要打他了。』他莊重的自己這樣許着願。但那小歐特曼不復想起她了；他正忙着用針刺那坐在後面的孩子們的脚哩。

當功課完畢時候，女孩子們先走出教堂，一對對的前進。待到最後的一個出去了，男孩子們

纔准跟上去。恰在教堂的外邊，他遇到葛爾思培思她正走向她的馬車。兩人略略互相斜看了一眼，便走過了。一個老年的婦人，生着斑白的鬚髮，披着波斯的圍巾，站在她的馬車近旁；她或者剛纔在牧師公館等候她罷。她接吻在葛爾思培思的額上，於是兩人都就後面的座位坐下來。這輛馬車是全系列中最華美的一輛。那馬夫戴一頂美麗的皮帽，有着一條紅纓；他襟上以及袖口上也有時髦的鑲條。

那馬車剛起行，保爾就受了兩個歐特曼的攻擊，他們略略鞭了他一下。

「你們應該害羞呵，兩個對一個，」他說，於是他們讓他去了。

他很滿意的走到家裏。中午的太陽在空曠的荒原上閃耀着；在霧氣迷漫的遠處，那馬車當着他前面馳過，這變得更其小更其小，終於在松林中黑點般的消失了。

當他到得家裏時候，他母親接吻在他兩頰上，而且問道：「阿，快活麼？」

「十分快活，」他回答說，「而且，嬈嬈，白房子的葛爾思培思也是在那里。」

於是她喜悅得紅暈了，便問各類的事情：她姿態怎樣，她可是長得美麗，而且她對他說了些

什麼話。

「沒有什麼話，」他含羞的回答；待到他母親喫驚的看他時候，他急切的加添說，「然而，你知道，她並不驕傲。」

下禮拜一當他進到教堂時候，他見她早已坐在她的位子上。她將聖經放在膝上，正誦習着給他們當作功課的那些詩。

那里孩子們並不多，待到他正對着她坐下時候，她略略移動，彷彿要站起身，走到他這里來似的；但她立刻就坐下，繼續誦習了。

在他離家之前，他母親曾經教他招呼葛爾思培思。她曾經囑咐他代致對她母親的許多問候，而且他也得問「她好麼。」他路中研究了一長篇言辭，只是還不能十分決定招呼她用「你」(Du)呢，還是用「您」(Sie)。(註11)「你」是最簡率了；他母親也教用這個。但「您」的聲音，到底是更響亮——是這樣美好而且成熟。因為他不能決定，他便全然避却不去招呼她。他也取出了他的聖經，於是兩人各將肘攔在膝上，賭輸贏似的用功起來。

這於他沒有多大的益處，因為當牧師後來問他時候，他早將書上的字句全都忘掉了。

接着是苦痛的沈默；兩歐特曼惡意的笑了，於是他只得又坐下來，他的臉含着羞發燒。他不敢再仰看了，待到走出教堂時候，他見蕩爾思培站在門口，像是等候着什麼事似的，他斂下他的眼睛，想要迅速的經過她旁邊，然而她走上來，對他說話了。

「我的母親囑咐我——來問你——你的母親好麼？」

他回答：她是好的。

「而且她傳給她許多的情意，」蕩爾思培接着說。

「我的母親也有許多的情意傳給你的母親，」他回答說，翻轉手指中間的聖經和讚美詩，而且我也要問你，她好麼？」

「她教我說，她像心中熟記着似的答話，」她時常害病，須得住在屋內，但現在春天到了，她就好些，你可願意乘在我們馬車裏，送到你的家裏去麼？她說，我可以問問你看。」

「看呵，美尤訶吊膀子啦！」大歐特曼呼叫說，他躲在教堂門後，從門縫裏，他打算用一支小

稻草擦他的同伴們。

藹爾思培思和保爾驚愕着面面相覷，因為他們沒有知道這句成語的意義；但他們一覺到這一定含蓄着什麼很不好的意義，他們便紅着臉分別了。

保爾目送她，當她走進馬車，馳去的時候。這時候，那老婦人沒有等候她。他所聽到的是她保姆的聲音。是呵；她的等級是這樣高，甚至有自己的保姆。

「兩歐特曼還要尋一場好好的打架哩；」他這纔終止了他的冥想。

其次的一禮拜過去了，他沒有和藹爾思培思說過話。當他走進教堂時候，她通常是已經在她的位子上。那時她就對他和藹的點點頭，但這就是了。

隨後到得一個禮拜一，那天她的馬車沒有來等候她。他立時注意到這回事，待到他走向教堂院子時候，他呼息就舒暢起來，因為那驕傲的馬夫，便是夏天也戴着皮帽的，常引起他一種壓迫的感覺。當他對她坐着時候，他只是不由的想起這馬夫，而她呢，在他看來，像是一個從別一世界來的人物。

今天他居然幾乎諛熟的向她點點頭，而且在他看來，彷彿她回答的比平時更和善了。待到功課完畢，她由衷的向他走來，說道：「我今天須得走到家裏，因為我們的馬車都是在田野裏了。憊想到我們是同路去的，你可以同我走一程路哩。」

他覺得很幸福了，但還不敢在她身邊走，當他們沒有出村的期間。他又時時焦躁的回顧，看兩歐特曼可在什麼地方正伏着。預備譏笑的話。但他們走過了曠野，當然是並排的走了。

這是六月中一個晴朗的下午，路上閃爍着白沙，四面金色的鶴草開着花，草地的芳香發散在暖風中間；中午的鐘聲從村上傳來，遠近不見一個人，這荒原似乎是十分荒涼的。

萬爾思培思頭上戴一頂闊邊的草帽，當作抵當太陽光的防護物。她現在脫下來，捏着彈性帶，將這帽來往的揮動。

「你要過於熱的，」他說；但她對他微微的一笑，他也拿下他的來，高拋在空中。

「你是個十分快活的人哩，」她說，贊許似的點着頭。

他搖搖他的頭，於是那常使他臉容蒼老的憂愁的皺紋，又復顯現在他的眉毛上了。

「阿，不，」他說，「我當然是不快活的。」

「怎的不呢？」她問。

「我常有這許多事情要想起，」他答說，「倘若我要真的快樂一回，總有什麼事弄錯了。」

「但你爲什麼常常要想起呢？」她問。

他反省了一會，但想不出什麼來。「阿，這都是無謂的，」他說，「聰明的思想我無論如何總是不會有的。」

於是他對她說起他的哥哥們，說起他們的書籍，那是滿載着數字的（那書名他已經忘掉）而且那些書他們還不過他現在這點年紀，早已記在心裏了。

「爲什麼你不一樣的學習呢，倘若這使你愉快？」她問。

「但這不會使我愉快的，」他回答說，「我有這樣笨拙的頭腦！」

「但你一定知道些什麼罷？」她接下說。

「我全然是一點也不知道，」他悲戚的回答，「父親說，我是太笨了。」

「阿，你不要管他，」她安慰似的答說，「我的羅思美尤姑娘（她的保姆）也尋出我許多做錯的事情。然而我——唔，我——」她沈默了，於是摘起一片酸模草，咀嚼起來。

「你的父親還有這麼閃耀的眼睛麼？」他問。

她點點頭，於是她的臉和悅起來了。

「你很愛他罷——你的父親？」

她愕然的看他，彷彿沒有懂得他的問語一般，隨後回答道，「阿是的，我很是愛他。」

「而且他也愛你麼？」

「唔，是的。」

現在他也拔起一枝酸模草，吐了一口氣。

「你爲什麼嘆氣呢？」她問。

有一件事正觸到他心上，他說，於是笑着問；她的父親有時可還抱她到膝上，正如那一天他在白房子裏一般。

她笑着說：她現在是一個大姑娘了，而且他不應問這樣孩子氣的話；但後來便露出了她正是一樣仍然坐在她父親的膝上的事！自然呵，不再跨着了；她笑着加添說。

「是呵，那是一個好日子，」他說，「而且我坐在他那別的膝蓋上。那時候我們一定是怎樣小呵。」

「而且我們真是傻得可憐呵，」她答說，「現在一想起你打算吹唇而吹不出來。」

「你記得那事麼？」他問，於是在他現在學會這技藝的反省中間，他的眼睛閃耀了。

「自然哩，」她答說，「你走開了，又跑着回來——你還記得麼？」
他很記得。

「現在你當然會得吹唇了，」她笑起來，「在我們的年紀，這再也算不得一種本領哩——即使我能夠這麼幹，」於是她翕着她的嘴唇，現出一副很滑稽的姿態。

他悲感了，因為她對於他的技藝說的這樣輕忽，於是想到索性拋棄了吹唇，不也好麼？

「爲什麼你這樣沈默？」她問，「你也困乏麼？」

「呵，不但是你呢——愛？」

是的，在沙地和晌午的烈熱中間的走路已經使她困乏了。

「那麼，進我們家裏去，休息一下罷。」他叫說，睜着發光的眼睛，因為他想：他母親一見她將怎樣的喜悅呢。

然而她推却了。「你的父親，對於我們，心地不和善，嬾說，這所以你不到海侖南塞爾來逛的。你父親也許要趕我出來哩。」

他深深的紅暈着回答道：「我的父親不會這麼幹的。」於是覺着非常羞愧了。

她向哈台霍思瞥了一眼，那是離路上不到三百碼。紅的籬笆在日光中晃耀；便是那灰色的半圯的倉屋也比平時顯得更其欣然了。

「你們的家似乎很精緻哩。」她說，用左手覆着兩眼。

「阿是的。」他答說，心中瀰漫着驕傲，在一所小舍的門前，還釘着一隻貓頭鷹。（註三）但這還可以變得更精緻些。」他過了一會認真似的加添說：「只消讓我們安排起來。」於是他起首將對

於將來的一切計畫解說給她聽。她當心的傾聽，但他說完之後，她又說道：

「我困乏了——我須得休息了。」於是她打算在水溝旁坐下來。

「不可坐在這里熾熱的太陽下面，」他警戒她說，「我們尋杜松樹叢去罷。」

她將手給他，讓他拉了她懶洋洋的走過荒原，那邊鼯鼠丘起伏着像湖上的波浪一般，在樹林邊的近旁，有幾個荒寂的杜松樹叢，在平原上矗立着，像一羣黑矮人。

這些樹叢的第一個下面，她蹲伏下來，樹叢的陰影完全籠罩了她那巧小美麗的模样。

「這里正有空地給你攔頭哩，」她說，指着一個鼯鼠丘，正在陰影的範圍裏。

他在草上躺下身子，他的頭擱在鼯鼠丘上面，他的額上覆着她衣服的邊緣。

她向後面樹叢倚過身子去，想在樹枝間尋得支持。

「這些針葉並不刺人的，」她說，「這在我們旁邊就好了。我相信我們能夠穿過睡美人的刺棘的籬笆（註四）哩。」

「你——我不然，」他回答說，從假臥的地位，抬起眼睛看她，「各種的刺棘都刺過我。我不是神

異的公子，連那幸福的韓士（註五）也做不到呢？」

「那是將來都會到來的，」她安慰似的回答說，「你不可常抱悲感的思想。」

他打算答話，但他缺乏了適當的言辭；當他沈思似的仰看時候，一隻燕子在青色的天空中飛過了。於是他無意的發一聲唇音，彷彿要喚他一般，而那燕子沒有來，他又復吹唇，吹了第二回而且第三回。

藹爾思培思笑起來，然而他繼續吹着唇——起初沒有知道怎麼樣，也沒有忖到爲什麼；但當聲調接連着從他唇間流出來時候，他覺着彷彿忽然間變得很有口才似的，彷彿便是這樣子，他能夠說那壓在心上而且永無勇氣說出的一切話了。所有使他悲感的，所有他所憂慮的都迸發出來，他閉了眼彷彿傾聽那聲調爲他說着什麼似的。他以爲天上和善的神代他說話，正陳述着關於他的一切事——甚至他自己從未明瞭的那些事。

當他仰看時候，他不知道躺在那里吹唇有多久，但見藹爾思培思正哭着。

「你爲什麼哭的呢？」他問。

她並不回答他，但用手帕揩乾眼，站起身來。

他們默默的並排的走了一會。當他們走到橫在前面的深邃暗黑的樹林時候，她停住腳問道。

「誰教會你這個呢？」

「沒有人，」他說，「我是自然而然弄會的。」

「你也能吹笛子麼？」她繼續說。

不，他不能，他甚至還沒有聽到過；他只知道這是「老弗思志」(註六)愛好的頑意見。

「你應該學會他，」她說。

他想：這大抵於他太難罷。

「你肯學都一樣，」她勸告他說，「你一定會做一個藝術家——一個大藝術家。」

當她這麼說時，他喫了一驚；他不大敢遵從她的意見。

也們走到樹林的那邊，便分別了。她向白房子走，而他回轉來。當他經過兩人先前坐着的杜

松樹叢時候，一切在他看來，似乎像夢一樣，而且以後在他常一直是如此。兩三天過了之後，他纔敢對他母親說起他的遭歷的事，但那時他不能再含蓄了；他將一切事都向她吐露出來。

他母親看了他許多時，隨即走開了；但從那時起，她常祕密的傾聽，想儘力的捉住他的吹唇的幾種聲調。

兩孩子時常一同走回家，但像杜松樹叢下面的一個鐘頭，他們不再遇到了。他們經過那里，常彼此看着微笑，但他們都不敢提議再在這下面坐下去了。

他們之間，也沒有繼續談起吹笛，但保爾私下是常常想到的。這在他看來，像是一種從未聽過的神妙的物事——像那講解對數表的科學一樣。唉，倘使他是聰明而且得到獎品，和那兩個哥哥一般呵；然而他只是一個愚鈍，笨拙的孩子，別人應許他幫忙，就高興的。

他時常問自己：這吹笛的聲音像怎麼樣呢，那懂得這其間的祕奧的他們是那一類的人呢？他對於他們形成了一個高尚的觀念，以為他們一定常抱着崇高神聖的思想，正如那些在他自己心中間或起來的，當他將全神深深的注集於吹唇中間的時候。

隨後他當面看見吹笛人的那一天到了。

這是十一月中一個陰暗，暴雨的下午。當他出了學校，緩緩的順着村道走回家去時候，天色漸漸的暗起來。奇異的聲音從酒館裏傳出來，達到他的耳朵，那酒館是給鄰近的一般流氓常住的。他從未聽到過同樣的聲音，但他立刻知道這一定是個吹笛人了。他於是站在酒館的門口，熱心的傾聽。他的心房很響的跳躍，他的手脚抖着。這聲音很像他的吹脣，不過更其充滿更其柔和罷了。『這種音樂，神的天使們一定在他的座前奏的，』他自己想。

只有一端在他是不可解的：便是這樣悲戚哀傷的吹笛聲音怎麼會從這樣名聲很壞的地方出來呢。呼喊和杯子的撞擊聲使他的心靈瀰滿了恐怖。驟然的忿怒制住他；如果他長大而且強壯，他就要跳進屋子裏，將這些嘈雜醜醉的人們全都趕出到街上，這纔神的聲音不會被褻瀆了。

這瞬間，門呼的開了；一個醜醉的工人顛躑着經過他跟前，發出一種討厭的氣息。喧聲更其響了；笛子的聲調在喧聲中間不大能夠聽得。

於是他抖擻了勇氣，在門還沒有關上之前，便從狹的門口擠進去，到得酒館的裏面房間。他在那里站着，擠在一只空的白蘭地桶後面，沒有人看見他。

在起初的幾瞬間，他不能分辨出一切物事。

那沈悶的空氣以及那喧聲壓住了他的知覺，笛子的聲調於是變得粗重而且不和諧，所以刺激他的耳朵了。

在呼喚着而且頓着腳的人們中間，一個襤褸的人坐在一只翻倒的桶上；他有一個浮腫多疹的臉盤，一個酒鼻子，以及黑色滑膩的頭髮——這一個模樣，一看見便使保爾發抖。那吹笛子的人便是他。

嚇的出神了，那孩子（保爾）注視着他。在他看來，彷彿天空正在落下，世界將要破滅似的。

那音樂家現在放下他的笛子，用了粗滯的聲音發出幾句粗俗的話，貪饞的吞嚥那侍者遞給他的白蘭地酒，於是用脚打拍子，開始吹一支俚俗的民謠，聽衆唱和着，起了大聲的喧譁。

於是保爾從狹屋裏奔出來，只是跑，只是跑，直到他十分頭暈了為止，彷彿他打算避脫自己

的思想似的。

當他孤獨的在暴雨沖過的荒地，從那極西邊耀着夕陽的硫磺的條紋的那時候，他停住了，將兩手捧著臉，淒楚的哭起來。

在接着的冬天，保爾連吹唇也停止了，而吹笛使他厭惡的更利害。他一想起這事，他眼前便站着那個無賴的形相，便是褻瀆了他對於藝術的戀慕的。

他不復看見葛爾思培了。寒天一開始，堅信禮預備科便從教堂遷移到牧師公館，因在那邊沒有可以容納全體候補人（學生）的屋子，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分開教授的。有時候，他看見葛爾思培的馬車經過，但她總是裹着毛皮和圍巾，連臉龐也認不出來。他甚至於不知道她可曾看見他。

這時期，他就得從歐特曼兄弟這里，挨受許多的煩惱，他們是知道怎樣捉弄他到不可忍耐的。他全沒有抵抗他們的能力，因為他們每個都比他要強兩倍；而且，他們常常兩人同時攻擊他，這一個捉住他，那一個就刺痛他。他們並非全然是險惡；他們倒知道怎樣以仁慈寬大對待別人；

然而他那沈靜寡言的性質正是他們之所滿腔憎惡的。他們叫他僞君子 and 清教徒，當他們打過他時候，就說道：『哪，現在去將我們的事情告訴人家罷，這纔像個你了。』

他對於這些敵人的怨恨漸漸的強烈起來。他時常責備自己露着怯弱而且不體面的樣子，埋怨自己有一種低賤的奴隸的性質。有一天，當他在雪中上下的跑時，他湧起這樣的忿怒來，至於要拚着命避脫那凶惡的兄弟。他奔到安着磨石的馬房，在木槽上溶了冰水，將他的小刀磨到可以裁一張極薄的皮紙。然而，待到下禮拜一，他又被打時候，他沒有從袋裏拿出那把刀的勇氣了，於是只得從新責備自己的怯弱。他將這事延宕到下回，然而從此就算了。從他父親這里，他也得大大的忍耐。那父親將偉大的計畫重複着手起來，便當這時候，他常覺着很得意，而且對於保爾特別的動氣——他是因為保爾的心地偏狹所以輕視他的。

『爲什麼我的天才一點也沒有傳給這孩子呢？』他就要說：『我可以怎樣好的教育他，使他幫助我的計畫呵。但他太愚笨——無論什麼事他總是不懂的。』他現在的企圖是創設一個公司開發他的曠野的利益，招集資本，自己做個監理，有幾千泰婁的薪水。他坐車到市上去，每禮拜二

三回，時常到第二天還沒有回家。『這真是困難之極了！』他醉後睡醒時候，就說，『但雖同着那些守財奴，我也得幹去。那陀格拉斯，也是個傲慢的人，應當拿出錢來……只消知道怎樣籠絡他呵。……我偏要再進海侖南塞爾去，除非我不知道那人小觀過這件事——他的確小觀過呢——市上我也沒有看見他。但是拿出錢來——他當應拿出錢來。倘若他不立刻簽全份股票上的字，鬼捉了他去。』

蕩爾思培思女士悲戚的傾聽這番話，一聲也不響，然而保爾時常悄悄的從小舍的疊板上，拿下小舍的鑰匙，開進門，同『黑蘇賽』作一回啞談。他堅持這信念：以為她就是將要救濟他們的物事。

復活節假期滿後，堅信禮預備科又在教堂裏開了學。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在半年的分別之後，會集在一處了。

蕩爾思培思在冬天期間大大的改了樣。她現在幾乎是成年女子的模樣了。她穿一件較長的衣服，她的頭髮在額上梳成小的髮辮。

保爾很羞澀的向她行禮，他彷彿覺着不復配得上她似的；然而她從她的座位站起身，向他走上幾步，便在衆人的眼前，熱誠的握他的手。在接着的一課期間，孩子們輪看着一張紙，引起了大大的歡悅。這紙上用花楷字寫着：

「保爾美尤訶街，

葛爾思培思陀拉思格，

訂婚了。」

這是小歐特曼寫的。保爾的手掏摸他的小刀；他暫時覺得在這公衆的教堂裏，他不能拿出來向他鄰人似的。他從他的手裏搶過那張紙來，撕成了許多的小片。

葛爾思培思愕然的看他，牧師於是教訓他要守規矩。他對於自己的大膽，這纔恐懼起來了。兩歐特曼想必理會了在這問題上，他不會忍受任何的頑笑，不再試着挪揄他關於葛爾思培思了。

堅信禮在聖靈降臨祭之前，最末的禮拜日舉行。前一晚保爾不能睡熟，太陽出時便靜靜的

起身，穿上那套新衣裳，便是他的好姨母本來爲這個時節寄給他的，於是穿過靜寂的天井橫過積露的田野，散了一回步，直到得曠野爲止，那曠野罩着花的罩衣，光輝的開展着，橫在他前面。

一見初升的太陽，他拱了兩手，做一回熱誠的禱告。從這天以後，他決定了開始新的更好的生活，饒恕一切的侵犯，而且愛他的敵人，正如耶穌基督所吩咐的。於是他想起那把刀，從前爲着對於兩歐特曼磨過的；他從袋裏將那刀摸出來，便從曠野上面遠遠的拋去，啞的一聲沈下水潭裏。熱淚從他眼睛裏流出來；他想到自己壞劣而且見棄於神，而且全沒有站在神壇前面的價值；他不大敢回家到農場去；只當雙生兒穿着簇新的洋紗衣服向他奔來時候，他纔胸中覺得幸福些舒服些。他抱了他的妹子們便默默的起誓說：要做一個真實的朋友扶助她們。

於是來了他的母親，穿着一件褪色的綢外衣，在他額上和頰上給了吻，用兩手捧了他的臉許多時，定着睛看他的眼睛裏。她打算對他說幾句話，然而她除却「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便是他的父親今天也極其高興了。他將保爾的兩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對他長長的演說了

一番，像是他應當怎樣尋求人間生活中偉大的事，怎樣模仿他——他的父親——雖然他常常被不幸所追隨，被人間的殘惡所劫奪，却只是渴望着光明，從不肯灰心，即使在這愁苦的洞裏，逆運使他沈下的，於是他皺起眉頭，撫摩頭髮，他全身的每一寸都莊嚴而且傲岸。

保爾吻了他的兩手，便答應了一切了。八點鐘時分，他看見那通過荒原的大路上，駛過一輛馬車，那銀的飾物在朝陽中閃耀着。

他目送那馬車許多時。一切事在他看來，同夢一樣。他覺得這樣狂喜，至於幾乎被幸福所制住了。『我怎樣得到這一切的快樂呢？』他自己問；於是他便起首思量：那可以從這歡樂上拉他下去的最先的困難會是什麼呢？待雙生兒通報他，說馬車已經停着，預備好趕到教堂去時候，他覺得悲感而且抑鬱了。

在牧師全館的花園裏，紫丁香和山梅開着花，草場上閃耀着太陽光線，在那里站着兩小羣人，互相分離着——一羣是黑色，又一羣是白色。前者是男孩子們，後者是女孩子們。

葛爾思培思，穿着雪白的洋紗衣服，胸前橫着一條鑲邊的手帕，顯得又白又膩，媚像山楂花

一般。

她的臉頰很蒼白，她只是將眼睛低着，交互的玩弄他的讚美歌本和一枝紫丁香，這兩種她都捏在手裏。

保爾看了她許多時，然而她沒有看他。她不肯在她敬虔的心中，被什麼世俗的思想所打擾。隨後牧師來了，鈴聲響了，風琴奏了，這行列便成對的排着，緩緩的向神壇走去。

保爾緊跟着兩歐特曼走，他們穿着長的黑大衣，顯得很莊重而且整肅。忽然間他的自覺壓迫他比先前更強烈了。他向前略略轉身，輕輕的觸他們的肩膀，於是睜着潤濕的眼睛低語道：

「饒恕我罷，我待過你們這樣壞。」

他們互遞眼色，陰險的微笑，他們的一個轉過半圈子，於是露着悲感的憂苦之臉龐和殘傷的天真之神色，低語道：

「我的兒子，我們饒恕你。」

他。
保爾很覺得他們正在嘲弄他，然而他的心坎這樣瀰滿着敬虔與愛，至於嘲弄也不能影響

孩子們在神壇的兩邊排列起來。

保爾透過一個羞澀的眼光，到那充塞着人們的教堂的團體，然而他分辨不出誰是誰來。說教的時間過去了。他向前凝視下去。一切似乎像夢一般。

過了一會，他覺得兩膝擱在軟墊子上，牧師的手在他頭上。他對他說些什麼，他沒有聽到。他看見葛爾思培思在別一邊，將手帕蒙着眼，悄悄的在哭，於是想道。

「唉，不必哭，不必哭，你立刻就可以笑了。」

隨後，他自己問：爲什麼人們常常這樣的多笑，而世上可笑的事情，實在是這樣的少。

風琴現在奏出讚美歌的聲調來，「請求你，主，全能的光榮之王。」羣衆的和唱響的很喜悅；於是他的凝視的眼光，到那太陽光，便是從油漆過的教堂窗門落下來，成了彩光像虹一般的。

當他凝視着這太陽光時候，他忽然喫了一驚。正對了神壇頂的十字架，站着一個黑魘魘的

女人穿灰色的衣服，異樣的高大，用了大而深陷的眼睛在上面俯看他。這是改悔的瑪格達林。

(註七)

他覺得一陣冷抖貫澈他的身體。

「憂愁夫人」他喃喃的說，於是俯下頭彷彿願恭順的接受她賜給他一生的物事似的。待到他重復舉起眼睛，太陽照耀的比以前更加燦爛了。

那光線耀着，火焰般的紅與翡翠般的綠，織成一個明輝的光暈，圍繞着灰色夫人的頭。

然而她悲戚的站在那里，一切晃耀的光輝中間，而且用了大而深陷的眼睛在上面俯看他。於是風琴用了擴大的音調奏起煞尾的曲子來。喜悅的震悚穿過了全羣衆。一隊的孩子們趕緊的投到他們父母的懷中，於是從葛爾思培思的眼睛裏有一瞥和善的眼光問候他。

(註一) 在德國，無論新教徒或舊教徒，人人須得施與堅信禮。

(註二) 在德文中 Du (你) 字的意義，Sie (您) 比你字更親切。

(註三) 德國農家常將死貓頭鷹釘在小舍的門前，防小鳥啄穀。

(註四) 這里所說的是德國著名的童話「睡美人」裏面的事。

(註五) 韓列德是一篇格林童話裏的主人公。

(註六) 老弗思志是普魯士非列德大帝的便稱，他是精於吹笛的。

(註七) 改悔的瑪格達林 (Penitent Magdalene) 見新約路加福音。

第八章

保爾現在起首幫助農作了。他忠實的保守那施堅信禮的早晨所立的誓。他同那最低微的僕役們一樣的工作；當他母親教他節勞時候，他便吻她的手回答道：「你知道我們有許多事要做舒齊呢。」

晚上，當僕役們已經睡下，雙生兒已經頑鬧到過睡去時候，母子倆時常同坐着幾個鐘頭，計畫而且算帳；但當他們心裏得到一種決定，他們眼中射出一縷希望的光線時候，他們時常是忽

然一驚，嘆一口氣垂下他們的頭；可是那壓在他們心上的事，他們都不吐露出來。

大抵在這等時候，藹爾思培思女士迅速的老起來。她的臉上生出又長又深的皺紋，她的下頰變成很凸出，而且她的頭髮裏露出銀縷來。只有從她悲傷的眼底，人還看得出她從前是怎樣的美麗。

「是呵，你看，現在我全然是一個老婆子了。」一天早晨她對她的兒子說，當她在鏡子前面梳髮的時候，「而幸運還沒有來。」

「噓，母親，我忙着另外爲些什麼呢。」他答說，雖然他並不覺得有希望。

於是她悲戚的微笑，撫摩他的臉頰和眉毛，說道：「是呵，你的確有吉運的樣子！然而我不願說，」她繼續道，「沒有你我怎麼幹呢？」

這等充溢着愛的時刻，不由的使他們滿意到許多時候，因爲時常是，好幾月的，母親或是兒子不敢互相說句摯愛的話；他們的心是過於悲哀了。

雙生兒同時長大起來——成了兩個淘氣的蘋果臉頰的頑皮孩子，於她們沒有樹太高，沒

有水溝太深了。她們褐色的髮髮，覆着額角，生成千百的小輪旋，這下面張着兩對眼睛，瀰滿着過失與閃光，含着既是嬌羞又是簡慢，彷彿暗黑的深林裏，窸爾地照着一縷太陽光一般。

這兩個的笑聲從早到晚，響徹了寂寞的全哈台霍思，一到她們在學校裏或在田野間亂跑那時候，便沈靜得愈加難受了。

屋子裏有「光明」或有「風波」，在雙生兒看來都一樣；她們的頭腦總是充滿着乖巧。有時候，她們父親發怒到不可當，她們覺得還是躲在火爐背後妥當些，她們便在那里各揣各的脚以取樂。

她們是敬愛保爾的，然而這不能使他不悄悄的索取他碟子上最好的食物，他文具盒裏最白的紙張以及他褲子上較精美的鈕扣，因為她們慣於喜鵲一般偷偷摸摸的。

他很照顧着她們，只怕她們變得愈加野愈加野，尤其因為他母親漸漸的疲弱頹唐，不大管事了。然而他那教育的試驗却是失敗的。他的警戒沒有效，有一回當他正在說教的時候，她們的一個忽然跳到他膝上，捉住他的鼻子，便對她的姊妹叫道：「潘尼，他出了一根胡鬚。」

於是那一個跟着她攀上來，她們兩人都試着誰播得他最利害。但當他嚴厲的動怒時候，她們便沈下臉說道：「啐！我們不要再同你講話了。」

自從他們施堅信禮那天以後，他不復見過萬爾思培思，雖然同時一整年已經過去了。

人說她已經遣送到市鎮上學習怎樣在社會上活動。這句話使他心裏一陣痛；他不大知道這是什麼意義，然而隱約的覺得她是離他更遠更遠了。

然而在復活節相近的一天，却發生了這麼一回事。他不由的在一塊土地上工作，那塊地離開別的田畝橫着，在遼遠的樹林邊。他自己播種子，一個農僕牽了兩匹馬在他後面耕着地走。

他肩上搭一塊大的「播種巾」，抱着默默的愉快，看望穀粒怎樣的金泉一般閃爍，當那些沈到泥土裏時候。於是他似乎看見在暗黑的樹幹之間，有什麼明亮的東西，上下的搖動，像掛在空中的搖籃似的。然而他沒有工夫注意，這因為播種是需要人所有的注意的一種工作。

後來，朝餐的休歇時間到了。那農僕在穀袋上坐下來，他自己却覺得熱了，向樹林走去乘涼。他向那掛着的搖籃一眼瞥過去，便想道：「那一定是一張吊床！」然而他不很留意到這上面

繪着誰。

忽然間，他似乎聽得有人叫他的名字。

「保爾！保爾！」這叫的甜蜜而且親切，用着一種柔和清澈的聲音，他似乎知道的。

他嘆了一驚便擡頭看。

「保爾，到這裏來。」那聲音又叫了。

他臉上忽而熱忽而冷起來，因為現在他很知道這是誰了。

他羞答答的向自己衣服上看了一眼，便將那「播種巾」的結解起來，但那塊巾溜落到頸頸後面，他抓不着了。

「便這樣的來罷。」那聲音叫說，現在他看得見她的上身從吊牀上仰起來，一面一本紅色金字封面的書從她手裏滑脫，便翻落到地上。

他逡巡的走近去，悄悄的那草苔上擦他的鞋子，因為田中的泥沾住那雙鞋了。

在她這邊，這瞬間她只見她衣服下面露出她的腳和白襪子來，便趕緊想用那圍在肩上的

圍巾去蓋住。然而她從那臂膀下面掣不起那圍巾，只得蜷伏下去，這纔顯得母雞一般了，一面吊牀來往的動搖着。

她大抵本來想使他感到些她的優雅以及所新受的社會教育，但現在呢，因為命運如此，她看他的臉紅和羞澀的程度，並不差於他的看她。

在他這邊，他覺察不到她的心境；他只看到她已經長的很美麗，她的頭髮挽成一個很貴族式的髮辮，而且因了她那圓的模樣，她胸肺的一彎窩微微顫動着，他十分明白了，她現在已經長成到竟是一個成年的女士。

過了好一會，他們都不說一句話。

「今天好呵，」她終於微笑着說，便向他伸出右手來，因為她立刻覺到還是她從容些。他默著，向了她微笑。

「幫幫我把圍巾掣出來，」她接下說。他給掣了出來。

「好了，現在翻轉來罷。」

他給翻轉來。

「這就好了。」她舒展了身子，忙把圍巾拋到腳上，於是從吊牀的網眼裏輕盈的仰看他。「又遇到你真欣喜呵。」她說：「你比他們都好，你可也想念我麼？」

「不，」他老實的答說。

「啊，你走開罷！」她回答說，便撇着嘴，打算將身子轉過那邊去；然而那吊牀又很利害的動搖了，她這纔發出笑來，仍然照原來的樣子躺着。

他見她這樣的歡樂，心中詫異起來。他從不會聽到誰像這樣的發笑，除却那雙生兒，而她們還是孩子們哩。然而這一笑倒使他從容了，因為他直覺到在那期間，他長成到比她多麼老大呵。

「我想你一向是很快樂罷？」他問。

「謝謝上帝，是的！」她答說。「嬾嬾總是柔弱一些，但這就是了。」她臉上起了一片紅雲，但立即就消失了，於是她說下去道：「我以前在市鎮——阿，愛的，我在那里怎麼樣呢！這我趁這機會應

該告訴你。我上過跳舞課。我也有那些看中我的人——這你可以意想罷！他們在我的窗下唱歌給我聽，匿名的送給我花球，而且詩也是——新做的詩！他們中間有一個學生，穿一件白鑲條的大衣，戴一頂綠，白，紅三色的帽子；阿，他曉得哩！那些事情他或者會對你說罷！後來他和培推歇爾麥秋，我的一個朋友，定了婚，但是十分秘密的——除却我誰都不知道。」

保爾呼息又舒暢起來。因為那學生的事方纔使他不安哩。

「你可不煩惱麼？」他問。

「怎的？」

「對於他的變心。」

「不；我們是看破這等事情的，」她答說，聳着肩膀。「阿，你知道——他們比之你都是笨孩子罷了！」

他一聽到稱學生笨孩子，而且還是比之他，便覺得十分驚異了。

「我的哥哥不是笨孩子，」他回嘴說。

「我不知道你的哥哥」她用了冷靜的樣子說；「大概並不是他罷。阿，我竟長成到這麼大呵，」她接下說，「我學過文學課，從這上面我學得了許多美好的事物。」

苦痛的羨慕在他心中發動了。

「把那本書拾起來。」

他拾了起來。

「你可知道這書麼？」

他讀了紅書面上的金字「海痕歌集」便悲戚的搖搖頭。

「唉，唉，那你一點也不知道罷！這本書裏有多少呵！我應該將這本書借給你。哪，讀讀看；這教訓你許多的事。這暫時讀一遍之後，人總要哭起來。」

「那麼，這可是這樣悲哀麼？」他問，抱着羞澀的好奇心注視那書面。

「是的，很悲哀；這又是美麗又是悲哀——又是——這單是講愛情，不講別的；然而你就會生起這樣的懷慕，至於想要飛往干格思去，那邊有蓮花，那邊有——」她停住了，隨即歡悅的笑着。

說道：「呵，太傻了，可不是麼？」

「什麼事？」

「我所講着的。」

「不，我可以一輩子聽你講去。」

「不！你可以麼？阿，你知道——這里真舒適呵，你在近旁時候，我覺得真安全呵。於是她從網裏伸出她身子來，彷彿打算將頭攔在他肩上似的。」

他感到了一種幸福與和平之奇異的感覺；這樣，他多時不曾感到了。

「你爲什麼向別處看呢？」她問。

「我並不向別處看。」

「阿，你看的……你須得看着我。我喜歡你看……你有這樣熱心忠實的眼睛。阿，我現在知道這些詩可以比什麼了！」

「阿，比什麼呢？」

「比你的吹唇，那也真——真——好，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你有時候仍然吹唇麼？」

「很希罕。」

「而且你也不會學習吹笛子罷，我想？」

「不會。」

「阿，阿！你如果愛我，你要學習這個……我下回給你一枝美麗的笛子。」

「我沒有什麼可以回報你。」

「阿是呵——你可以將你所吹的一切歌給我呢。當你心中很悲傷時候……阿，只消讀那本書；一切都在那里。」

保爾把那書各面的看。這一定是本奇書！他想。

「現在可以告訴我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她說。」你做著什麼？你做著什麼工作？你的親嬾嬾好麼？」

保爾給她感激的一瞥。他覺得今天能夠說出心中的一切了；於是他忽然想到早餐的時間。

過的好久，那農僕帶了馬正等着他哩。到中午他須得完工的，因為午餐之後，那車子將載着他私下所拾的泥炭趕往市鎮去。

「我須得去工作了，」他吃吃的說。

「阿，好不可憐呵！什麼時候你可以做好呢？」

「到午餐時候。」

「我等不得這樣長久，嬾嬾要不放心的。但明後天你再到這里來看罷——或者你可以找見我。現在我要在這里輪一個鐘頭光景，看看你。這樣子真好看呵！當你披着雪白的巾，上下的走，你周圍飛揚着穀粒時候。」

他默默的將手給她，便即走去了。

「我把這本書剩在這里。」她在後面叫他，「你工作畢了來拿罷。」

那農僕看見他來，便狡猾的微笑，於是保爾不敢抬起眼向他了。

每逢他工作時經過樹林中她歇着的地方，她便將身子仰起些，向着他揮她的手帕。到十二

點光景她捲起她的吊牀，踱到樹林邊，便從她合着的手裏，對他叫一聲『再會』。

他脫下帽來，謝謝她，那農僕却望着別處柔和的吹唇，彷彿一點不會看見似的。

當那天午餐時間，他母親不由的定着眼看她的兒子，待到他們悄悄的在一處時候，她便走到他跟前，用兩手捧住他的頭，說道：

「你遇到了什麼事，我的孩子？」

「怎的？」他張皇着問。

「你的眼睛這樣可疑的閃耀呀。」

他就高聲的笑着跑去了；但到晚餐時候，她仍然看着他——探問似的而且悲戚的——他便憾着不曾把隱情告訴她，於是跟上她，把他所遇的事都表白出來了。

於是她那憔悴的臉龐，忽然照着太陽光似的和悅起來了，時到他兩頰通紅的羞愧着走開時候，她便用了潮潤的眼睛送他而且拱起兩手，彷彿做禱告似的。

他兀坐在他的住房裏，幾乎直到中夜，他兩手上將頭靠着。那本奇祕的書橫在他的膝上，但

他不能夠讀，因為他父親原是禁止他夜間點火的。他須得等候到禮拜日。

他只是凝想着她怎樣的變了模樣，只消她沒有這樣的多笑，就好呵；她的歡悅使她疏隔了他，而且那包圍她的美滿的生活將她遷到遠遠的幸福的人們所居的「異國」中去了。雖然她顯得同從前一樣的美好和藹，她早晚怕不會不輕視他，因為他不過是一個農人，而且又笨又醜陋罷。

一陣強烈的幸福，羞愧與自疚的激擾在他心中發動了，因為他想到自己原可以裝出更體面的樣子來。這激擾混合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懼，幾乎塞住了他，雖然他思索不到這恐懼與誰有關係。

其次的下午，從他正在插竿子的天井裏，他看見一種白的物事在樹林邊來往的動搖。他痛苦而且困惱的咬一咬牙關，却不能決定主意把工作放棄。

又是兩天，看見白的物事在那里——從此這就全然消失了。

禮拜日早晨，他從那箱子裏取了詩集，便帶着向樹林走去。午膳時候，他還沒有到家，待到晚

上，那正在荒原上玩着『捉迷藏』的雙生兒，看見他在杜松樹叢下面吹着唇，眼淚在他臉頰上淌下來。

這模樣，他用了自己的語言，推敲着『歌集』哩。

不久，他聽得陀格拉思夫人曾經受醫生叮囑，要往南方作長時間的居住，而且藹爾思培思將伴着她同去。

『這很好，』他自己說。『那麼，她不再擾動我了。』許多時候，他決不定將她的書或者送還她；或者不送還她；他想將那書留存着，然而他的本心不答應。他等着一個還書的好機會，直到他聽得她們已經去了為止。這纔他安心了。

第九章

有五年過去了，瀰滿着憂愁與困難的五年。

保爾勤苦的操作；他從清早工作到深夜；他那忙碌的兩手不停的做各類的工事，無論什麼他都親自做到。然而他絕想不到辛苦，因為他的心常注意着將來。

他的眉毛上一直現着同樣的憂愁的皺紋；他的眼下斂着，顯出沈思的表情，彷彿看自己的靈魂似的，時常是一連幾天的他一句話也不講，在工作或在用膳時候。

他一面奔走，一面確信着他的勞力實在都無益處。他永不能望他父親感激，也不望他感激了；然而更加難於忍耐的是他父親一發脾氣，便將他用了許多禮拜的困難所做的工程，毀壞在一點鐘之內的時候。

當他父親從出行回家來的時候，他往往罵他笨人和獸頭，連僕役們都聽見，而且怨恨的陳訴說，他不得不將他的農場放棄在像他（保爾）這般無用的人手裏，當他的職務——誰都不知道是什麼職務——使他出去的時候。

在這等時候，保爾便默着，因為他的心底記着這句誠語：「敬重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

「爲母親的緣故敬重父親」他已經改爲這樣了。然而他父親的眼睛隨即用了陰鬱探索的眼光，轉向僕役們一一的注視過來；他一尋到誰鬼鬼祟祟的微笑着或者向他同伴擠着眼，次日早晨便將那人辭退了纔罷。

那里有一個農僕，幾乎是一向在哈台霍思做活的。他的名字是密歇爾勞特什思，他從里多來。他住在離海侖南塞爾不遠，一所淒涼的草舍裏，那牆壁的外面，圍着一堆堆的泥炭，所以那草舍不至於被風暴吹坍。他有一個懶惰的妻子，曾經監禁過兩次，並且是叫她的孩子們出去行乞的。

他是一個沈默老實的人，他做活沒有過失，不復用他時候，便並不咕嚕的出去，然而那里一有新的工作，就又出現了。保爾當初並不喜歡他，因爲他很簡單沈默，而且他那陰沈的性情，使他顯出一種不舒服的表情；然而隨後他忽然想到：他的性情和自己很相同，從此他便誠心的愛起他來了。

便是他的父親，似乎也有幾分看重他，因爲雖然他酒後時常打僕役們，他却從未向他動過

手。這彷彿是那人從濃眉毛下面向他射來的眼光阻止他似的。

這個僕人是保爾的最忠心的助手。他甚至還可以信任他往市場去賣穀，因為他頗知道怎樣可以得最高的價值。

不知不覺的，在這五年中，蕭索的哈台霍思經過了大大的變遷，貧困的形跡逐漸逐漸的稀少，桌上的食物漸漸的少感缺乏了。有美麗的花壇的園子裏，立着成長排的龍鬚菜和豌豆，而且殘敗的籬笆早已換了新的了。牛羣裏每年增添兩三頭貴重的榨奶的牛，每清早趕往市上去的牛奶車，到月初一帶回來許多的「格羅先」。

既然如此，而還沒有一些安適的現象，這全然是他父親的過失：他用了他們贏餘的大部分去投機，當他不用這些錢去飲酒時候。

保爾已經祕密的設法：每個月爲他哥哥們和妹子們至少節省起幾個「泰婁」。

他的哥哥們比從前更其需要錢用了。瑪克思已經完畢了他的畢業試驗，現在正起首在高等學校裏，沒有薪水的，第一年當教員，而哥德弗里特，那行員，每年總要失業幾個月。那兩人用了

各樣的語調寫懇求的信來，從寫意的「立刻匯給我三十泰婁」這等話，以至悽戚的哀懇，「如果不願我困窘，發些慈悲罷」之類。

保爾經過了許多失眠的夜，想着幫助他們的法子，他於是往往自己減省必要的物事，所以可以將錢寄給他們了。

有一回，哥德弗里特寫信來，說他沒有稱身的衣裳，急於要買一套夏季衣服。保爾自己也正缺少一套夏季衣服，因為舊的他穿不着了，他嘆着氣，把那爲自己儲蓄起的錢放在一個信封裏，便寄給他的哥哥；但在連帶寄去的信裏，他說：「在你衣箱裏的衣服，並不至於比我自己更零落。」他的哥哥表示自己的寬度，兩禮拜後，便寄給他一包衣服和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說道：「我封着一套我的舊衣，在你低微的地位，或者還可以穿罷。」

保爾也已經使雙生兒受較高的教育，過於在他很衰微的家境所盼望的。他已經託牧師的夫人，從前做過家庭教師的，帶她們進她所設的私立學校去，那學校是給鄰村富裕地主的女兒們讀書的。

那學費並不很爲難，他還能夠供給她們的書籍和抄簿；然而困難的，很困難的倒是使她們穿的好，因爲他的驕傲不肯任他妹子們落在那些朋友之後，或者被人看作乞丐孩子哩。

他自己受了被輕視的感想過於深了，所以不願讓他妹子們受同樣的經驗。

他的母親連這些小小的女性的瑣事上，也並不幫他一些忙。她被丈夫的斥罵所屈服到這模樣，至於不敢作主意買極小的物事。

「你所做的事，我的兒子，一定是對的。」她說，保爾於是乘車到市上去，便受了衣店與裁縫的欺騙。

雙生兒長成起來，又嬌美，又真率，而且放恣的歡樂，便是隣近發生了什麼悲劇，也一點不會知道。十歲上，她們同村上男孩子們嬉頑而且打架，十二歲上，她們同着男孩子們去偷梨，十五歲上便愉快的接受男孩子們的紫蘭花球。

遠近都說她們是近地最美的女孩子了。保爾很知道，一點不驕傲；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她們在園籬後面有過私遇，而且那將同她們施堅信禮的男孩子們，有一半可以誇說親過她們甜美

的紅脣了。

第十章

這是六月中一個晴明的禮拜日下午。

樹林間喇叭的音調柔和的發響。那邊今天要舉行盛大的慶祝會了。一個漂泊的樂隊答應了被雇來奏樂。鄉間的人們，從遠近到來，便是紳董們也不拒絕參與，因為這樣的事情在這蕭索的鄉間並不常見的。

從中午以後，一長排的馬車經過了哈台霍思，於是老美尤訶，他當外間舉行什麼事時便不願住在這裏的，忽然發動了善心，叫家中的女人們儘快的預備好；他將自己費着神帶他們赴慶祝會去。

那雙生兒，在窗口站着，用了急切的閃耀的眼睛向外望已經好久了，於是發出一聲響亮的

喜悅的呼喊。藹爾思培思女士給她們一臉平靜的微笑，轉臉向着保爾，他在屋角默默的坐着，正在削夾花的小棒，彷彿一切事同他全不相干似的。

「你不同去麼？」她問。

他向她們辭謝，說他的大衣太不像樣，而且還得照管工人，他們日落時候就來。次日早晨是要堆乾草的。

雙生兒看着他，將她們的頭並着，格格的笑；待到他向門走去時候，她們牽住他，卡蒂便低語道：

「聽着；我們知道了一件事。」

「啊，什麼事呢？」

「一件很妙的事情，格來太神異的說。」

「說出來。」

「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又歸來了。」

她們於是發出歡樂的笑，便竄去了。

保爾當初見着她們竟敢取笑他，覺得很動氣；隨後他嘆息微笑，而且詫異了：他的心房怎麼忽然這麼響的跳起來。

半個鐘頭之後，他的家族乘車去了。

「過一會來尋我們，」他的母親從馬車中俯向他叫說，而卡蒂上車時候，接着他耳朵低語道：「我曉得她們也在那里呢。」

現在他十分孤寂的站在荒涼的天井裏。僕役們已經往田野榨牛奶去了——四面不見一個人。池沼裏的鴨，將頭放在翼膀下面；狗舍裏的狗懶懶的撲蒼蠅。

保爾在圍籬上面坐着，遠望那樹林，在那邊沿，來往的飄動着鮮明的衣服，時時有一片明亮的閃耀，在伺候的馬車的馬具上反射的太陽光。

夜色下來了；他還決不定尋他的家族去不去。

他想到了千百的理由，教他必須住在家裏，待他十分明白，以為應該留在家裏，不到什麼地

方去時候，他偏穿上他的禮拜日大衣赴慶祝會去了。

當他走過氣息清美的荒原時候，天色已經漸漸的昏黃了。祕密的恐怖，壓於他的心房。他不敢想起這恐怖的原因，但當走過那杜松樹叢，便是他從前在那下面對藹爾思培用唇吹過他最美的歌的時候，一陣痛苦便穿過了他的胸脯，彷彿被刺一般。

他停住了，思量着或者可是回去的好。「我的大衣太不像樣了。」他自己說；「我在一切上流社會裏都露不得臉。」他脫下那件大衣，各面的看過來。那背面線縫處起光了；肘彎上有些摩損。而且胸襟的邊上還露出一些綉縫。

「這無論如何是穿不來了。」他說，於是坐在杜松樹叢下面，夢想着只消能夠做一件新大衣，他將顯得怎樣的漂亮而且優雅呵！「但這一時還做不成哩。」他接着想；第一是瑪克思和哥德弗里特須得有永久的位置，而且格來太和卡蒂須得置備她們所願望的跳舞服，而且母親的靠手椅須得新做起來——」他想的愈久，那有急切要求的別的事湧到他的心裏來，便愈多了。

他於是又看見自己穿着一套簇新的黑色衣服，腳上套着一雙軟皮靴，頸上圍着一條時式

的頸帶現着從容豪闊的神氣走進跳舞房去，一面藹爾思培很恭敬的向着他微笑。

忽然間他從夢中驚醒了。「阿！我變得怎麼一個執袴子呵！」他罵自己說。「我要軟皮靴和時式的頸帶做什麼呢？我且穿着舊大衣往樹林去罷。況且天色差不多暗起來了。」他顧慮似的說。

喇叭吹的更其響了，從松樹的枝條間，笑聲傳到他的耳朵裏。

樹林間一塊草地揀作慶祝會的主要的背景。這當中搭着樂人們的臺，右首是村上賣酸的啤酒和甜的糕餅的客店主人的帳篷，左首用籬笆圍着跳舞的場所，進去更收費一「格羅先」是一塊白板上寫着。

在一個大圈子裏，滿是桌子和凳子，各樣的家族在那里用他們所帶來的晚膳，其間擠着歡悅，憨笑而且注視的羣衆，切望着戀愛，或是一回好好的角力。

音樂已經完畢，跳舞開始了；在堅實，蹂躪的草苔上，一對對的人們屏息而且踉蹌的繞圈子。空場上照著落日的光輝，而沿着空場的樹林早已埋在黑暗中了。那邊有着從附近小村來

的農僕們和使女們，便是馬夫們也離了他們的馬車，因為從遠遠的看望這些歡鬧的事情，是使他們傷心的。每個樹叢，每株小樹，都有生氣似的，而且從暗地裏，傳出低聲的情語來。

保爾犯人一般羞澀的躡過會場的周圍，怕陌生人本來常是他的特性，然而他的心臟的搏動，從不會像此刻的焦躁。

「不知道邁爾思培思可在那里？」全人羣中到處沒有白房子裏的人們一點影蹤，但那時他的家族，也似乎無影無蹤的消失了。忽然間，他覺得雙生兒的格格的笑音進了他的耳朵，但其次轉瞬間喧聲就把那笑音淹沒了。

他已經繞了兩圈了，忽然間——他的心因為驚喜幾乎停住了——他看見，在他前面很近，他的母親和父親，與陀格拉思的家族，同桌坐着，正在平和的談天。

他的父親將兩肘擱在桌上，而且激動得通紅，懇切的對陀格拉思先生講話。那闊肩的巨漢，生着濃厚的灰色胡鬚，默默的聽他說，時時點着頭，儘自微笑着。那苗條優美的形相，兩頰陷落，眼睛周圍有青的圈子的，在一株樹幹旁，懶洋洋的倚着，用了那瘦的白手握着他母親的手，那是他

的教母，在他看來，她總像從別的世界來的天使一般。但是她旁邊——她旁邊，有穿時式的灰色衣服的女士，她的美髮，簡單的梳向後面。

「葛爾思培思！葛爾思培思！」他內中有一個聲音叫；於是忽然間在他與她之間沈下一層雲霧來，將他的靈魂冰結了，而且潮潤的霧蒙住了他的眼睛。

在她對面，坐着一個紳士，生着一撇神氣的美鬚，以及一雙更神氣的眼睛，他親切的俯向她，一面她那平靜的臉上浮着微笑。

「她要嫁給那人了，」他自己說，抱着一種確信，似乎不單是妒忌的推測。他用了戀愛的慧心，已經理會了那兩個性質是和諧的，而且必須互相尋求。也許當他在無謂的夢中，消費日子時候，他們早已彼此相投罷。

他出神一般站在那里，斜看那男人，那人忽然使他明白了他所失掉的——本來不是他自己的。

他怎敢將他自己比較這男人呢，那甚至於一根頭髮，都是他所常常夢到的理想的男子？

勇敢，精壯而且得意（那是他有一天想要做到的），恰同那用了輕佻的微笑看着葛爾思培的陌生少年一樣。他也穿着軟皮靴和時式的顏色頸帶，而且他的衣服是最精美的光亮的黑布做的。

幾乎有一個鐘頭，保爾站在那里，不敢移動地位，用眼睛釘着葛爾思培和她對面的人。夜到來了，他沒有覺得。成長排的燈籠點起來，射出不同的光，到喜悅的人羣上面。

「我躲的多麼好呵！」保爾想，喜着他所立的地方的暗黑。他沒有看見兩個男人向他走來，在他近旁弄地上的不知什麼東西。於是，忽然間，離他不到十步，一個紫紅色的火焰耀起來，漲溢到周圍各處成了一片眩目的光海。

他打算趕緊到樹陰裏去躲避，然而來不及了。

「站在那里的不是保爾麼？」他的母親叫着說。

「那里？」葛爾思培抱着好奇心，轉過頭來問。

「孩子，你爲什麼在暗中蹀躞着呢？」他的父親呼喊說。

於是她只得走出來了，他羞愧的發燒，帽子拿在手裏，站在葛爾思培思的前面，她用手托着頭，微笑着仰看他。

「是呵，他常常是這樣？活是一個竊賊，」他的父親說，一拍他的肩頭；而那不識的年輕紳士摻他額上的頭髮，便一半溫和一半冷嘲的微笑起來。

於是老陀格拉思站起身，走到他跟前，便握住他的兩手，「擡起你的頭來，小朋友，」他用了獅子一般聲音叫着說，「你不必低下眼睛——你一點也不必在二十歲年紀能夠做你所做的事的人，便是一個大人，用不着躲躲閃閃的。我並非要使你驕傲，不過問一聲，誰可以比得你來。只怕你，里夏？」他轉向那年輕的執事，這人歡樂的笑着答道：

「你應該說說我的好處纔是，親愛的舅父。」

「只願你有可以說好的事呵，你這不中用的東西！」陀格拉思答說，「你得知道，這個是我的外甥里夏，海婁，一個放蕩的人。」

「舅父，我們來喝點酒罷。」

「喝什麼，你這廢料。」

「舅父，先喝桌下放着的念杯。」

「他這就算是相敬了。」

「舅父，你挖苦我呀。」

「不要響；你看這個年輕的農人，年紀二十歲，他管理着全個農場了。」

「哪，陀格拉思先生，我也照顧些事情。」美尤訶叫說，現着有些不快的臉色。

「不要見意，」前者答說，「但你要做這許多公司的事，你自然不耐煩這等瑣碎事情的。」

美尤訶佝了躬，恭順的應着，於是保爾爲他覺得羞愧了，因爲他很理會得這些話中的冷嘲。

陀格拉思夫人，微笑着，招他到她跟前，她握住他的手，撫摩他。「您（Sie）長得又長又好看，」她用衰弱和善的聲音說，「您（Sie）又有美的胡鬚了。」

「請叫他你（Du）罷，」他的母親插嘴說，她心裏似乎比平時舒服得多了。「保爾，問問你的教

母。」

「唔——我求懇你，」保爾吃着嘴而且從新紅暈着說。

「神祝福你，我的兒子，」陀格拉思夫人說；「這你應得的，」於是她的頭又靠到樹幹旁去了。

保爾在凳子後面站着，不知道怎麼做纔好。自從他長成以來，他還是初次碰到自己在奇異的社會裏。

他的眼光與葛爾思培相遇了，她將頭托在手上，看他的全身。

「我想你（Du）不會對我說『你好麼』這句話呢？」她狡獪的說。

那親切的「Du」字給了他勇氣。他向她伸出手來問她在那長期間是怎樣情形。

悲戚的氣色浮過了她的臉。「不見得好，」她柔和的說；「但有許多事，等我們離開別人時候對你說。」

她在身旁騰出了空位，說道「過來。」待他在她近旁坐定時候，他的肘節觸着她的頸項。於是他的全身貫澈了一種震悚，正是他一生所從未感到的。

里夏海婁在桌子上面同他握握手，便笑着說道：「我們做好朋友罷，你這模範孩子，你！」

「我不幸是不配做一個模範孩子，」他真率的答語。

「那就好呵；我也不是。在我看來再沒有比那些模範孩子更討厭的了。」

「怎的，你這樣的叫過我呢？」

里夏十分喫驚的看他。「阿，你把一切事情看得很拘泥似的，」他說。

「恕我說，我真玩笑不慣呀，」他答說，羞紅升到他臉上來。他一轉向蕩爾思培思，便見她用了異樣熱心的探索的眼光正在注視他。於是他的靈魂中忽然起了歡喜的感覺。他覺得這里有一個人：她並不以他為愚笨或是可笑，她理會得他的性情以及依着表現性情的原則。

當那三人沈默着時候，他的父親，在桌子的別端，繼續將他公司的計畫講解給陀格拉思先生聽。

「如果你信託我，先生——不，你這樣也使得——我意思是說，如果你不輕易放棄你自己的機會——人不應該阻當他的機會，先生——只消你有一點經營事業的精神——阿，那麼，是

呵，那麼，你知道，就可以賺幾千幾百；那曠野是無窮盡的——爲什麼讓給別人發財呢，先生？穿過黑暗到光明去，這是我的志趣，我要努力奮鬥到死爲止；那有關係的不單是我自己的利益呀。在我看來，還是人類福利的問題。目的是把這荒地開墾起來，把新的活血給與全區域，使這鄉間的貧困變成了富裕——做一個爲人道的慈善家，先生。」

使用那聲口，他只是說大話。

於是忽然間他到陀格拉思身邊，彷彿打算用手鎗放他的腦袋似的，叫道：

「那麼，你可以認股麼，先生？」

陀格拉思遇到了他夫入的眼色，她是默默的指着蕩爾思培思女士，向他做一個懇求的信號，於是他一半得意一半惱怒的說道，「我不在意。」

保爾又復羞愧了，因爲在陀格拉思的臉上他看出來：這對於他只是拋掉幾百「泰婁」到窗外的遊戲一般的問題罷了。他自己很知道，凡是有理智的人，誰都不會熱心的採用他父親的計畫的。

「你沒有看見我們女孩子麼，保爾？」他的母親問，她現在的倉皇似乎並不差於他。不；他到處沒有看見她們哩。

「你去找找她們；她們到跳舞場去了。教她們不要過於野，否則她們要受寒的。」保爾站起身來。

「我同你去罷，」葛爾思培思說。

「我可以同去麼，小姊妹？」表兄里夏問。

「你還是停在這里，」她輕輕的答說，他這纔說要悲傷到非自殺不可了。

「一隻快活的「鳥」呵，」保爾妒忌的嘆一口氣說，當他穿過羣衆走到她旁邊時候。

「是呵，但不過如此罷了，」她答說。

「你喜歡他麼？」

「誠然，很喜歡他。」

「她總要嫁他哩，」保爾暗忖着。

周圍人們驚號而且呼叫了。原來一盞燈籠着了火，一羣年輕人竭力的將那燈籠從繩子上撕下來。着火的紙片飛向空中，水在四面潑着。

萬爾思培思將臂膀放在他的臂膀裏，便俯頭在他肩上。那他所不能解說的歡喜的震悚重復貫澈了他。

「哪，我現在平安了，」她低聲的說。「過一會到樹林裏去，保爾，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那里我們不會被打擾了。」

她說着時候，他因了純淨的喜悅，便覺得十分的焦躁。

他們已經到得跳舞場了。喇叭吹着，跳舞的人們正在團團的打旋。

「我們也來跳舞罷？」她微笑着問。

「我不能，」他答說。

「這不要緊，」她說，「這類的事里夏做得夠好了。」

他想起了那惡夢，便是今天在杜松樹叢下面他所做的。

「眼前的都是我自己所意想的事呀，」他想，「還有一本你的書在我這里，萬爾思培思，」他於是說。

「我知道，我知道，」她答說，微笑着仰看他。

「幸恕我——」

「阿，你真是一個麻煩的人，」她嘲着說，「里夏糟蹋了我的所有的書，現在還要我給他添配起來，因為他無書可讀了。」

里夏，又是說里夏了。

「書中美麗的所在，你讀過的多麼？」她問他。

「我從前統統記熟過。」

「現在呢？」

「現在麼？阿，天呵，我在日常生活中要想起這許多事——我的腦子裏不再容得下那些。」

「我也一樣，保爾。這是因為我們看到太多的世情；我們把詩忘掉了。」

「你也一樣麼？」

她嘆一口氣。「我可憐的母親，」她說。

「怎麼樣？」

「哪，我做了五年的看護人；有了許多悲戚的時光，當那時候，夜燈點着，伺候得人眼睛這樣痠，外邊又是暴雨打窗，這纔起了許多思想關於生死的，關於愛與寂寞的——阿，簡捷的說來，人在自己腦子裏只是創造詩集，不再讀別人的詩了。離開這喧聲罷；我有許多事打算問你，這裡是連自己的聲音也聽不出的。」

「阿，他說『我只想——』」

他的眼睛探索似的瞟到跳舞場上，於是聽得後面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

「你看那兩個小娘，在男人們後面發狂啦。」

他直覺的轉過頭來，便看見了歐特曼兄弟，他有多少年不遇着他們了。原來在一個農業高等學校讀書，而且變得大紳士了。

「我們同她們開玩笑去，」別個說。

當下他們笑着混在跳舞的人們中間了。

不一會，保爾也看見了他的妹子們。她們一蓬褐色的髮髮披散在臉上，她們臉頰發着紅，她們的胸脯逗着氣，而且她們一雙眼顯得恣野的渴望戀愛的模樣。

「她們顯得怎樣的幸福呵——這可愛的孩子們，」葛爾思培思說。

保爾給了她們一番小教訓。她們沒有留意聽，却從他的肩望的格格的發笑。待他轉過頭來，他便看見兩歐特曼，他們躲在樂隊的臺後，向她們打暗號。

雙生兒這時候已經逃脫了，而兩歐特曼也不見了。

「離了這里，」葛爾思培思說。

他應允了，然而仍然停着，彷彿在地上生了根似的。

「什麼事？」她說。

他從眉毛上移過手；他不能將那竊聽到的卑劣的話說出來。

妹子們又年輕又快活，有沒有閱歷，而且沒有誰照顧她們；倘若她們將無論怎樣的自輕，倘若她們——一陣冰冷的震顫便穿過了他。

而且他，是本來立誓做她們忠實的保護人的，他尋求着他自己的愉快，他——

「到樹林去罷，」蕩爾思培思又復央求說。

「我不能，」他喘息說。

她詫異的看他。

「我須得——我的妹子們——沒有誰同着她們。不要見意呵。」

「帶我回到桌旁去，」她說。

他同着她回到桌旁。兩人都不說一句話。

五分鐘之後，他撞見了他的妹子們，和兩歐特曼挽着臂，正打算溜往林中去。

「你們那里去？」他走到他們之間問。

她們惶窘着斂下眼，卡蒂便喃喃的說道「我們——要去散一回步。」

歐特曼兄弟做出友愛的聲口，親切的同他握握手，極熱切的願望回復他們小時侯的友誼。他一轉過臉，他們便向他揮拳了。

「你們立刻到母親這里去，」他對雙生兒說，她們一沈下臉來，他便抓住她們的臂膀，拉了她們去了。

那張桌子的坐位空了一半。陀格拉思的家族已經離開慶祝會了。

於是他走到林中，回想起關於她有話想告訴他的事來。

然而這不會告訴他了——常常有一些障礙發生在他們之間。

第十一章

是一個「中夏夜」(註二)烏櫻樹發散芳香。月光銀幕般浮在地上。村中很是熱鬧。『柏油桶』(註三)點起來了，農僕們和使女們正在綠地上跳舞。火焰的光照耀到遼遠的荒原上，胡琴的聲

音從昏夜中間悲戚的傳過來。

保爾站在圍籬旁，向遠處張望，僕人們已去看「中夏夜」的煙火了，他的妹子們又還沒有回家來。

她們原是請求去訪候她們的遊伴，那牧師的女兒海特維格的，她是一個真率沈靜的女孩，對於她們和她做伴，他是很放心的。

現在他打算等候到他們都回家來。

月光牽引他走到荒原上去。他（月光）浮在那邊，中夜的寂靜中間；只有紅雀在雜草中睡着似的啁啾着。翦秋羅垂下紅色的頭，秋金草晃耀着，彷彿打算和月光爭艷似的。

緩緩的，他用了遲疑的脚步走過去，忽而在鼯鼠丘上面一躓，忽而在花草的卷鬚中間一絆。亮晶晶的成滴的露水閃耀在他的前面。這樣，他來到杜松樹叢的區處，那樹叢比平時顯得更像矮人一般了。

樹林黑牆一般靜靜的立着，這上面停着月光，宛然是初下的雪。他尋見了數年前掛過吊牀

的地方；在妖異的朦朧中，那空場顯露在暗黑的枝條中間。這牽引他只是走去。像眩目的白石王宮一般，在他眼前升起那有陽臺和屋山的白房子來。沈靜籠罩了那邸宅；只是到處有狗吠着，即刻也就靜默了。

他在格子形的大門前站定，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來到那里。他兩手捏着門門，向裏望去。他的前面，那邊橫着寬闊的天井，浸在月亮的光裏；馬房前列成一排的大大的農家貨車，成了黑色的輪廓停在那里；一匹白貓沿了圍籬爬着；其餘的一切都沈睡似的橫着。

他沿着圍籬走去。在「工場」(註三)後面的灰堆上，橫着發亮的炭片，在昏暗中顯得像閃閃的眼睛一般。這裡就是花園了。高的榆樹在他上面彎着枝條，金練花與早色玫瑰的濃郁的香氣從籬格間向他飄來。石子的路徑晃耀在枝條中間，像銀縷一般，而枝條的後面，黑魃魃的聳着本是他幼小時候的夢的那日晷。

白房子漸漸的漸漸的近了。現在他幾乎能夠看進窗裏去呢。這裡一切也似乎是沈睡着。

他在「歌集」中也到處讀過：情人常在月夜唱戀曲給「他心中的女王」聽。和着六弦琴或者

「曼陀林」倘若這事是可行的。在武士制的興盛時代曾經是這樣，而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也許還是如此罷，他現在想到這事情了，他便自己想像起來：倘若他保爾這猓漢，同武士一樣，在這里彈琵琶，同時唱懷慕的情歌，那可就怎麼樣呢？

這麼一想，他便高聲的笑了，於是他悟到他是到處帶着樂器的。他坐在草上，背靠着籬笆的柱子，便開始吹脣了——起初是嬌怯的低柔的，然後加強加響了，最後，如平常全然失了心的時候一般，他忘却周圍的一切了。

當他聽到籬笆那邊，一種枝條的索索吱吱的聲響時候，他便從夢中似的醒來，喫驚的四顧。那邊站着葛爾思培思，穿白色的便服，其上是一件匆忙披上的黑色大衣。在第一瞬間，他彷彿覺得應該跑開去，然而他的手脚似乎都傷殘了。

「葛爾思培思，你在這里做什麼？」他吃吃的說。

「唉！你」在這里做什麼呢？」她微笑着回嘴說。

「我——我正在吹吹脣兒。」

「你就是爲此到這里來的？」

「怎麼不是呢？」

「你不錯——我並不禁止你。」

她將額角抵着籬格看他。兩人默然了。

「你要進來麼？」她於是問——大抵並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

「我可以爬這籬笆麼？」他十分真率的回嘴說。

她微笑了。「不，」她搖着頭說；「他們從窗口看得見你，這是使不得的。但我須得對你講。等着；

我要出來，同你散一回步就是。」

她移過一根寬弛的門門，便溜出來了；於是她將手給了他，說道：「你來得正好；我常想和你講話，然而總沒有看見你。」她深深的歎氣，彷彿悲感時候的記憶制住了她似的。

他的全身發了抖。一見那處女的形體，穿了晚服，站在他前面，這樣的端潔而且天真，他的呼吸便幾乎堵住了。他的顫顫搏動着，他將眼斜到地面。

「爲什麼你不和我講話呢？」她問。

他的臉上浮過了一種張皇的微笑。

「不要生氣，」他喘息着說。

「我怎麼會生氣呢？」她問。忽然遇見你，我真高興呵。然而這是希奇的！完全像一個神異故事。我站在窗口，望着月亮。嬾嬾剛去睡了，我想我或者也索性上牀去，然而我的思想這樣的不定，我的頭顱發着燒——我覺着這樣的不安，忽然間，我聽得園裏有人在吹簫，這樣的悠揚，這樣的淒清，好像我生平只聽過一回，還是長久以前了，「莫非是保爾，」我自己說，我聽得愈久，這聲音便愈分明了。然而他怎麼到這里來的？」我問我自己，因爲我趕緊要探明，我便穿上大衣爬了下來，——所以——我現在在這里了；現在來呀，我們進樹林裏去罷；那里沒有人看得見我們了。」

她將臂膀放在他的臂膀裏。他們靜靜的走過月光所照的草地。於是忽然間，她擎起兩手到臉上，便苦痛的哭起來了。

「薩爾思培思，什麼事？」他喫驚的問。

她發了抖；她那柔弱的形體因了無聲的嗚咽而戰慄了。

「藹爾思培思，我可不能幫助你麼？」他懇求的問。

她急速的搖搖頭。「沒有什麼。」她喘息着說；「立刻就好了。」她想走上去，然而她的力量不聽她。她歎一口氣，猛然的坐在潮潤的草叢裏。

他仍然站在她前面，俯看着她。「哭的任着暢快的哭，」這戒律是他生平時常經驗過的。他所有的怯弱離了他了。這裡有人待着安慰，而他便是安慰時的一個主人。

當她安靜了些時候，他便坐在她近旁，溫和的說道：「你可以向我吐露你的心事麼，藹爾思培思？」

「唔，我願意，」她叫道；「我伺候着這樣做有這三長年了。我心事擔得這麼長久，保爾，我幾乎爲這心事所悶住了，而我尋不到一個可以商量的人。在意大利和美麗的加普利（註四）那里，無論什麼都是嬉笑着歡樂着的，我却時常在半夜裏往海邊爬下去，悲戚的號哭一回，到早晨我就回來，而且比別人還甚的笑了，因爲我的母親——阿母親，母親！她叫說，從新啼噓着。」

「安靜呵；現在你有我可以告訴了。」他對她低語。

「是呵，我有你，我有你，」她喘息着說，便將臉靠在他肩上了。「哪！這是我一向知道的；但於我有什麼益處呢？你是在遠地方呵！我時常是幾乎要寫信給你，然而我恐怕你同我生疏了，要誤會我的。自從我們回來之後，我只有一个思想：「我須得同他商量；他是知道哀愁的唯一的人；他會了解我的。」」

「告訴我是什麼事，葛爾思培思，」他催促着。

「她將要死了，」她大聲的叫出來。

「你的母親麼？」

是的。

「這是誰告訴你的？」

「維也納的醫生，那診過她的。在她前面裝着一副十分欣悅的臉色，說：「如果你當心些，你能夠活到一百歲。」然而後來他叫我去，問我道：「你可是強壯年青的小姐？你當得住那真情麼？」

「我請你完全告訴我，」我答說。「這是我須得對你明說的，」他說，「因為你是看護她的唯一的人呵，」他於是告訴我，她天天要防死——除非是——於是他給我許多的戒律。關於飲食，氣候，激動，以及許許多多的事，她須得注意的。自從那天以來，我從早晨抖到夜，服事她而且守護着，而且一點得不到休息。有時我發生了感想，便自己說，「你是年青而且打算享樂人生的，」於是我竭力的作樂而且歌唱了，然而每一音調塞住我，而我又復頹喪了。自然，我須得給母親看欣喜的臉，而給父親也一樣。」

「但你為什麼不對他明說呢？」他打斷了她的話。

「他的生命也要傷害的呀？」她答說。「不，我寧可獨自熬受着，不願見他也受苦。他的性情是愉快的，他以全靈魂愛她——有時他却又是躁急而且易於激動的，然而對於她，他從未說過一句動氣的話——任他希望到怎樣長久罷——我不願對他明說呢。」

她將頭托在兩手上，直向前而凝視着。

他記起他母親的神異故事來了。

「憂愁夫人——憂愁夫人」他自己喃喃的說。

「你說什麼？」她問，便用了大而急切的眼睛看他，熱望着安慰。

「阿，沒有什麼，」他回答說，浮着悲戚的微笑，「我願望我能夠助幫你。」

「誰能夠呀？」

「我大抵還能夠罷，」他說，「你只是缺少一個商量的人，你並沒有像你所想那麼壞——真的，憂愁夫人也給你祝福了。」

「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於是他告訴她那神異故事的開端，就是他的腦子裏所牢牢的記住的。

「那麼怎麼樣，人纔能免掉她的祝福呢？」她問。

「我不知道，」他答說，「母親不肯告訴我這神異故事的結尾。我也想不到可有什麼救濟法。像我們這等人是應當捨棄我們自由意志的幸福的，這無論於我們怎樣接近，我們也會不看見——上總有什麼悲戚的事來到我們與幸福之間的，我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是照顧別人的幸福，而

且竭力的使別人幸福。」

「然而我自己似乎應該稍微有些幸福。」她說，信任似的擡起眼看他。

「我願我同你一樣的幸福。」他答說。

「只要這『憂慮』沒有和我老是在一起，」她哀訴的說。

「『憂慮』麼！你須得讓她做你的朋友。這並不是很壞的；倘若沒有憂慮，人便不會知道人生有什麼意義了。只要想一想你可以這樣的滿意呵。你的周圍所見的全是歡樂的嘴臉，你的母親，雖有痛楚，也感得幸福，可不是麼？」

「是呵，多謝上帝，」她回答說，「她全不知道她的病怎樣了。」

「阿阿，而且你父親也全不知道。他們心中都沒有憂愁；他們互相愛而且一樣的愛你。你們中間沒有說過一句動氣的話，待到你母親最後閉了眼睛時候，她或許將唇上浮着微笑而死，而且會說，「我一向是很幸福的。」說哪——你再能期望些什麼呢？」

「然而她是死不得的，」藹爾思培思叫着說。

「爲什麼呢？」他問，「死可是這樣可怕麼？」

「不是在她，却是在我自己。」

「自己決不成什麼問題，」他回答說，緊合着兩唇，「人正應當竭力的熬受死的可怕，只是當人一輩子等候幸福而幸福沒有來的時候。那時人一定覺得彷彿肚餓時候，不由的從擺着盛饌的桌上起來似的了。我應當設法將凡是我所愛的人，都從死路上救出來。你知道，我也有一個母親；她從前也想望幸福，而離幸福還是很遠啦。只有我可以替她擔些責任，而我也不能使她幸福。你以爲我一定有怎樣的感想呢？我看見她怎樣的在悲哀與貧苦中間老起來；我數得出她額上和臉頰上的皺紋。她的嘴巴癩了，他的下頰長起來。她長久沒有說句響亮的話了；她一天一天的沈靜下去，這纔到有一天，她就要靜靜的死了，我將站在旁邊說，「這是我的錯；我不能給她一天的幸福。」

「可憐的人」她低語道，「我可全不能幫助你們麼？」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在我父親——」他停住了，在自己思想的中途恐懼起來。

兩人默然了。他們絕不動彈的在那里坐了好久，他們托着手的二十歲的頭憂悒的俯着。月光銀一般浮在他們頭髮上，那頭髮，荒原上的和風微微的飄拂着。

一片雲的陰影於是在他們上面經過了。他們兩人都發抖。他們覺得彷彿那悲戚的仙人。他們叫作憂愁夫人的正在他們上面張着她那陰鬱的翅子哩。

「我要回家去了，」藹爾思培思起身說。

「去罷，同着神的祝福，」他莊肅的答說。

她握住了他的兩手，「謝謝你，」她柔聲的說，「你給了我許多的好處。」

「倘若你再用得着我——」

「我就來給你吹唇了，」她微笑着答說。

於是他們分別了。

如夢中一般，保爾穿着幽暗的樹林走。松樹柔和的索索的發響，月光正在沼地上跳舞。

「真希奇呵，」他想，「那些都將他們的悲哀告訴我，」末後他便想到自己是這里最幸福的了。

『或者是最不幸的，』他默然的接下想；然而他隨即神異的笑起來，將帽子高拋在空中。

當他走到荒原上的月光中時候，他便看見前面閃動着兩個陰影，消失在霧氣迷漫的遠方。不一刻，他聽得杜松樹叢裏，有東西索索的作響。

他迅速的轉了身，便看見又一對朦朧的人，似乎掩進一個樹叢後面的空地裏去了。

『今天全個荒原似乎生動了，』他喃喃的說；又微笑着加添說，『自然，這是「中夏夜」呵！』不久，雙生兒顯着亂雜的頭髮，與羞紅的臉龐，跟了他回家去。她們說牧師用了紙牌，將她們的命運告知她們，一直到了中夜。說她們不久會得到丈夫了。

她們嗑嗑的笑着，溜進她們的臥房裏去了。

(註一) 中夏夜 (Tohanisnacht) 便是六月二十一日之夜，在德國算是歡樂熱鬧的一夜，人民多焚火以慶祝。

(註二) 柏浦桶也是用以生火的。

(註三) 參見第一章。

(註四) 加普利 (Capri) 是意大利奈普爾思海灣南邊的一個小島，常作療養的處所。

第十二章

老美尤訶街與高采烈了。富饒的陀格拉思對於參與他的事業的允許，已將他的機運忽然擡到非常之高了。那些耳朵，以前對於他向來閉塞的，起首熱切的聽起他的解說來，而且在公共場屋裏，那邊直到現在為止，他向來接受着一半冷嘲一半憐憫的微笑着，現在他算是一個大人物了。

「他將要用他一半的家產來聯合我，」他說道，「我們已經同柏林的鮑失格（註二）接洽過。他將供給我們必需的機器，我們已經寫信到奧登堡，請一個技師，而且我們有每天探聽價格的地方，探聽賣掉泥炭塊每「百萬」能夠定多少價格。」

結果是他們要求他起首發股票，當他們聚集在他周圍，教他給每人保留多少股多少股的時候，他便傲然的挺一挺身子，說這幾股或者可以留起罷。

在家中他忙着構作新公司信紙的「題端」而且他所有的袋裏簸着借來的錢幣。

自從那中夏夜之後，四禮拜過去了，這時候從海倫南塞爾來了兩張邀請片：一張給小美尤，訶，又一張給小姐們。

「有一個園讌會，」他們說。

「哈哈！他們已經來巴結我們了，」那老頭子叫道：「老鼠是嗅鹹肉的。」

保爾帶着他的請片——有葛爾思培思的筆跡的——到一個乾草堆的後面去，便在那里孤寂的察看片上的每個字母，幾乎有一個鐘頭。

於是他走上到他的小樓，站在鏡子前面。

他見他的鬍子已經生滿了，只在兩頰上還顯着疏薄的地方。

「這是很有用的，」他起了虛榮的感觸說；但他纔看見自己微笑，便詫異於那些深而悲戚的皺紋，從他的眼角過去，經過鼻梁，落到他的嘴角的。

「皺紋使人有趣呀，」他自慰着想。

從這時辰起，他便一意的想着，在議會上他將玩些什麼項目。

他在鏡子前面，練習着行合式的鞠躬，而且每天早晨，察看他的禮拜日服裝，想要遮掩他大衣的舊損，便在這上面刷上些黑的顏色。

這邀請在他心裏已經引起了大大的盤旋。這於他是從喜悅的天國來的一個問候，那天國，他像回教徒一樣，除非從遠處是從未看見的。他這二十歲年紀不是白過的了。

議會的日子到了。他的妹子們早已穿上那白洋紗的衣服，而且在頭髮裏束了深紅的玫瑰花。她們在鏡子前面上下的跳躍，互相問道，「我美麗麼？」雖然每人好意的以「是的」回答這問題，她們却不知道究竟怎樣的美麗。

他的母親坐在屋角裏，看看她們微笑。

保爾張皇的到處跑。他暗自詫異着，怎麼這等歡樂的事情會惹得人這樣大的擔心呢。他已經預備好各類優美的言詞，打算在議會上用的：關於人類的福利，關於泥炭的栽培，以及海痕的歌集。須得使他們看到：他能夠同女士們溫雅的談天纔是呵。

露頂的馬車，一種過去的榮華之遺物，載了兄妹們赴譙會去。他們打算步行着歸來。

他們走近時候，保爾看見籬笆後面，有鮮明顏色的衣服在樹叢中間閃動着，又聽得快活的姑娘們那噓噓的笑聲。他的不舒的心情因此大大的增加了。

在廊下，陀格拉思先生用了欣悅的笑容迎接他們。他擰妹子們的臉頰，拍他的肩上，說道：

「阿，年輕的勇士，今天我們要『建功立業』了。」

保爾手中將帽子翻轉，便發出傻態的笑來，他這纔覺得自惱了。

「現在我們往女士們那里去罷！」陀格拉思先生，兩手拉着妹子們叫說，而保爾只得跟着他們走。

噓噓的笑聲漸漸近了，混雜着歡樂的男人們的聲音——他覺得彷彿將要受絞刑似的。於是他眼上起了一層翳障，他迷糊的看見陌生臉的羣衆，他們似乎從雲霧中向他凝視着。他心裏想到了那些關於栽培泥炭的言詞，然而這瞬間這番話是用不着的。

於是他看見葛爾思培思的臉龐在霧中升起。她御着一枚藍寶石的胸針，和藹的向他微笑。

雖有這微笑，在他看來，她却從未像這瞬間的希奇。

「保爾美尤訶街先生，是我幼小時候的同伴，」她說，拉着他的手引他到各處，他向着四面鞠躬，有着一種茫然的感覺，以為自己很可笑。

「噯，那邊是我的模範童子，」那「表兄」的歡樂的聲音叫着，女士們便都嗑嗑的笑了。於是人請他坐下，端給他一杯咖啡。

「懣懣剛纔去騎一歇去，」葛爾思培思對他低語道：「她今天身子不大好。」

「她不大好麼？」他說，便傻態的微笑。

里夏表兄已經聚集了一圈的年輕女士們圍着他自己，告訴她們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年輕的書記官，本來是極喜歡吃糖食的，一看見一袋看不得的可可糖，便變成一塊塔糖了。她們聽着，幾乎笑死了。

「阿，只要我能夠講這樣的故事，」保爾自己想，然而想不出什麼較好的故事來，他便抓着糕餅一枚一枚的喫着。

妹子們早就被幾個陌生的紳士抓住了；她們當着他們的臉豪放的笑，一面她們的嘴裏急快的噴出唾沫來。

在他看來，那妹子們忽然像從更高的世界來的人物了。

「現在我們要玩一種好把戲了，女士們。」里夏表兄說，將一個膝踝擱在別一個上，在那靠手椅上向後隨意的靠着。「這把戲叫做「求婚。」女士們一個個的隨便走，紳士們也一樣。紳士問他遇着的女士說，「Est-ce que vous m'aimez？」「你愛我麼？」女士便或者答道「Je vous adore」，「我敬愛你」——她這纔是他的妻了——或者她，默默的拒絕他。凡是受着拒絕最多的，便領取一頂睡帽，這頂帽他須得通夜的戴着。」

女士們以為這把戲很有趣，都即刻起來做。保爾也起來了，雖然他本想留在暗角裏。

「這些外國話可是什麼呢？」他問着自己；他本想探問紳士們的一個，然而他不好意思洩露他的無識因而丟他妹子們的臉。萬爾思培思已經同着別的姑娘們走去了；他本想最好和她商量去。

他十分頹喪的跟着別人走，但當他看見第一個女士向他過來時候，他便擔憂的這樣厲害，至於他趕緊的離了路，躲在最密的樹叢裏。

那邊有小小的空野，彷彿是樹林的最深的所在。蕁麻和羊齒昂着那細小的幹，強硬的地膚草正在和牛蒡爭雄。在這錯綜的草叢中間，他蟄伏着，將肘擱在膝上，便沈思道：

「這就是人們所謂取樂麼？我將這學習一回原是一件好事，然而我可不能這樣呵。總之，是在家庭好，而且，再者，誰能知道僕人們可已如期拔好了草——泥炭可不會堆起來過於潮溼？家中有許多的事要做，我却在這裡逗留着，獸子一般加入那些傻把戲。如果不是爲着藹爾思培思——然而，真的，她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她對我微笑，正同她對他們微笑一樣，而且里夏表兄倘若講起他的笑話來，他怎樣的豪放呵！怎樣的奏他們一切人的趣呵！阿，這世界是壞的，他們都是虛偽的——都是，都是！」

他聽得路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躲得更進了。這裡，他至少避掉嘲笑了。空氣中是難受的苦熱；睡狀的營營的蜜蜂在地上爬着。一陣雷雨似乎在頃刻間了。

「也罷，保爾想，我現在沒有什麼損失——冬麥也收進了。」

外邊漸漸的沈靜——遠遠的，聽得杯碟相撞的聲音，時時混雜着一片遏制的笑聲。

保爾屏了呼吸。他在躲避的地方愈久，便覺得愈抑鬱了；最後，他覺着自己正像一個小學生，躲着避他教師的責罰。野草的氣息變成愈強烈愈難受了；從潮潤的地上冒起令人不快的水氣；這像灰白的霧一般，升在他眼前，天空中捲着鋼一般青的雲，雷聲在遠方響起來。

「這就是他們所謂愉快呀，」保爾想。

樹枝間有一種素素的聲響。大的雨點濺下到葉上；於是保爾從他躲避的地方爬出來，像犯人一般。

笑的嚷聲從廊下歡迎他。

「那邊奧格思德（註二）來了，」紳士門的一個，柔聲的叫着。他曾經到過柏林，曾經在那里看過戲劇；別的人們接着他嚷起來了。

「諸君，」里夏爬上一把椅子叫道，「這個模範童子，叫做保爾美尤訶，以輕率的樣子，規避

衆人的判斷。因爲他抱着局促的心情，預料最多的拒絕一定集到他頭上，所以他就懼怯到不可饒恕了。——」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說我這樣壞，」保爾抱恨說，因爲他看一切事是很認真的。
一片新的笑聲答應他。

「我提議將睡帽賜給他，當作他犯罪的罰，而且爲着這事件組織一個審判庭。」
「你們如果贊成，我願不受審判，拿那頂帽子，」保爾動氣的答說。這時候，他只是開了口引起新的歡鬧來罷了。

莊肅的，他被人戴上睡帽子。

「我的模樣，一定很好玩了，」他想，因爲他們都笑煞了，只有他的妹子們沒有笑；她們深深的紅暈着，俯看她們的膝蓋；蕩爾思域思惶亂的看定他，彷彿她想要他寬恕似的。

「奧格思德，」從紳士的圈子，又復這樣柔聲的低語着。

不一刻，雷雨發作了，他們都成羣的避到屋裏去。年輕的女士們，臉色轉成蒼白了；她們的多

數是怕雷；有一個甚至昏暈了。

里夏提議着：他們做一個圈子，每人須得講一個故事；那全不知道故事的，應當付出罰金來。他們贊成了。先後的次序，是用拈鬮指定的，於是紳士們的一個起了頭，講一個歡樂的學生的趣事。說是他自己所經歷的。然後輪到幾個年輕的姑娘們，她們是情願付罰金的，隨後便叫着他自己了。

紳士們嘲笑似的咳清喉嚨，姑娘們互遞眼色，嗑嗑的笑。於是憤怒制住他，他便皺着眉頭，莽撞的講起來。

「從前有一個人，他是這樣的可笑，至於人們只要一看他，就要笑個心意滿足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的，因為他一生中從未笑過哩……」

周圍全是深沈的靜默。微笑凝結在他們臉上；一個一個的先後俯看着地上。

「講下去，」藹爾思培叫着，和藹的向他點頭。然而他起了一種羞惡的感想，就是他這樣的敢對這些陌生人將他的內心顯露出來。

「我不能講下去了，」他說着便站起了。

這時候，沒有人笑着，那邊有好一會只是深沈的壓迫的靜默，於是那個曾被舉着收罰金的姑娘來到他這里，便用了溫藹的態度說：

「那麼，你須得付出罰金來。」

「情願的，」他答說，便將他的錶從練條上解下來。

「一個局促不安的人，」他聽得一個年輕紳士對他的鄰人低聲說。那最先叫過他那綽號（奧格思德）的便是他。

於是輪到里夏了，他對他們講一個他最有趣的逸事，然而喜悅不會再回來了。

雨用了空虛的聲音打着窗板；黑雲的陰影瀰滿了屋子。這彷彿是，那灰色的夫人正在空中行走，用了她的翅子觸着年輕的笑臉，所以他們顯得嚴肅而且老了。

只當藹爾思培思開了鋼琴，一回歡樂的跳舞開始時候，那凝結的喜悅纔重興了。保爾站在屋角裏，注視着他們的作樂。他們沒有理睬他，只是時時有一瞥嬌怯的眼光會合他罷了。

雙生兒在屋子裏疾轉着；她們的髮髮鬆散了，她們眼睛裏閃着恣野的眼光。

「讓她們頑鬧着罷，」保爾想，「她們不久一定回到充分的憂愁了。」然而在她們沒有憂愁的事，他是從未想到的。

當別人代着藹爾思培奏鋼琴時候，她便走向他，說道：「你很是難受罷，你可不是麼？」

「阿不，」他說：「一切的事情於我還是很新鮮呢。」

「要高興，」她懇求似的說：「我們只活着一回罷了。」

便在這瞬間，里夏衝到她這里來，攙住了她的腰，同她跳舞去了。

「雖然，她於你還是生疏的，」保爾想。

當她又復經過他跟前時候，她便對他低語道：

「走進隔壁房間去；我有事情要告訴你。」

「她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呢？」他想，然而他照着所說的去。

他用帷幔掩着半身等候着，但因為她沒有來，他心靈的苦痛每分鐘增加起來。他記起了那

優美的言詞，關於栽培泥炭和海痕的歌集的，便輕蔑的聳聳肩，爲着自己的愚傻。他覺得彷彿在這一個下午之間他已經長成了好幾年了。

於是他心中忽然湧起了這些問題，「你爲什麼事到這里來？那一切歡樂的人們，那笑着而且想要互相尋樂，而且一天一天的無思無慮的活着的——是怎樣的人，在你看來是怎樣的人？你是一個獸子，一個不幸的獸子，當你以爲你有作樂的權利，也能夠看他們的樣子那時候。

在他腳下的地方火熱了。他覺得彷彿在這地方多停一分時，他就犯了罪似的。

他溜出到廳中去，他的帽子便在那里掛着。

「告訴我的妹子們，」他對那伺候着的僕人說，「我要回家去給她們叫一部馬車來。」
當門在他後面關上時候，他便寬慰似的呼息了。

雷雨已經平息了；細雨濛濛的從天空落下，風爽颯的吹過荒原上，而且在地平線的邊際，那邊晚紅暗淡下去了，遠方雷雨的閃電，從可怖的雲中閃過來。

彷彿獐野的獵人們（註三）在他後面似的，他從雨水浸飽的路上，跑到樹林裏，那枝條在他

頭上搖撼着，平靜的瑟瑟的作響。潮潤的沼地發出那芳香，閃耀的雨點從松樹的針葉上落下來。當他走到荒原上去，看見他的住家的黑輪廓在他眼前時候，他便伸出他的臂膀，在風雨中叫喊道：

「這是我的地方——這是我所屬的，我若再在陌生人中間找尋幸福看，我便是個畜生了。我在這裡賭咒：我要排斥一切虛榮和愚蠢的熱望。我現在知道我是怎樣的人，而且那於我不宜的，我不必去做了。阿們。」

他這纔別離了他的青春，以及他的青春的夢。

(註一) 鮑失格 (Borsig) 是德國著名的汽鍋與機器的製造者。

(註二) 奧格思德 (Aujist) 是戲劇上一個腳色的名字，這裏借作一個愚人的嘲弄的稱呼。

(註三) 「痛野的獵人們」——據德國一個普遍的神話，有一隊妖異的獵人，在猛風暴雨中間，奔過田野和樹林，起了馬鞭的響喇聲響，羣狗的嗥叫，以及響亮的行獵的呼喝。他們一路過去，無論遇着什麼，便都或是捉來或是殺掉纜罷哩。

第十三章

次日早晨，他一醒來，便見他母親坐在他的牀旁。

「你已經起來麼？」他詫異的問。

「我睡不熟了，」她用了低音說，這聲音彷彿她請恕那所說的話似的。

「爲什麼呢？」他問。

她並不回答，却撫摩他的頭髮，向他悲戚的微笑。他於是知道雙生兒已經告訴了那些事情，知道這是對於他的哀愁，不讓她安睡哩。

「這並沒有這樣壞，母親，」他安慰着說，「他們不過略略戲弄我罷了。」

「藹爾思培思也戲弄你麼？」她問，睜着大而焦躁的眼睛。

「不，她沒有，」他答說，「但是——」他默然，轉向牆壁了。

「但是什麼？」他的母親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但是這其間有個『但是』——」

「你大約冤枉她了，」他的母親說，「看啦，這是她着女孩們寄給你的。」她於是從衣袋裏掏出一件用薄紙當心裏着的長的物事。

這其間是一管笛子，用黑檀木做的，有着閃爍的銀的笛孔。

保爾且羞且喜的紅暈起來；然而他的喜悅立即消失了，待到他將這樂器看了一會之後，他柔聲的說道，「現在我應當把這個怎麼幹呢？」

「你應當學習吹法纔好，」他母親答說，起了驕傲的感觸。

「這太遲了，」他回答，悲戚的搖着頭，「我有那些別的事情須做呵。」他彷彿覺得有人教他從墳墓裏拉出一個死屍來似的。

「哪，你昨天似乎出了醜罷，」他的父親說，當他們在早餐桌上會見的時候。

他恬靜的自己微笑，他的父親便唧唧的說些關於不知體統的話。

雙生兒有着大的夢幻的眼睛，當她們面面相覷時候，她的臉上便浮出歡樂的微笑來。他們

至少是幸福的。

數禮拜過去了。收獲毫無損害的登場——答謝保爾不倦的注意。這樣好的年成長久不會有了。然而他的父親早已打量着怎樣將那餘利用作泥炭的投機。

他只是用了平時的態度說大話，要是陀格拉思先生對於事務留意的愈少，他在客棧裏誇說他的公司的發達便愈起勁了。

他有一回騙過了人，便不由的儘是說謊，而且愈說愈利害了。陀格拉思先生起初還可以多少忍耐些；然而終於侮蔑到他的名字，他便不能再容忍了。

是在八月底邊一個早晨，保爾，同密歇爾，勞特什思在天井裏工作着，便看見他們鄰人的長的模樣，橫着田野走，直走向哈台霍甫（註一）來。

他喫驚了——這是不會豫示什麼吉兆的。

陀格拉思先生同他和藹的握手，然而從他那鐵一般灰色的濃厚的眉毛下面，射出凶兆的眼光來。

「你的父親在家麼？」他問，那聲音顯得憤怒而且威嚇。

「他在退閒室裏。」保爾頹喪着說，「我引你到他那里去好麼？」他的父親，一見這不期的來客，便倉皇的從那椅子上跳起，然而他立時定了神，用了誇張的聲音，開始說道，「阿，你到這里來真是好的事情，先生；我正有要緊的話要對你說哩。」

「我也有要緊的話，」陀格拉思先生回嘴說，便將他那碩大的形體堅立在他的身前。「這是怎麼說呀，我愛的朋友，你這樣侮蔑我的名字？」

「我——你的名字麼——先生？你是什麼意思？保爾出去。」

「他可以停在這里，」陀格拉思轉向保爾回嘴說。

「他應當出去，先生！」那老頭子叫着說，「我曉得我還是我自己家裏的主人呢，先生？」保爾離了那屋子了。

在暗黑的廊下，他見到他的母親，她拱了兩手，用固定的眼光向門凝視着。她一見他便淌下眼淚，而且扭捏兩手了。

「他要使我們失掉我們唯一的朋友了！」她唏噓着說；於是她歪到他的兩臂中間，癡孿的驚悸着，當兩個男人威嚇的聲音落在她的耳朵上更響的時候。

「走開去，母親！」他催促着；「這激動的你太厲害了，無論怎樣，我們不能幫助這些事了。」她毫不抵抗的任他拉到她的臥房。

「給我一點醋罷，」她央求着，「我快要跌倒了。」

他依着她所求的辦，當她用醋擦她的額頭時候，他便用了響亮的聲口對她講話。所以她不會聽到那兩個男人提高的聲音了。

忽然間，那門砰的關上了；暫時全都沈靜着——不舒的沈靜着；於是起了鏈索的聲響以及他父親因暴怒而廓張的呼叫。

「塞爾旦——撲他呵！」

「爲神的緣故呵，他縱着狗撲他啦！」保爾驚喊着，便奔到天井裏了。

他到時正看見塞爾旦，一匹可怕的巨狗，撲向陀格拉思的頸項，一面他父親揮着鞭子在他

後面追。

密歇爾勞特什思將兩手插在衣袋裏，只是看着。

「父親，你做什麼呀？」他叫喊說，從他手裏搶過鞭子來，打算向狗追去，然而他還未到得那畜鬮的一簇，那匹畜生已經被巨漢的有力的手所扭倒，張着四爪攤在地上了。

血從陀格拉思的臂膀和頸項上流下來。他的怒氣似乎平息了。他只是靜靜的站着，用手帕揩揩兩手，又浮着和婉的微笑說道：

「這畜生該用性命來抵償纔是！」

「你受傷了，陀格拉思先生！」保爾捏着兩手叫。

「他當我的頸項是一刀牛肉了，」他說，「同我走幾步過去，幫幫我洗淨我自己，這纔我的女眷們不會過於喫驚了。」

「饒恕他罷，」保爾央求着，「他並不知道他幹着的事啦。」

「你敢不回來麼，你這壞痞？」他父親的聲音從天井裏尖利的叫，「我想你打算拉攏那『破誓

的「（註二）流氓呀！」

在他鄰人的捏緊的拳頭裏，有一種癡癡的牽掣；然能他抑制了自己，浮着勉強的微笑說道：

「回去罷，兒子應該和父親住在一起的。」

「但我想要謝罪啦，」保爾吃吃的說。

「這騙子，這流氓，」是從後邊聽得。

「回去罷，」陀格拉思咬着牙鬚說；「弄得他平靜些，否則他就自害自了。」

於是他爲要不聽到罵聲，便起首儘力的用唇吹一支「進行曲」，用了神氣的脚步走過去了。

那老頭子瘋人一般的在天井裏發着火；他胡亂的拋石子，在空中揮車軸，又將他兩腳左右的踢着。

當他遇見保爾時候，他打算掐住他的喉管，但在這瞬間，他母親尖利的只一叫，便從門內奔出來，將自己投到他們之間。她用兩臂抓住了保爾，她打算說話，然而對於她丈夫的恐懼堵住了她的舌頭。她只能看他罷了。

「女人家呵！」他叫說，傲慢的一聳肩，便轉身去了；然而感情強制他向人家去出氣，他便走到密歇爾勞特什思跟前，那人正在緩緩的從新做活去。

「你這狗，你在這裡張開嘴作什麼？」他呼喊着牠。

「我在做活，先生，」他答說，便從那黑眉毛下面，給了他梭利的一瞥。

「什麼可以阻當我不將你磨粉呢，你這狗？」那考頭子驚叫說，在他鼻梁下面揮着拳頭。

那僕人退縮了，這瞬間他主人的兩拳都打在他的臉上。他蹣跚的倒退——他那暗黑的臉上滿是血了，毫不作聲的，他抓住了一柄斧頭。

然而這瞬間，那本來焦躁的看守着這情狀的保爾，從後面捏住了他的臂膀，從他的手裏奪了那件武器，便拋到井裏去了。

他的父親又想掐那僕人的喉管了，然而用了迅速的決斷，保爾便抱住了他的身子。雖然老頭子又是踢又是掙扎，他却聚集了所有的勇氣，在兩臂間挾了他到退閣室裏，從外邊鎖上了那邊的門。

「你對你父親幹了怎樣的事了？」她母親嗚咽的說。她早已看到這暴烈的事情，恐怖得失神了，因為她兒子會攻擊他的父親，這在她看來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她惴惴的仰看他，便悲戚的重述道：「你對於你父親幹了怎樣的事了？」

保爾俯身向她，吻着她的手說道：「要安靜，母親，我應當救他的命。」

「現在你已經將他關進麼？保爾，保爾！」

「他得在那里，停留到密歇爾去了為止。」他回答說：「不要給他開門，開了要闖出禍來。」

於是他走出到天井裏。那僕人倚在馬房的門旁，嚼着他的黑鬚，而且對着他惡意的睥睨。

「密歇爾勞特什思，」他向着他叫。

那人走近來了。他額上的血管已經脹的像青色線一般。他（保爾）不敢正看他。

「你的剩下的工資是五馬克和五十銅子。這里便是。五分鐘之內你須得出去纔是。」

那僕人給了他這樣陰險可怕的一瞥，至於保爾吃驚的想到：原來自己毫不懷疑的容忍這近旁的人這樣長久了；他於是定着睛看他，因為他每瞬間恐怕受他的攻擊。

然而那僕人默默的轉身而去，走到馬房裏，在那邊結束了他的包裹；兩分時之後便走出到大門口了。在這可怕的騷亂期間，他始終不曾發過一句話。

「這纔好了！現在看父親去罷。」保爾說，決定着去安受一切的打罵。

他開了門上的鎖，準備着他父親向他衝過來。

那老頭子在沙發的角裏，蟻伏的坐着，向前面凝視。他又並不動彈，當那時候，保爾來到他跟前，祈求的說道。

「我並不喜歡這麼幹，父親，然而只得這麼幹呵。」

他只是斜着眼給他赧然的一瞥，於是苦痛的說道。

「你可以隨意幹，我已經是個老頭子，最強壯的是你了。」

於是他又復歪下去了。

從那天起，保爾便是家中的主人了。

（註一）哈台霍甫的原義是「荒原的農場」，與哈台霍思——原義「荒原中的房屋」——有別。

(註二)「破誓的」是一種罵人的形容詞。

第十四章

從那時以來，三禮拜過去了。保爾囚犯一般的工作。雖然如此，他却感到奇異的不安。他有時候到家中，打算睡一瞇，然而總是耐不住。他彷彿覺得牆壁在他上面坍進來。他於是到荒原上或者樹林裏遊散去，或者逗留在海倫南塞爾的左近。

「我倘若遇見葛爾思培思，我想我會羞愧到巴不得沈到地下去罷。」他自己說，可是他到處探望她，一看見一個女性的形相遠遠的向他走來，便又懼又喜的發顫了。

他並且起首忽略夜間的休息了。當家中全都睡熟了時候，他便偷偷的出去，時常到天明纔回來，以昏沈的頭和疲乏的手腳，再去工作去。

「我要去謝罪——謝罪。」他時常喃喃的自己說；當他的鐮刀在稻禾中間瑟瑟作響的時候，

他便順着這聲音說，「謝罪呵——謝罪。」然而怎麼樣做去，在他全是茫然；他連陀格拉思可曾被狗咬傷得厲害不厲害，還沒有知道呢。

有一回，黃昏時候，他正在樹林的那邊徘徊着，看見密歇爾勞特什思從海命南塞爾過來，他肩上負着一柄鋤頭，這上面掛一個包裹。保爾定睛的看他，他準備他來打，然而那僕人單是送給他一回嚴然的斜視，便走開去了。

「那個人似乎正在想罪惡的事罷，」他想，目送着他。

陀格拉思已經將那停歇的工人雇用了，有一個小工這樣說，他的父親一聽到這消息，便笑着說道，「這正同偽君子一樣，——他對於我，要打量什麼好勾當了。」

他確實的知道，陀格拉思已經將案件「交給法律的手」（註二）了；誠然呵，他在這思想裏，也尋得了幾分滿意；就是他自己「當然免不了」受不公的判斷，後來過一天過一天那傳票沒有來，他便輕蔑的解釋道，

「那個闊人（註二）喜歡延審呵。」

然而陀格拉思似乎全願意忘却他所受的凌辱；他甚至也不要索押借的資本。

保爾的靈魂充溢着感激，他愈是想不出表示感激的方法，他覺得羞愧便愈是深——他的不安便愈是煩擾他。

因此，有一夜，他又復不動的站在海侖南寒爾的園籬邊了。

早秋的霧浮在地面，枯槁的草微微的顫動。

白房子消失在夜色裏，只從一個窗內，耀着一片陰沈暗紅的光線。

「她是在那里；看護着她那病的母親；」保爾想。他因為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叫她，便起首吹唇了。兩回，三回，他停著傾聽。沒有人走來，於是他的心中起了懸念了。

他用了摸索着的手，找尋籬笆上的缺口，就是從前葛爾思培思指示給他的。他一尋到這，便爬到裏面花園裏。樹枝撕破了他的衣服，當他在草叢中間，沿着地面匍匐着，尋一條路徑的時候，終於他來到一塊寬曠的地方了。白色的石子，耀射暗淡的光線，這光線照耀的比病室裏的小燈更明亮。

他自己在一把長椅上就了坐，向那邊看望。他似乎看見一個人影在帷幔後面晃動着。於是忽然間，周圍一切亮起來了；玫瑰樹在夜中看得見了；石子閃爍着，那住宅的屋山，剛纔在黑暗中聳出的，現在顯現於暗紅的顏色中間，彷彿黎明的光落到這上面似的。

他詫異的轉過頭來，他血管裏的血凝結了；火的紫色的焰光上射到暗黑的天空。火的邊端襯出黑雲來，白的火焰向上盤旋，在高高的上面射着輝煌的光線，彷彿天空中有北極光似的。

「父親的家燒着了！」

他的頭沈重的攔到長椅的背上；再一瞬間，他便挺起身子來，他的兩膝發了抖，血在他的顫裏搏動。「阿，上去救出那可以救的！」他內中一個聲音叫；於是猛烈的奔竄，他穿出樹叢，爬過籬笆，便跌落到那一邊的水溝裏。

火燒的農場閃耀到荒原上，像初升的太陽一般。田稻的殘株晃耀着，黑色的樹林浸在紅色的火光裏。

住屋還沒有損害，那牆壁白石一般的晃耀，那窗戶紅玉一般的閃爍。天井明亮得如在日光

下。那火燒的是倉屋——那充滿着收穫直到屋頂的倉屋。他的工作，他的幸福，他的希望，這樣的在煙霧和火焰裏失掉了。

他抖擻了精神，非常急速的，他奔過了荒原。當他走過樹林時候，他似乎看見一個人影掠過，這人影，當他一走近去，便伏倒地上了。他沒有很留意。

「上去，上去！救出那可以救的！」

騷雜的叫喊，從天井裏招呼他，農僕們倉皇的四處奔竄，使女們扭捏着兩手，他的妹子們跑着叫喚他的名字。

村上的人們剛纔醒來了……大路上充塞着人們……水桶曳着上來，損壞的救火機也一路軋軋的來了。

「你們的主人在那里？」他向僕人們呼喊說。

「剛纔撻進走了；他折斷了腳了。」這便是回答。不幸中的不幸啊！

「任着倉屋燒罷，」他向着別的人們叫，他們全然慌亂着，正將小的水桶在火焰裏倒着。

「救救牲口——當心他們奔進火焰中間去。」

三四個人奔到馬房裏。

「你們別的人到屋裏去，不要搬出什麼東西來。」

「不要搬出什麼東西來，」他覆述說，攬奪着物件從幾個陌生人們的手裏，他們正將那些物件從屋子裏拿出來。

「我們却想保全這些東西啦。」

「救救房子啦！」

他奔上樓梯，他經過時，看見他的母親默然而且無淚的坐在他父親的近旁，那父親躺在沙發上歎氣着。

從一個天窗，他跳到屋頂上。

「將皮帶給我。」

在一柄乾草叉上面，他們遞給他皮帶的金屬的尖端。圓柱形的水便嘶嘶的落到火熱的磚

上。

他騎着屋脊坐。他的衣服熱起來；從倉屋飛來的閃耀的火星，落到他的頭髮上。他的臉和兩手上滿是火灼的創傷了。

他全不覺得自身上發生的事，然而他却聞見周圍的一切——他的意識似乎有兩重了。他看見可怕的火焰中間，稻束怎樣的飛揚到天空，又看見那些沈下到雄大的圈子裏；他看見馬和牛奔出到草地上來，在那邊籬笆之間，他們是安全的；他看見半身燒焦的狗，撒裂着他的鏈條。

「解了狗的鏈條罷，」他向下面叫。

他看見小而華美的火焰，在跳動的青色的光中的，從倉屋的頂跳舞到鄰近的小舍去。

「小舍燒着了！」他向下叫喊。「救出裏面的東西來！」

幾個人奔去，拖了車子出來。

同時圓柱形的水嘶嘶的在屋頂上面澆，流過了「垂木」，潑在磚牆上。在他的眼前小片的白

雲升起，消失，重現於別的地方。

於是忽然間，他想到了「黑蘇賽」。她正站在小舍的最遠的角裏，埋在陳舊的廢物中間。

一陣苦痛貫穿了他的胸膛。她——就是他的心——向將希望放在她上面的她——現在竟將一樣的喪亡麼！

「救救機關車，」他向下叫喊。

然而沒有人懂得他。

救助「黑蘇賽」的熱望，將他制服的這樣有力，至於他一時甚至覺得只好犧牲房子了。

「打發一個人來代替我，」他俯向人羣叫，那裏人大半張着口遊閒的站着。

從村上來的一個勇敢的水泥匠爬了上來，拆去磚頭，給自己進了一條路，可以往屋脊上去。保爾將皮帶交給他，便溜了下來，暗自詫異着：他竟沒有折了手和腳。

於是他穿進小舍裏，從那邊，窒息的煙已經向他盤旋過來了。

「誰同着我來呵？」他叫喊着。

從村上來的兩個小工，走來了。

「向前來！」

向煙霧和火焰裏，他們走進去了。

「這裏便是「把手」——捏住了——快出去！」

軋軋的啦啦的，機關車蹣跚的走出到天井裏了。在他和那些救她的人的後面，小舍的屋頂坍進來了。

天明了。灰色的曙光混合着殘址的煙，從殘址中，隨處有火焰跳起來，又沈下去，立即就全熄了。

羣衆已經散了。沈重的靜寂壓在農場上面，只是從火災的場所，傳來微細的軋軋嘶嘶的聲音，彷彿那些火焰在熄滅之前，再作一回切切的會談似的。

「這樣，「保爾說，「好了。」

住宅和馬房，以及所有的牲畜都救出了。倉屋和小舍橫在灰堆裏。

「現在我們正同二十年前一樣的窮了，」他沈思着，感到他的創傷，「倘若我不會去遊散，大概這事情不會發生罷。」

當他走進蔓草繁生的亭屋時候，他便見他的母親，拱着兩手，蜷在一角裏。她臉頰上現着深的皺紋，她的眼睛注視着空間，彷彿她仍然看見火焰在前面舞着似的。

「母親，」他焦躁的說，因為恐怕她要弄得發狂。

於是她點了幾回頭，說道：

「是的，是的人生就是這樣呵。」

「這又會好起來的，母親，」他叫着說。

她看着他微笑。這微笑直沁到他的心房。

「剛繼你的父親趕我出來，」她說，「我懇求你不要也趕我呵。」

「母親，爲基督的緣故，不要這樣的說呵！」

「哪，保爾，這當真不是我的錯，」她說，用了祈求的表情仰看他，「我不會拿燈到馬房裏去。」

「但是誰這麼說呢？」

「你的父親說：這都是我的錯，並且叫我往魔鬼那里去。但是你不要傷害他，保爾。」她焦躁的祈求說，因為看見他動氣了；「他受着這樣大的苦楚，不要再和他鬧罷。」

「醫生一點鐘之內就來；我已經請他去了。」

「往你父親這里去，保爾，去安慰他罷；哪，我本想自己去的，但是他趕我出來。」於是又復蜷屈着，她自己啜嚙的說道，

「他趕我出來——趕我出來。」

（註一）「交給法律的手」是一句習慣語，意思就是「準備法律解決」。

（註二）「閹人」這稱呼含著冷嘲。

第十五章

不可言說的愁苦已經降到哈台霍甫了。那父親躺在退閒室裏他的病牀上，呻吟，怨歎，而且咀咒他的生長。他溫和些的時刻便帶着淚眼，捏住他的妻的手，爲着使她的命運與他那殘廢的生命相關連，請求她寬恕，並且應許着她將來又富饒又幸福。富饒——富饒過於一切的！

這時太遲了。他的溫和的話現在不能使她有什麼印象了。在她痛楚的心中，她已經聽得那就要接着這些話的不可避免的怨詈了。她露着衰枯的臉頰和無光輝的眼睛，來去的走，從未發一點怨聲，在她的沈默裏，是加倍的可憐。

然而誰都沒有憐憫她——便是上帝和「命運之神」也沒有。她一天天的困乏起來；在她那蒼白色青筋脈的額上，似乎已經烙了死神的印記，而她一輩子所懷慕的幸福，比以前更離得遠了。那本來可以給她一些寬慰的唯一的，人便是保爾，而他規避她，像罪犯一般。他早上不大敢和她握手，她一注視他，他便往下看了。如果她的昏沈和愁鬱差一些，她也許會有什麼疑念罷，然而她愁苦中所覺着的只是她缺乏安慰。

有一回，暮色蒼茫中，他工作之後，照常的正在火劫場的殘址中間檢索着時候，她從他後面

走來，坐在他近旁碎裂的基石上，打算開口講話，然而他規避她，同先前一樣。

「保爾，不要待我這樣惡，」她祈求的說，於是她的眼睛瀰滿着淚了。

「我沒有對你幹什麼，母親，」他咬着牙關說。

「保爾，你有些反對我罷？」

「沒有，母親。」

「你以為起火是我的過失麼？」

於是他高聲的呼叫，抱了她的兩膝，使小孩似的哭了；但當她想要撫摩他的頭髮——他們之間通常所有的唯一的撫愛——那時候，他便跳起來，推她向後，叫道，

「不要接觸我，母親；我是夠不上這樣的。」

於是他轉過背去，便走出到荒原上。

自火災後他清醒的第一瞬間以來，他就存着一個固定的觀念，不能擺脫；這固定的觀念，就是單獨「他」有這一切的罪。

「我如果不會去遊散，」他自己說——「我如果那時看守着這房屋，盡我的職務，這不幸的事就不會發生了。」他所有的祕密的企慕，現在在他看來，正像一種反對他父親的家的犯罪。

如耶穌在蓋思曼一樣，他同他自己的心戰爭，希求着贖罪和赦宥。然而無論那里，他的自疚總不讓他安寧。他的眼前，終日跳舞着火焰，晚上他上牀去，凝視着幽暗時候，便彷彿從每一罅隙間，伸出火的舌來，彷彿那包圍他的不是夜色却是黑的煙霧。

他還不會想到起火的原因；那又復壓制他的憂愁，深重到沒有復仇思想的餘地了。生活的窘迫抑制了那些思想；付藥鋪的錢還不容易湊集哩。他日夜默想，盤算，定了大大的計畫，去籌集最是絕對需要的現款，他也寫信給他的哥哥們，問他們可否設法爲他以適中的利息，借幾百「泰婁」。他們非常悲切的回復說：他們自己已經負債累累，不能再去告貸了。哥德弗里特，那當牧師的，不多時前的確已經和一個富有的年輕女士定了婚了，保爾從他的信裏知道：要他向她的家族借一點款子並不難，但他以爲這樣的懇求是於他的地位的尊榮有損的；他說：倘若他將那實際的景况宣布的過早，他怕敢和他的岳父商量事情呢。

雖然如此，那算得祝福的便時；那成熟的收穫早已賣掉而且成交了，那番茄大部分還在地裏；因此他可以得到些現款，儘夠應付最切要的開銷了；然而老是企圖着的重造倉屋的事怎麼樣呢？

在殘址中間——在焦黑的棟梁與焦黑的牆壁之殘址中間——「黑蘇賽」挺了那烏黑的身子，和細小的頸項站着；除了幾部淒涼的車子，這是從毀滅中救出的唯一的物事了。

雙生兒在這悲戚的期間已經失了她們許多的樂事，只在寂靜的屋角還是絮聒着嬉笑着，他們畏怯的走來走去；他的父親，當他初次在牀上挺直的坐起身，看見窗外那黑色的怪物晃耀着時候便捏緊拳頭，叫道：

「怎麼他們不任那件討厭東西燒掉呢？」

然而保爾心中愛她，却更其深切了。「現在就是你回生的時候罷。」他說，便曳出輪子來，察看汽鍋的內部。晚上他起首用檸檬樹斫成小的模型，有一天他便寫信給哥德弗里特說：

「請從學校圖書室裏，尋出幾本講汽機的構造的書來寄給我。我彷彿覺得我家很依賴這些」

書似的。」

託哥德弗里特是枉然了。一則從圖書室裏取並非他自用的書是違反他的主意的；二則這些書於保爾不會有什麼益處，因為他還不懂得物理的原理。於是他寫信給瑪克思。瑪克思立即寄給他一個重十磅的包件，內中是簇新的書籍，附着一張五十馬克的發票。他決意購置那些書，便緩緩的儲蓄起五十馬克。爲着「黑蘇賽」是什麼都不會貴的，」他說。

然而他就要碰到引起不安的新事故了。

一天早晨，一輛馬車向農場趕過來，車中坐着兩個不識的紳士，同一個憲兵，有一個是安逸模樣的人，大約四十歲光景，鼻梁上架着金邊眼鏡；他自己報告，是區警察長。

保爾喫驚了，因爲他很覺得自己掩飾過許多事情。

區警察長先察看失火的場所，畫了屋基的略圖，問明了門窗本來在那里，然後他將所有的僕人叫出來，極仔細的盤問他們：從起火的前一天直到那時刻他們做着什麼事。

保爾站在他近旁，臉色蒼白而且發着抖，待到區警察長遣散了僕人們來察問保爾自己時

候，他便彷彿覺得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了。

「起火的前一天你是在倉屋裏麼？」區警察長問。

「是的。」

「你吸煙麼？」

「沒有。」

「你記得你可曾用火，火柴或者這等東西不論怎樣的幹過什麼事麼？」

「呵不，我很當心，不至於這麼幹。」

「你最後在倉屋裏是什麼時候？」

「在晚上八點鐘。」

「你在那里做什麼？」

「我在鎖大門之前，照例的巡視一遍。」

「大門總是你自己鎖的麼？」

「是的，總是我。」

「那出事的晚上，你注意到什麼事麼？」

「不會。」

「你看見有什麼人躲在鄰近地方麼？」

他電光般快的感到這麼一回事了。這瞬間他只記得他所見的人影在起火時候消失在樹林裏。然而那不是在鄰近地方，於是深深的吸一口氣，他答道：「不會。」

「呵，現在這可以說出來了。」他想，其次的質問就將使那夜間遊行的事，在白晝暴露罷——就將洩露他一向藏在心中的秘密罷。

然而沒有。區警察長忽然中止了，停了一會說道。

「可不是有個僕人，叫做勞特什思的，替你家做活，直到不多時前為止麼？」

「是的。」他答說，於是用驚愕的眼睛注視區警察長。這纔，勞特什思受了嫌疑了。

「爲什麼你停歇他呢？」

他細細的敘述那可怕的故事，然而很當心，儘力的不使那在前的陀格拉思的一幕多顯露出來。現在因為第一層的危險避免了，他又覺到舒泰了。

那書記急切的記錄下來，於是區警察長擡起眉毛，彷彿他已經明白了一切事似的。當保爾說完時候，他（區警察長）向憲兵打一個信號，那憲兵默默的回轉頭，便走向海侖南塞爾的路上去了。

「現在，你的父親呢？」區警察長說，「他的樣子可以受察問麼？」

「待我看來，」保爾說，於是他走進病室裏去。

他見他父親挺直的坐在牀上；他的眼睛閃耀着，他的臉色上有着凶惡抑制的憤怒之表示。「任他們來罷，」他向保爾呼叫說，「這全是獸氣罷了——他們不敢控告真正的「罪人」啦——但是任他們進來罷。」

他也敘述爭鬪的情形；然而正是保爾因為羞愧而掩飾過的事——同陀格拉思的爭鬪，以及縱着狗咬的事——他在陌生人們的前面，用了浮誇的口才儘講下去了。

區警察長沈思似的搔搔頭，他的書記便急切的將一切話記下來。

美尤訶缶一到他須得說到他兒子的干涉那一刻，他便默然了。他向他瞥了一眼，在這一眼裏閃着無限的輕蔑與憤怒。

「還有什麼？」區警察長問。

「我是個老頭子了，」他從牙齒間囁嚅的說道；「不要強制我招出我自己的醜事來。」區警察長滿意了。當他問那老頭子可曾疑到密歇爾勞特什思時候，他便兀自神奇的冷笑，又喃喃的說道：

「他也許受人指使的罷，但是——」他停住了。

「但是？」

「這是可憐的事，先生，」公道「眼睛上包了一條繃帶了。」他嘲笑着答說。「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區警察長和書記搖着頭面面相覷，於是審問終止了。

「密歇爾勞特什思可要受拘麼？」保爾問着那紳士們說，當他們上馬車之前。

「我們希望這事情已經辦了罷。」區警察長答說。「他酒醉的時候，露出各種可疑的隱情來，而且我們從你這里探知的案情，儘夠作爲證據，可以開庭起訴他了。自然有許多事情還得查明纔是呵。」

於是他們乘車去了。

保爾在馬車後面注視了好久。

區警察長的最後幾句話，已經從新引起他的憂慮來了，當禮拜連續的過着，開審前最初的手續施行着時候，他坐在家裏，興奮的抖着，正彷彿那判決書將要摧殘他——而且只有他——似的。

保爾，同着他的母親和妹子們，接了赴審的傳票；只有他父親還有一種選擇保留着，就是他也可以在家裏受末次立誓的審問，然而他申說着他寧可倒斃在法庭裏，却不願坐在家裏，而任着毀損他財產的人漏了網。他這句話中的意思是說誰，他沒有說明——不過這並非被控的僕

人這一層他是使人懂得十分明白的。

開審的日子到了。保爾已經給他父親做了一把可移動的椅子，這免得他走步了。他坐着這椅子，被擡到車子裏，便在一層乾草上輕輕的放下來。

那載着美尤阿的家族往市鎮去的，是一部淒涼的阿隆的車子，因為好些的車輛都已燒掉了。保爾儘力的將這車子弄得很舒適，在當作坐位的草薦上面，他已經鋪了一張舊的馬衣，這經過了許多年，破損而且褪色了。

貧困包圍着的，那家的主人，站在車子裏，呻呼而且罵人；他的妻儼然的坐在他前面，蒼白，苦惱而且頹喪，彷彿她是這車的「守神」似的。在中間，從兩雙浮蕩的眼睛裏，流露出永是茂盛的青春來，這便是在瓦礫堆上也會滋生的；而在前面，當作這部壞車子的御者，坐着保爾，悲戚的向前看，因為他羞愧着，以為不能給他親愛的人們乘坐好些的車子，他們是他初次一齊帶出來，作長途的乘行的。

十一月太陽的微弱的光線浮在黃色的荒原上；蔓草延在稀疏的黃草中間；到處閃爍着雨

水的潭；而路邊傾側的柳樹上，掛着零落的葉片，像死了的蝴蝶一般。

「你記得二十年前我們怎樣的乘車在這條路上過麼？」蕩爾思培思女士問她的丈夫，便向保爾瞥了一眼，他那時是她曾經抱在胸頭的。

美尤訶兀兀自囁嚅着，因為他不愛好記憶——這樣的記憶。然而蕩爾思培思女士拱了兩手，想起許多事來：這不會是什麼悲感的事，因為她微笑了。

車子愈是近了行程的終點，保爾便愈覺得頹喪了。他在他的坐位上舒展了一下，震顫便只是貫澈她的身子。

那失火的可怕的一夜，非常明晰的湧現在他的眼前。在須得在不識的人們前面站着講話的恐怖中，他驟然被一種幸福之心情所制住了，那時候他記起這事來：他曾經怎樣的高站在峻險的屋頂，被煙霧和火所包圍的，動作着指揮着，誰都服從他——是在忙亂中頭腦一直清楚着的唯一的人。「我在相當時候，大概還能夠獻出好漢的本領來罷，」他慰藉似的自己說；但是他後來一冥想到他那悲感，壓迫，無價值的生活，他便陷於頹喪，愈加深了。「這永不會各樣的了；只會

「一年年的壞下去呵！」他說。於是他聽得他母親在後面嘆着氣，而且他剛纔所想的意思，此刻在他看來，便是卑劣的無良心的自私了。

「這不是我自己的問題呵！」他喃喃的說，於是車子經過了市鎮的城門。

在有高的石梯以及弓形的窗的紅磚的法庭前面，車便停了。不多遠停着一部諳熟的馬車，而且那座板上的馬夫，仍然戴着那同樣的帽纓，就是當保爾將要施堅信禮時候，曾經給過他這樣的印象的。

當他父親仰起身時候，他也看見這馬車了。

「唉，那流氓也在這里呵！」他叫着說，「我正要看看他可受得住我的眼光。」

於是保爾得了一個警察的幫助，擡着他上梯，到屋子裏去做證人。他的母親和妹子們跟着他們來，於是人們站住腳，看那淒戚的行列。

證人的暫憩室充滿了人們，大半是海倫南塞爾的人。在一個屋角裏，站着一个小羣乞丐，一個浮腫的臉的女人，她的腰間束着一條華美的紅色圍巾，這其間睡着一个小嬰兒，一小羣襤褸的

孩子們抓住着她的衣服，鬚積？他們搔搔頭，或者偷偷的彼此相擽。這便是被告的家屬，想望供說那夜他們的父親在家裏。

美尤訶街在他椅子裏伸展出來，周圍瞥着輕蔑的眼光。他自以為在這天是一個比什麼時都偉大的人——是英雄兼是殉道者。

門開了，門檻上現出陀格拉思同着藹爾思培來。美尤訶街向他投了狠毒的一瞥，使自己輕蔑的強笑。陀格拉思沒有留意他，却在對面的屋角坐下來，拉藹爾思培到身邊。她顯得蒼白而且愁悶，有一種嬌怯羞澀的姿態，這也許是因了她那奇特的不慣的周圍而起的。

她帶着微微的笑，向保爾的母親和妹子們點頭，又用默思似的眼光看他，像是問着什麼事。他斂下眼來因為受不住她的注視。他的母親動了動身子，像是要走往她這里去。但美尤訶街便抓住了她的衣裾，並且說，響得過於必要，「你敢麼！」

保爾彷彿覺得癱瘓了。他的兩膝在下面發抖；他的額上，壓着一種沈重的壓力。使他不能思想了。

「你要引起她的羞辱了。」他不住的喃喃的說，却自不知道說些什麼。

法廷的裏邊，證人的審問開始了。人一個個的叫去。

起初是工人們，隨後是酒館主人，在那酒館裏密歇爾勞特什思曾經吐露過可疑的隱情的；隨後是屋角裏襤褸的小羣人。屋子裏空虛起來了。於是叫喚了陀格拉思的名字。他接着他女兒的耳朵說了幾句話，也許是關於美尤訶的，隨即大踏步的走去了。

她的兩手在她兩股間握着，她現在孤單的坐在牆邊。一種激動之深的紅暈在她臉頰上發燒。她顯得很嬌美而且怯弱；她那簡率真實的性質表現在她的臉相上。

他的母親眼光沒有離開她；而她時時遙遙的看保爾，彷彿睡夢中一般的微笑。

一刻鐘經過了；於是葛爾思培思的名字也被叫了。她向他母親投了和善的一瞥，便從門口消失了。她的審問並不長久。

「美尤訶先生老年的！」事務員從法廷裏叫，便向他們奔來，幫保爾擡那椅子。

那老頭子喘着氣，脹起他的兩頰；於是他又復向後靠着，低低的呻吟——心中很喜着自己

能夠幹些很有效果的事。

保爾的眼前，浮着廣大的審判廷在一種赤色的霧中；他隱約的看見密聚着的臉，向下面注視他自己，或是他的父親，於是他就得離廷了。

那妹子們，直到此刻為止，本來充滿着好奇心四顧的，起首恐懼了。爲要滅絕她們的恐怖，她們便喚她們帶來的『散特維支』（註二）保爾激勵她們，拒却了她們慨然遞給他的臘腸。

他的母親已經退到屋角了，正在發着抖，時時說道：「他們要我怎麼樣呢？」

『美尤訶先生，年輕的！』從門口傳過來。

再一瞬間，他便站在那滿是人們的崇高的屋子裏，一張升高的桌子前面了，就桌坐着幾個人，露着嚴緊莊肅的臉；只有一個，那略略坐在一邊的，不住的微笑，那便是檢察官，是『全世界』所畏懼的。在法廷的右邊，也在升高的座位上，坐着一小簇尊嚴的公民，顯得很困乏似的，弄着小刀，紙片之類以消遣。這些便是陪審官。在左邊，鎖進罪人席中坐着被告。他正在拿眼瞞聽衆，他的臉色顯得彷彿全部事情關係任何人，却不關係他。保爾從未見過這險惡的漢子顯得這樣高興哩。

「你的名字是保爾美尤訶。你是這麼這麼的時日生，新教徒……」那坐在中央的法官問，是一個頭修的很光的，鼻子大而且闊的人，從一本大的書上報着「日子」。他用一種愉快的低微的聲調說話，但忽然間他的聲音便變得粗重，而且小刀一般鋒利了，於是他的眼睛向保爾一閃。

「在你的審問之前，保爾美尤訶先生，我教你注意這樁事：就是你須得用誓言證實你的供詞。」

保爾發抖了。「誓言」這個字劍一般的穿過了他的靈魂。他彷彿覺得自己定將倒下身子，掩住臉，避掉那注視他的偵察的一切眼光似的。

他隨即漸漸覺得自己起了一種希奇的變遷。那注視的眼睛消失了，法廷隱沒在霧中了，而且法官的明晰鋒利的聲音對他說的愈長久，那用了神的和凡世的刑罰恫嚇他的話，他聽的愈深切，他便愈覺得彷彿自己同着那人十分孤寂的在那大屋子裏了，於是他所有的意識，希圖這樣的回答他，至於要把謁爾思培思完全離開這問題了。

「現在是這時刻了——現在表示你自己是一個好漢出來！」他內中一個聲音叫。這個感想，

正像他坐在屋頂上時所有的感想：他的機智敏銳了，那永是壓於他的沈重的壓力消沒了，彷彿那本來束縛着他的鏈條解去了一般。

他用了平靜的話敘述他所知的關於被告的事，又細說他的性格；他並且說：他曾經感到他們之間一種內部的相類。

當他這麼說着時候，咕啣的聲音，逼激了法廷，那班陪審官落了幾張紙，於是兩三把小刀，喧然的收合着。

「當陀格拉思先生和你的父親爭鬧時候，是怎樣情形？」主席法官問。

「這我不能告訴你。」他用了堅決的聲音回答說。

「爲什麼不呢？」

「我就得說到我父親的歹處。」他回答。

「歹處是什麼意思？」主席法官問。「你可含有這意思，就是你恐怕暴露出來，使你父親受法律上的處分麼？」

「是的」他柔聲的答說。

同樣的咕唧聲音又復逼激了法廷，在他的背後，他聽得他父親叱罵的聲音，「這墮落的流氓！」然而他不使自己為這所困惑。

「在這等案件裏，法律准許你拒絕招供，」主席法官接下說，「但是有什麼事情使你父親憤恨勞特什思呢？」

毫不遲疑的，他敘述那情形，只是當他須得供認自己曾經如何帶父親到屋裏時候，他的聲音發顫了，於是他轉過頭，彷彿願哀求他的饒恕似的。

那老頭子捏緊拳頭咬着牙關。他不由的眼看着他的親生兒子撕掉他頭上的光榮的「圓光」。

「在你停歇了那僕人之後，你沒有再看見或者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麼？」主席法官問。

「不。」

「當你在失火的夜裏醒來時候，你最先看見什麼？」他繼續着他的詰問。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保爾將手擊到額上，便搖擺的退了兩步。

一種憐憫的震悚逼澈了法廷。人都單以為那可怕的景象的回憶使他當不住了。

沈默繼續着。

「請回答罷。」

「我並——不——睡覺。」

「那你是醒着……當你最先看見火光時候，你是在你的臥房裏麼？」

「沒有。」

「你在那里？」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法廷裏是這樣的靜寂，連一片葉落到地上也以可聽得。

「你不是在家麼？」

「不是。」

「那麼那里呢？」

「在——海侖南塞爾——的——花園裏。」

一片遏制着的咕唧聲起來，這變成了一陣喧擾，當那時候老陀格拉思已經從他的椅子裏跳起，用了一種貫徹全廷的聲音呼叫說：「你在那里做什麼呢？」

老美尤訶發出一種咀咒。藹爾思培臉色轉青了，她的頭便沈重的擱在長椅的背上。
主席法官將鈴（註二）抓住了。

「那邊請靜些，」他說：「我正在問事啦。再一打岔，我要將你們攆出法廷去了。那麼，保爾美尤訶先生，你在海侖南塞爾的花園裏打算做什麼呢？」

便在這瞬間，背後起了新的騾聲，於是在證人席裏，人成了一個圈子，圍着藹爾思培。
「那邊怎麼了？」主席法官問。

那檢察官，他的眼睛是不使法廷裏一粒塵埃逃脫的，俯身向前，帶着含意的微笑，對他低語道。

「那證人暈倒了。」

於是主席法官也微笑，全班的陪審官也微笑了。

葛爾思培思，倚在他父親的臂膀上，便離了法廷。

現在那削臉的小身材的人站起身——他坐在被告前面，一直是玩弄着一串鑰匙的——便說道：

「我請求主席停審五分鐘，因為關於這事件，證人的出席是很重要的。」

保爾向着這人送了嬌羞的一瞥。

法院停審了。

五分鐘是永生似的。保爾被許着坐在證人席裏。他的父親用了他眼中的憤怒繼續注視他。然而他沒有做要對他講話的信號。

葛爾思培思帶回到法廷裏，蒼白得像死一般。於是保爾又向前走去。

「我再警告你，」主席法官起首說，「在一切事上，要嚴緊的誠實，因為你知道你的口供的每句話，是在立誓之下發出的。」

「我知道的，保爾說。」

「但是你知道罷，你有拒絕口供的權利，倘若你那口供將引起懲罰，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家屬的身上。現在你願意，而且能夠使用這權利，同你先前一樣麼？」

「不。」

他用了堅定明晰的聲音說話，因為他抱有這個確信，以為如果他現在沈默，薩爾思培思的體統將立時失掉的。

「但是倘若我的誓是偽誓呢？」他立時聽得他的良心低語着，然而這是來不及了。

「阿！你在花園裏打算做什麼事呢？」主席法官問。

「我打算——去謝罪，為着在我父親家中所犯的反對陀格拉思的罪。」
失望與不信的囂聲傳遍了法廷。

「而且爲了這原因你在人家的花園裏遊行麼？」

「我有一種期望，想遇見一個人，我可以向他求恕的。」

「而且你是爲此揀夜裏去的麼？」

「我睡不着啦。」

「而且是你的不寧驅使你往那裏的麼？」

「是的。」

「你在花園裏遇見什麼人呢？」

「沒有。」

「你以前在同樣的時光，曾經往那邊去過麼？」

一回長時間的沈默，於是又一個「沒有」從他嘴裏出來，這時候說的低微而且遲疑，彷彿從良心裏轉出一般。

那制住各人的緊張減起來，主席法官翻轉他的紙張，葛爾思培用了大而無光輝的眼睛遙遙的注視他。

「當你最先看見火光的時候，你在那里呢？」

「大約離開海侖南塞爾的邸宅有二十步。」

「那時你怎麼辦呢？」

「我很驚慌了，便立刻奔回到我父親的農場。」

「你怎樣的離開花園的？」

「我爬過了圍籬。」

「那就你沒有開那從花園通到院子的門麼？」

「沒有。」

「而且你沒有經過房子的前面麼？」

「沒有。」

「法廷裏起了新的喧擾。拿着一串鑰匙的小身材人站起身說道：

「我要請求主席再問問陀格拉思姑娘——關於他所說那夜她聽得的事。」

「你可以說罷，陀格拉思姑娘，」主席法官說。

她向保爾深深看了一眼，便站起身來。他們現在一同接近的站在廣大擁擠的法廷裏，彷彿他們彼此相屬似的。

「當火光使你醒來時候，你聽得脚步聲向那里消失的？」

「向着院子那邊，」她柔聲的回答，不很可以聽得。

「你可分明的聽得園門的栓作響麼？」

「是的。」

「好好的想一想：你可會聽錯麼？」

「我沒有聽錯，」柔聲而却堅定的答說。

「謝謝你。你可以坐了。」

她用了不穩的脚步回到她的座位。自從那重要的「沒有」以來，他的眼光就釘在保爾身上。那時候，她忘掉了周圍的一切似的。

「當你跨過園籬時候，你走那一條路？」主席法官接續問，轉向保爾。

「橫過了荒原。」

「你經過樹林麼？」

「沒有，我跑時，離那裏有二三百步。」

「你路上遇見什麼人麼？」

「我看見一個人影向樹林過去，我一走近去，忽然不見了。」

一種延長的激動傳遍了法廷，被告臉色轉青了，他的眼睛裝作固定的注視，檢察官沒有將眼光離開他。

再是幾個不重要的詰問，保爾便即被應許坐下來。

他的母親和妹子們被叫喚了，然而她們能夠說的話是不重要的。妹子們好事的，近乎豪放的四顧。他的母親，當她須得說起她醒來的瞬間，那時候便哭起來了。

保爾見葛爾思塔沒有被他所連累，便覺得得意而且幸福了。他微笑着向下看，喜着自己的勇氣。但當證人叫去立誓，他須得擊起手時候，他便覺得彷彿一百磅重的擔子，掛在手上，彷彿

他耳朵裏低語着一片低而悲戚的聲音，「不要發誓呵。」

於是他發了誓。

他一坐下，那聲音又說道：「你大約犯了偽誓罷？」他本能的擡起頭。於是他幻想到一個灰色的影掠過他，輕轉的觸了他的額。

他輕蔑的皺了眉頭。「設使我發了偽誓，這不是爲了她麼？」

不一刻，他的靈魂因這思想瀰滿了廣大的喜悅，但再一瞬間，一種沈重的壓力便積在他胸上，窒着他的呼息，箝制着他的手足，這纔彷彿覺得以後永不能再動了。

他聽得律師的單調的聲音，那律師開始辯護了。然而他沒有留意聽。忽而他驚起了，當那時候辯護的律師用他的一串鑰匙指着他，又用了銳利急促的聲音叫道：

「而且這個證人，諸位法官呵，他夜間在陌生的花園裏詭秘的徘徊，而且尋出各類心理上的造作的遁辭來，掩飾他那夜行的不良的動機，當他說他忽然看見一個人影出沒時候，你們可以相信他麼？人影是，說得溫和些，只能從他那狂熱的腦子裏製造出來罷？他在花園裏，打算做什麼

呢，諸位法官？我將這問題留給你們，由你們的偵察結果，你們的人間經驗去回答；至於那證人呢，他是否將誓言和良心符合，這是他自己的事呵。」

於是他十分頹喪了。

法官報告『犯罪』的判決書。密歇爾勞特什思判五年的懲役。

正在主席宣告判決的時候，一種譏嘲的笑聲響徹了法廷，這是從美尤訶街傳出的。他原來在椅子裏起了身，向陀格拉思伸出他那殘廢的手來，彷彿要撲向他的喉頭似的。

當他擡出了法廷時候，他不住的叫道：

『他們「絞」了小放火犯，却讓主犯漏網了。』(註三)

那無助的男人的狡獪的笑聲響徹了廣闊的走廊。

(註一) 散特維文——是一種夾肉的麵包。

(註二) 鈴——在德國法廷裏，是作維持秩序用的。

(註三) 這句話在德文裏，是一句常常用於竊賊的習慣語，所以句中有『絞』這個字。

第十六章

冬天來而又去……荒原上蓋了雪而復變成綠色了……毛莖昂起金色的穗頭……杜松抽出嫩芽；從青天外傳來百靈鳥的唧聲。

只在悲涼的哈台霍思，春天是不會到來的。保爾的確已經有錢可以買播種的穀，而且火燒場上早已堅起了一所木材的房子，然而興盛的希望還不會到來。沈悶而且不樂的，他做他的職務；他額上的皺襞於是漸漸的深了。他比先前更甚的兀自思慮事情，而且對於他犯過僞誓這件事的恐懼沈重的壓在他心上。

混過了幾個月，他纔明白他的哀愁只是他焦躁過度的感覺中發生的無謂的小事罷了。他澈底的反省主席法官給他的詰問，便得了斷定，以為本不能別樣的答話。他侵入他的鄰人的花園，這的確是第一回；從前那快樂的月夜所行的事恰是在籬笆的這邊。那事在法廷的諸公看來，

不知怎麼樣呢？

「不，我不是僞誓者；他自己說，我只是一個弱者，一個默漢，單見事實的影兒就害怕的。我可不該爲邁爾思培思的緣故，又得意又喜悅的起一個僞誓麼？那就可以算個有爲的人，那就可以做些有爲的事了？而現在呢，我活着，麻木而且頹唐的做一個農場工人——就是了。」

於是這「模範童子」的腦子裏湧起了做「大罪人」的熱切的心願，因爲他正覺得不可不證明自己的個性，他在屋頂和證人席上所經過的時光，現在他想起來，似乎是一切世間的快樂的極致，而且他做事愈辛苦，他自己便愈覺得虛妄而且無益了。

他的父親還是守着那椅子，從各種情形看來，想他再也不能離此罷，因爲他那折斷了的腳已經醫不好了。沒精打采的，他坐在那屋角裏咕嚕着，一面毫無興味的翻着舊曆本，又埋怨着走近他去的各個人。

只對於保爾，他抱着一種不甘心的尊重；他每見保爾，也自己咕嚕，但不敢公然的反對他。而他的母親呢？

她已經稍稍的衰弱起來，沈靜起來了，此外她身上不見有什麼變更；然而那觀察的仔細些的却可以聽到空中一種索索的聲響，彷彿一隻老鷹正掠過哈台霍思，儘接近儘接近的畫圓圈，準備着有一天向他的『所捕物』撲下來。

她自己很聽得這索索的聲響；她也知道這預示着什麼；但她只是沈默着，像終身沈默着一般。

而幸福還不會到來。

四月的初頭，她不能起牀了。『普通的虛弱症』醫生說，便勸她往有溫泉浴的地方去休養。她微笑着，求他不要向誰說起有泉水的地方來，因為她知道要使用這療養法，保爾便將操作到死纔是哩。

這樣的方法，委實不能幫助她。她很知道她需要什麼——就是太陽光！憂愁夫人原來用了她那陰暗的『幕』將她籠罩的太緊，至於一線的『太陽光』也不能貫到她的靈魂裏。

現在家務是讓給雙生兒照管了。於是，確鑿的，諸事辦的很魯莽；這是連保爾也只得承認的。

她們弄碎了物件便笑；她們被拒絕出遊便哭；但哭不久又變成笑了，而且備辦膳食從未有先前的敏捷，牛奶桶從未有先前的明亮。

他的母親時常從她窗口看着，便想道：『我死去也好；我在世間不再有什麼用了。』

大約在聖靈降臨祭時節，她開始失眠了；於是發起熱來。

『阿，金鷄納霜怎樣的貴呵！』保爾嘆息說，當僕人騎馬往藥房裏去的時候；他於是請託似的一看『黑蘇賽』，然而她沒有動彈。田野間的工作時常不由的停頓，爲的是大家可以拾泥炭去，爲家中賺幾個『格羅先』。

他的母親起首患了心悸病，極想夜間有人陪她坐。然而雙生兒，日間操作的疲乏了，晚上會在病人的牀旁睡着，往往倒下去，正橫着她的牀，所以那衰弱的女人常得擔當兩個健康女孩的重量在自己的身上。

保爾打發他的妹子們去休息，便自己擔任了看護的職務。

『去睡罷，我的兒子，』他母親說，『你比她們都更其要休息哩。』

然而他留着；每當五月的夜間，外邊園裏的花低語着，紫丁香的芳香從每罅隙間透進來的時候，兩人時常握着手面面相覷的接連坐幾個鐘頭，彷彿有不可思議的事情要交代一般。母子之間，向來常是這樣的。他們豐富的情愛尋求着言語的表現，然而「憂愁」却剝奪了他們的談話了。

早上，太陽升起時候，他將頭在冰冷的水裏一浸，便去做事了。

他的臨前，引起他母親的平安；他在旁的時候，她便能時時睡熟了。那時他常踮着腳走到他的住房，取下他那物理的書籍，其間汽機的構造列示的這樣宏博精深的。那因看護而疲乏的，不慣用心思的他的頭腦，好容易纔捉住了神異的字句的意義；但是他時間多，他便不怠的一頁一頁的接續用功，像農夫耕石田一般。

他的母親要是開開眼，便將問道：

「你做着什麼事，我的兒子？」

他於是只得解說給她聽，她裝作有些懂得的樣子。

但她若問道：「你爲什麼用這種功呢？」他將裝作懂事的模樣，回答道：「我學習着『發財』。」
「我的可憐的兒子，」她將答說，撫摩着他的手。

有一夜，聖靈降臨祭的節日剛纔過後，她又復不能成睡了。

「從那些宏博的書上，讀一點給我聽，」她說；「那些很弄得人疲困，大約可以催我睡去的。」

於是他如她所求的讀了；但當他讀到幾乎一個鐘頭時，他見她用了大而熱切的眼睛注視他，而且比先前更加睡不着了。

「你想要以此發財麼？」她問。

「是的，母親，」他張皇的答說，因爲熱的復發使他焦躁了。

「你怎麼辦呢？」

「你到那時候就知道了，」他照常的答說。

然而這時候，她不肯將這事攔起。『告訴我，我的孩子，』她祈求的說，『現在告訴我罷……誰知道什麼事會發生呢……在我長眠之前我至少要有那點兒安慰的。』

「母親！」他吃驚的叫。

「靜呵，我的孩子，」她說，「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告訴我，告訴我！」她愈益焦急的央求着，彷彿再一瞬間便來不及似的。

他用了低弱的呼息和慌張的言語，講他腦子裏所有的計畫：他怎麼的打算使「黑蘇賽」復活過來，這纔可以將沼地利用到極深的所在；但在他的講話中間，憂慮制住他；他俯到膝上，在牀前唏噓起來，將臉偎在她的胸前。

她教他仰看，說道：「我弄得你憂慮了，這是不行的。倘若上帝願意，一切還會變樣罷。你告訴我的話，已經給了我大大的喜悅。我知道你手裏拿起什麼東西，你不會讓他落下的，我但願能夠活到看見這些事呵。」

這纔徐徐的不知不覺的，她將他的元氣回復過來，至於她自己呢，她是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了。

又一晚上，當過勞的他已經睡熟在椅子上時候，她叫喚他的名字。

「你要什麼，母親？」他驚醒過來問。

「沒有什麼，」她說，「原諒我罷，我應該任你睡着的。但誰知道我們還能夠談講到多久呢？我不願輕易放過這時間呀。」

這時候，睡眠將他抑制的太厲害了，他竟沒有理會她的言語的意義。他坐的和她更近些，握了她的手，但他的眼睛立時又閉了。

她以為他醒着，便講起話來。

「我從前是一個很快活的年輕的人，和你的妹子們不很各樣……我的心幾乎高興得快要爆裂，而且我的眼睛總是向遠處看，彷彿從那邊有不可言說的美麗的什麼會來——一個王子或者那一類的人。有一回，我也起首用愛情……用那樣的愛情，就是大的神聖的愛情，命運一般注定的。然而他不要我；他縹緲而且清瘦，下頰有一個疤。我常想在那疤上接個吻，然而做不到。他很見得我的愛情，有一天，他格外放恣時候，他竟將我抱在兩臂間，撫弄我，隨即放我走了。然而我是幸福的；他曾在兩臂間抱過我，這是使我高興的。」

她停止了，她的兩眼閃耀着，她的臉頰上起了一種玫瑰色的處女似的紅暈；她又變的希奇的年輕了。她於是便見他已經睡熟，悲戚的回到沈默了。

保爾醒來時候，說道：『我似乎覺得你在告訴我什麼話，母親。』

『你一定做過夢了，』她微笑着說；但她的思想同時追溯着她的一生，在她的記憶的每一角落，搜索着隱伏在那里的喜悅的殘餘。

『我委實沒有知道，』她說，『我一生裏爲什麼一直這樣的悲戚。想起來，我實在從未碰到大不幸。自然呵，我們只得離開海倫南塞爾那時候是不妙的，我看見屋子給燒着的倉屋照耀的血一般紅那時候，我也夠受驚嚇了，然而總之，「生活」待我還不錯。我將你們孩子們都養大了，一個沒有夭亡——我們也飲食不缺。父親有時咕噥着，這是真的，然而結婚生活總是如此；日後你自己也會覺得的。你們孩子們一向是愛我。你們男的已經長成到是能幹的人了，體上帝的意志，女孩們也會成能幹的婦人，而且有着你管顧她們。我還想什麼呢？』

於是這漸漸困惱將死的可憐女人，尋求那使她困惱將死的物事至於疲乏了。緩緩的，憂愁

夫人從她的頭上揭起了「幕」，這纔死神可以吹息到她臉上了。

一天晚上，她就死了……她的眼閉了；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樣了。請來的醫生說她是虛弱，是貧血症。只有感傷的人們說着這等話，「她是因傷心而死的」。

雙生兒跪在她的牀邊，苦痛的哭着；她們的父親，坐在椅子裏搬了進來的，高聲的唏噓，竭力的想使她活過來……保爾咬着唇站在牀頭。

「我終究沒有錯罷，」他想，「她在幸運還未到來之前就死。她不由的挨着俄從生活的桌上起來了，正如我所說。」（註二）

他詫異着那覺到的苦痛沒有像本來所意想的那樣厲害。那表示他的心境的只有他的腦間關於各種傻事的胡思亂想，像黃昏時的蝙蝠一般亂撲着的。

時長鐘打夜半了；於是他父親說道，「我們去安息罷，孩子們；能夠睡的去睡罷……艱苦的時日在我們之前哩。」

他擁抱雙生兒，和保爾握手，便叫人將自己抬到他的住房去。

「父親今天好不和善呵！保爾想，她活着時候，他從來不像這樣的。」

他的妹子們挽住他的頸項，唏噓着，哀求他伴着她們，因為她們很害怕。

保爾安慰似的對她們講，帶她們到她們的住房，應許着一點鐘之內來看她們。

時候一到，他拿着燭跋到她們的牀邊，便見她們已經睡熟了。她們緊緊的相抱躺着，在她們玫瑰色的臉頰上，眼淚還是溼溼的。

於是他走到他父親住房的門口傾聽，那邊也不聞聲息，他便蹣跚着腳走到死者歇着的屋子。他守在她旁邊，這是末次了。

他的妹子們，走開時，曾在她臉上覆了一條白手帕；他揭去了，拱着兩手，看她蠟一般的臉相上，怎麼的晃着遊移的光。她沒有大變樣；只是那額頭上的青血管更顯出，以及那睫毛在憔悴的臉頰上投了更深的黑影罷了。

他點了她病中每夜點在牀邊的手照，坐在自己常坐的那把椅子裏，想要給死者做一回平靜的禱告。

然而他心中忽然想到：他忘記了叫材匠早些來，量一量尺寸。

那待做的棺是一口簡樸的松樹的棺，漆着黑色，圍着石南花的花圈，因為她向來愛那柔細的野生的小花草，過於別的一切。

「這口棺要費多少錢呢？」他接連的想；忽然間恐懼起來，因為葬死者的東西還一點沒有。他起首計算，籌畫，但是沒有結果。

「她自己什麼物事，這還是第一次呢，」他柔和的說，便想起了那套靛色的服裝，她從年頭穿到年尾的。

他將可以趕緊借到的所有的數目加起來，然而那總數還不夠喪事的一半開銷。明天，後天，他可以打發到鎮上去的三車的泥炭，也只能弄些零星來罷了。

於是他拿了一張紙，算起開銷來：

棺材 十五泰婁

墓場的地皮 一〇泰婁

憂愁夫人

請祭師

五泰婁

做衾的布

二泰婁

還有他父親想儘量鋪張的葬事的費用：

葡萄酒十瓶

十泰婁

雪茄煙一盒

二泰婁

啤酒兩小箱

二泰婁

做饅餅的原料：麵粉是家裏有的，糖，葡萄乾，杏仁，玫瑰汁之類須得去買。這些共總要多少呢？他忙着計算，但他的數目總是不相合。「母親很知道的，」他想，剛要問問她，却見她已死了。

他喫驚了。現在，他的想像使她回生過之後，他纔理會到已經失掉她了。他想要號哭，但因為須得繼續他的計算，便鎖住了。

「原諒我罷，寶貝的母親，」他說，用右手撫摩她的冷頰。「我還不能哭你；我先得將你安置在地
下哩。」

三天後舉行葬禮了。

保爾早就料到不能阻止他父親的鋪排盛宴。他已發請柬給市鎮上所有的朋友，那請柬是美麗光滑的紙，有指頭般闊的黑邊。其上他用了精選優美的語句，誌他的悲哀，而且在在都不會忘記用美麗的花楷簽他的名。

晚上正在將尸身放在棺中的時候，他的兩個哥哥到了。他們多年不會回家，保爾幾乎不認識他們了。哥德弗里特，那當教師的，是一個威嚴的人，顯着嚴肅的臉容，和一些凜然的神色，臂上攜着一個黑色面紗的年輕女子——他的未婚妻，那女子用了詫異的眼光周矚低小淒涼的房

屋，忽而勉強的顯出同情的充滿悲哀的臉來，正如時局所要求的。他們之後，瑪克思，那商人，也來了。他顯得頗是浮蕩；他的時樣的鬚髮，給予他一種不合孤哀子的心情的神色，而且他的悼哭分明是爲着不舒服的原因多，爲着悲戚的原因少。

兩個哥哥莊肅的擁抱他們的父親，而那年輕的女客彎下身，先吻了他的手，又吻了他的額。

然後他們和雙生兒應酬，她們穿着黑色的服飾比先前顯得益發鮮豔嬌媚了。他們不會顧到站在門口張皇的抓着帽子的保爾。

哥德弗重特終於問道：「我們的兄弟在那里？」

於是他赧然的踱上去，伸出他的手。

三對睛眼探索似的看定他。

「我只消一走出就好！他想，他一脫身，便走到馬房裏做事去了。

哥德弗里特跟他到那里。保爾見他來便着慌了，因為他不知道對這貴族式的人講些什麼好。

「親愛的兄弟。」貴族式的人說，「我有一件事請求你。你可不能替我的未婚妻預備一間明亮的住房麼？她覺得在女孩子們住房裏，太擁擠了。」

「我可以將我的小房間讓給她，」保爾說。

「你這麼辦，我是感激的。」

於是他又向他提出幾個問題，關於母親的病，關於牲口，以及關於資產的押款。

「你這可憐的人呀，」他說，「你分明有着許多的憂愁。但是你可曾設法使聖潔的母親的最後幾日儘量的安適麼？」

保爾確然的告訴他：凡是他的力量所及，他總是辦到的。

「這我很高興，」他哥哥用了嚴肅的聲音口答說，「你若不這麼幹，你的職務可就太疏忽了。現在，你來，我們同看聖潔的母親的遺骸去，她從天上望下來，也許看見我們團聚着罷。」

他拉了保爾的手，同他進到他母親在花和燭火中間平安的休息着的屋子，那邊別的人們早已聚集了。

保爾喘喘的仍然站在門口。他原想單獨的陪伴死母親一會，但這辦不到，他便輕輕的走出，從外邊窗口看望，像是站在那邊的村上來的看衆的一個。

過了一會，瑪克思來到他跟前，機密似的拉他到一邊。『我有一件事請求你。親愛的孩子，』他說，『我的喉嚨，因了路上的塵埃，和號哭，是十分枯燥了。你可以替我辦一滴啤酒麼？』

保爾答說，有兩滿箱在那里，却要等到明晨出葬時纔開箱。

「將開箱的傢伙交給我，」瑪克思答說，「我是一個能手。箱裏的啤酒明天和今天是一樣新鮮的。」

保爾遵命拿了傢伙來之後，他便轉過背去了。

到十一點，棺材周圍的燭熄了——人人去睡了。

保爾見自己沒有牀剩着，便爬進了草閣裏，在那邊整夜挺直的坐着，恍恍惚惚的儘想。

到早上十點，最早的賓客到了，這等賓客，委實是不曾接到請柬，或者全未料到的。保爾一見他們來，他最初的思想是，「我預備好充足的飲食麼？」馬車駛進天井裏來愈是多，以及全不相識的人愈是不絕的向他的家族伸出黑手套的手來，「那邊會不夠罷？」這一個聲音，便似乎對他說的愈是厲害了。

他的父親的尊嚴的時日又復到了。他坐在可移的椅子裏，像是在王座上，他的兩個大兒子，像他近旁的侍臣，他任着人家來讚歎他的悲哀。

每一個來客走到他跟前時候，他便將那伸過來的右手，緊握在他的兩手中間，似乎自己是待安慰的人，又俯下淒戚的頭，用嗚咽氣塞的聲音，說些斷續的話，像是：「是呵，她去了？去了！她是去了！心的傷痛是沒有慰解物的呵！願塵世使她所受的哀愁，上天給她補償呵！」之類。

在談話中間，他叫喚保爾，「我的兒子，你沒有預備葡萄酒麼！我的兒子，記着弄些點心來給我們客人喫。」

保爾像侍者一般的，從這個奔到那個，焦躁的數着迅速減少的酒瓶，羨着他的妹子們，穿了精美的黑色服裝，可以靜靜的坐在屋角裏，暢快的哭，一面有那不識的嫂嫂安慰她們。他在預算內全不會想到喪服，幸而商人賒了賬給他們送來，否則他的妹子們全然露不得臉了。

他自己穿着簡樸的灰色服裝，不像一個「居喪者」，多數不識他的賓客默默的走過他跟前，只當他端給他們酒和雪茄時候，纔注意到他的存在。

天井裏聚集了許多的女人，她們向來愛他的母親，爲着她那沈默真率的態度，現在要來跟隨列行，並非正式的弔喪者。

他父親的銳利的眼睛，立即看到她們了。

「保爾，我的兒子，」他叫道，「你出去，邀女士們進喪宅中來。」

保爾遲疑了一會，纔服從這命令，因為他不知道去邀請怎樣的措詞。他一跛到門檻上，他第一眼便瞥到葛爾思培思，她穿着悼服，站在村上的女人們中間，捧着一個白玫瑰的花圈。當她看見他時候，她的眼眶裏含着淚。

他剎時間彷彿覺得要將頭偎到她的衣褶上，便在那里號哭似的，然能別人站在她近旁注視着他。他行了失據的鞠躬，說道：「我的父親請你們——你們可要看看死者麼？」

女人們緩緩的走進宅中去，只有葛爾思培思逗留著。

「你可也要進來麼？」他問。

「我可憐的親愛的保爾，」她說，便抓住了他的手。

他閉了眼，倒退兩步。

「來呀，」他說，又復鎮定着自己，看看她，她向來是很愛你的。」

「保爾，我的兒子，你在那里？」他父親的聲音，從宅內傳出來。

「保爾，」她含着漸湧的淚，遲疑着說，「你不可頹喪，還有別的人們——愛你哩。」

「阿，是的，」他說，「我知道的——但是來罷，我得倒酒去。」

她深深的嘆氣，便即惴惴的跟他進去，又混在別的女人們中間。

「保爾，這里來！」今天似乎自以為又是家主的那父親招呼着說，待到保爾向他俯下頭，他便在他耳邊低語道，「我聽得酒完了。這是怎麼說？你難道要丟我們全體的臉麼？」

「我曉得還有幾瓶在那里，」保爾答說。

「讓那些剩到祭師來，但你也得端一杯給女人們，你聽得麼？」

「阿，但願祭師當即來呀，」保爾嘆息着說，便勉強的倒了半滿的幾杯。

祭師終於來了。大家擠到躺在棺中的死女人的屋子裏。這地方在日光中浸着，陸離的光從搖曳的菩提樹枝間流出來，欣然的浮動在白石般白的臉上。

保爾幫着人將他父親的椅子搬到棺材頭，於是他退到靜寂的屋角，在哀悼的羣衆後面，因

爲他奔走的乏了，在那邊可以休息一會。

然而人家不讓他休息。『小兒子在那里？』祭師問，想教全家族聚到他的周圍。

『保爾，我的孩子，你在那里？』他的父親叫。

於是他只得走過來，便在他父親的椅子旁邊，近棺材頭站着。

低聲的咕啣，通過了羣衆，有的似乎張皇着，彷彿將說，『喲，這也是兒子麼？那是我們弄錯了。』

跳舞的太陽光引起了祭師的注意，他便將這當作說教的題目：塵世的太陽誠然明亮的充滿喜悅的照着；然而比起天上的日光來，這是一點沒有——這是全然暗黑了。接着他稱讚死者，又稱讚那留着的家人，尤其是忠實的丈夫和兩個長子，說是堂堂的一家之柱石；又有一點兒說到保爾——那忠心服事『主人』到死的『僕人』。

這甜蜜的稱讚，他一點也不理會，真是可憫呵！他出了神，凝視着前面。他的眼光溜到那聳在他母親帽上的絲結，當祭師揮動着的臂膀引起的風掠過時，微微顫動的。這好像一隻白蝴蝶，振着翼向空中飛。

於是讚美歌唱起來，棺上覆了蓋，其時從背後傳來傷心的哭叫，「母親呀，母親！」人人驚訝着轉過頭來。那叫着的是葛爾思培，陀格拉思。她現在昏暈着橫在旁邊的人的兩臂間了。

保爾是很懂得她的。她原來想起了棺蓋將覆在自己的母親臉上那時刻。他心中發誓：那時候定將到她身邊去安慰她。他的父親也抬頭看，臉相上顯然的寫着這問語：「她也在這裏麼？」人攙了葛爾思培到隔壁房間裏，兩個女人陪着她，直到她回復了為止。

棺材蹣跚的扛出了門外，便安放在柩車上。

保爾抓了他的帽子。於是哥德弗里特，擠到他身旁，將一件柔軟黑色的東西放在他手裏。「你至少將這塊黑紗纏在臂上罷。」他對他低語。

「怎的？」

「人們許要想，你不要服喪呢。」

保爾想起這，心頭一跳，便將黑紗纏上了。後來他悲憤着，以為這樣的受了他哥哥的辱，過了

好久他纔明白過來：他們中間誰真是穿着最深重的喪服。

墓地是在荒原的中央。三棵寂寥的松樹遠遠的標示着。沿了這四周的牆外，「荊棘的籬垣」盛開着。

悲戚的行列走往那邊去。兒子們緊跟在棺後，父親同着雙生兒在他們後面一部小馬車裏。保爾直向前注視，他想起一路踏過的沙泥——想起葡萄酒——想起邁爾思培思——想起父親的可移的椅子——又想起那已經一半從棺上拽下來，拖在後面的石南花圈。

他決定留意着，不使這花圈同棺材進墳穴時塌下來。他在墳旁，所感到的只是顯顯裏一種劇烈的戟痛罷了，待到祭師正在祝福時候，他驟然想到他本來很可以用啤酒代葡萄酒的。接着，他須得照顧雙生兒了，她們在悲哀中幹出傻事來，打算跟着棺材跳進墳裏去。他將她們抱在兩臂間接吻，教她們的頭攔在他肩上。她們這麼做，閉了兩眼，熟睡似的呼吸起來。

當第一捧泥土滾下到棺上時候，他便有一種嫌厭的心情，彷彿腦子裏玩着「九柱戲」似的，

待到塚土堆起來，他想到，「到明天這周圍須得有泥炭鋪好纔是。」

羣衆散了，人擡了他的父親到馬車上，三個兒子便走回家。瑪克思和哥德弗里特，用了低而莊肅的聲口說些對於死者的最早的回憶。然而保爾沈默着，想到，「謝謝上帝，大家將她安葬了！」他的腦子裏還是熱烈的激擾着——他還不會理會什麼，也不會想要理會——但當他進到天井裏，那有着板屋頂的馬房，以及火災的遺跡，灰色而且悲涼，展布在他前面的天井裏，那時候，他閃電似的驟然想到這一節，像是一個全新的觀念：「母親去世了！」

他轉過頭來，用兩手在空中摸索，於是彷彿被雷打似的，撲到地上了。

(註一)參看第一章保爾對葛爾思培所說的話。

第十七章

夏過去了，秋披着「霧縷」漫過荒原來。紅色的太陽光沿着樹林邊懶懶的浮動，石南垂着紫

色的花冠。這時在一向比通常靜寂的哈台霍思中，起首聽到奇異的聲響。像是打鑼聲和鐘聲在一起，這聲響成了嚴密的節拍，從荒原上遠遠的傳送過去，忽而響亮些，忽而柔和些，却一樣的帶着和諧的回聲，慢慢的消滅在空中。

路上村人們詫異着停住了。有一個問道：『美尤訶家裏有什麼事了？』

又一個便說道：『這聲響有點彷彿是他自己造起一所鐵工場了。』

『他是總不會幹出些運氣來，』第二人說，於是他們笑着分別了。

那照常坐在屋角，欠伸而且咕嚕着的父親，一聽到這聲響便驚起，叫了雙生兒來探問着情由。然而她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那天大清早，從鐵上來了一個工人，帶着鎚，錘，和釘箱，曾經和保爾商議了好久，保爾是手裏拿着各類的圖案和樣子。她們忽忽的奔去看，所見的便是這樣：

小舍後面，站着『黑蘇賽』，由架板圍繞着，像是穿硬布袴的女人；架板上保爾和工頭忙着攀來攀去，鎚着，察看着，並且旋着釘子。

雙生兒十分的詫異，便面面相覷了，因為她們猜到有什麼偉大的事情，正在預備呢；然而這

些消息，她們却以為不一定要傳給父親知道，因為她們記起兩封已經寫好的小小的信來，須得趕速祕密的遣使女帶往郵局去的。

一面保爾高高的站在「黑蘇賽」的圓背上，倚着細瘦的煙囪，懷念似的望着沼地，像哥倫布將要發現新大陸一般。

危險的道上最初的步驟是取了。

接着他母親的死，沈長失眠的幾夜中，當哀愁將他的靈魂捏在「鐵爪」裏時候，他曾經從死者淒涼的形象，「遁」到他那書籍上，像鼯鼠一般，他從幽暗的學理中間，穿掘他的路；待到頭腦昏沈，他的身體因了激動的用腦，困乏起來時候，他便自己大叫道，「不可使她最末的希望也失望呵！」他於是伸張他的手脚，一種新的活力，又閃到他的腦裏來；他不息的連續的用心，務使深奧的謎順利的自解，務使每枝桿軸變成「筋肉」，每個汽管變成「動脈」；他只是考慮着最善的方策，如永生的造物主的精靈之於人體一般。

若干禮拜和若干月過去了。其間這對於知識的渴念，這創造的欲望，全然佔據了他的心坎，

至於先前困惱他的一切，像遠地的黑影一般消失了。他那母親的形象漸漸的漸漸的平安起來，而且似乎向着他微笑。倉屋裏，收穫加積起來，彷彿不可見的手帶到那地方似的；待到那一天，麥屯前卸下最末的麥束時候，他拍手到額前，嚷道：『在我還是昨天，剛看見初出的穗兒似的！』

他的知識愈是增加而且成熟，那『成功』的熱望也一樣。愈是在他靈魂中湧起來。當他寫信給鐵匠時候，他的心跳得像考試前學生的一般。他因為怕人家笑他，不使自己的事務張揚開去，似乎一提起便是罪過。然而連續的鐘聲却將消息宣示大眾了。

新的工頭不免和他們在同一桌旁坐，那父親當他進門時，不去同他招呼，所以表示反對他，而且向他的碟子，嘮叨着許許多多關於獸子和寄食漢的話。

然而沒有人留意他，工作靜靜的進行着。依了保爾的指導，把機器拆成零件，察驗到極微小的各部分。那職業的工程師一過眼就發見的弊病，這兩人必須用了極大的困難，纔尋得出來，大家解說一番。他們間的爭執時常接連着幾點鐘，同元老院的會議一樣。

有一回，工頭不耐煩的問道：『這東西，你怎麼不送到鐵店去修理呢？』

保爾愕然了。這確是一個主見！在他似乎是一個很新的主見而他先前倒是時常想到的。不過他不曾想採用，因為這在他似乎太莽撞而且無謂了；而且他又太害怕，怕人家會退還『蘇賽』說是『修不來』。他正像鄉下的女人，寧可自己醫治她丈夫至於死，却不願聽醫生說，『他不可救了』。

天暗起來，工人們和僕役們停手之後，他時常在工作室裏惘然的再摸索一點鐘光景，單因為搬不下『蘇賽』罷了。他時常想，最好不如在她旁邊當作看守人，直站到早晨。他喜歡將他的圖案或者一本書，挾在臂膀下面，這也是惘惘然的，因為天已暗了——他只想將各物收拾攏來罷了。這等行動，都是極隱密的，因為『保爾是獸子』沒有人比保爾自己有更堅強的確信了。

一天晚上，他暗中正在找尋一本帶往那邊去的書時，他的手觸到了一件長而且圓的物事，在抽屜最裏面的角落，用薄紙當心的裹着。

他暗中感得他怎樣的紅暈起來。這就是蕩爾思培思的笛子。他對於這個或者給與者，想念起的時候，竟這樣稀少，怎麼使得呢？他一生中最『陰暗的』一天，末次見過的那美麗的形相已經

從他胸中漸漸的隱去，因為他的「存在」進到朦朧的「悲哀之王國」裏了，現在終於是，因了純淨的苦難和憂愁，她於他已經變成陰影一般了。

他初次記不大起她的臉相來。只是漸漸的漸漸的，她的形象纔呈現於他的胸中。

他臂下不挾書籍而挾了那笛子，徐徐的走到小舍，便坐在汽鍋上面。他抱着好奇心，將手指按了笛孔；他又將笛口安到唇間，然而不敢發出聲音來，因為不願攪擾人家的睡眠。

「這就妙了，」他自己說，「如果我一向吹得出各種甜美的曲調，而且想着藹爾思培思，我那就再能夠向她傾吐出我的心事來，而且覺着我也是世間有為的東西了。但是那麼，我可是單為着自己生在世間的麼？」他問他自己，茫然的捏着一個彎曲的把手。「正同這彎曲的把手不知為什麼的轉着轉着，而在本身上不過是一片生鐵一樣，我也得轉着轉着而不問一問「為什麼」！世間所謂「人們」是有為自己而生活，依自己的志願模範世界的權利的。然而他們構造的和我不同；他們是漂亮，驕傲，而且奮勇，而且太陽常照在他們之上，他們甚至也可以有保有一個心，而依這個心的指示行事的特權。然而我呵！呵！好的上帝！」他停頓了，便悲哀的注視那在昏黃中黯淡的

晃着笛孔的笛子。

「如果我是這樣的一個，」他過一會接下說，「我就該變成著名的音樂家了。我很知道我的腦子裏有許多的曲調，從沒有別人吹過的；我若一達目的，我就該娶了藹爾思培思了——而父親就該富了，母親也有福了；然而現在是，母親死了——父親是個可憐的殘廢的人了——藹爾思培思將要嫁給別人了——而我站在這裏看着笛子，還吹不成哩。」

他大聲的失笑了，於是便溜到前面來，使碰得着烟囪。他在烟囪上敲一下，說道，「然而『這笛子』（指烟囪）我倒要吹會他，一定會好聽的。」

他坐在那地方是，似乎聽得花園裏有抑遏的笑聲和低語。他側着耳朵聽，這是無疑的了。一對的戀人正在用情呢，或者，也許不止一對罷，因為夾雜着各種的聲音，像一大簇燕子的啁啾一樣。

「我想是使女們姘着人罷，」他說，「我將他們趕出去。」

他拿了掛在馬房的們上的一條馬鞭，便爬過了圍籬最遠的部分，去截獲闖入者們去。

於是忽然間，他猝的停住了，似乎變成石頭一般，從他的頭部突出眼珠來，手裏抖動着馬鞭。他已經辨出他那妹子們的聲音來了。

他倚在一棵樹的幹旁，側着耳朵聽。

「現在他可放任你麼？」一個戀人用了低語問。

「現在他正弄着機器忙不過，」格來太的聲音回答說，「他連那討厭的教訓也不給我們聽了。」

「總之，你不會留意到她們呵！」（保爾對自己說。）

格來太嗑嗑的笑了。「不管他怎樣的威嚴，他只是一個笨孩子罷了，而且戀愛的事，他一點也沒有懂得；據我所記得，他是看中葛爾思培思、陀格拉思的；然而你想：他可有過一回，敢向她抬起眼來麼？她自然做夢也不會想到嫁給這等委靡的獸子。有她的表兄里夏在那里——他是完全各樣的人了。」

他的心臟快要停了跳了，然而他繼續聽着。

「我不懂你爲什麼全然服從他，」她的戀人的聲音說，「我們本來常是先給他一頓打，隨後放他走，而他倒來向我們討饒。人只要堅定的反對他就是，他是這樣的怯弱漢呵！」

「且等一歇，你這流氓！」保爾想，他現在知道在他面前的是誰了。

然而格來太急切的答道：「阿咄！我們不應反對他。他愛我們這模樣，去欺騙他，我們真是應當羞愧的；他見我們要什麼，便給我們什麼，而且我可以發誓說：那使他這樣悲感的，不是什麼，只是戀愛罷了。所以也不必介意於時常聽教訓，如果後來不去注意他，尤其不必介意了！」

「我知道這樣，倒是一件好事，」保爾想，便繞了半個圈子，來到別的一對坐着的亭子。

那邊是愈加寂靜了；只是時刻的從樹林間幽暗中，傳來一種接吻聲或是嬉笑聲。於是他聽到卡脫的聲音了：

「前禮拜日你爲什麼同瑪的爾大跳舞的這麼起勁呢？」

「好可怕的謊言呵！」又一個答說，「那一個告訴你的？」

「牧師的女兒海維格告訴我。」

「好呵！她妬忌你啦；這就是了。前禮拜日她怎樣的看我呵！我以為我的頭髮要給她看的燒焦了。」

「阿阿，這虛僞的女兒呵！」

「是了，不要悲傷罷！你都弄錯了！我的甜密的小百靈呀，我的「太陽光」呀，我的小乖乖呀，把你的頭攔在我的膝蓋上罷，我想要摩弄你的頭髮啦。」

「這樣麼？」

「不；你躺在我的鍊練上了。這纔對呵！唱點給我聽。」

「我唱什麼呢？」

「關於戀愛的！」

於是暫時全都寂靜了。卡蒂（註二）即刻柔和的唱起來：

「夜鶯在紫丁香花叢上，

唱過了夜的柔和的時光；

我聽得一聲軋，輕輕的一下推，

我的窗玻璃碎落了！

「我忽忽的跑去，看是怎的，

在夜的柔和迷人的時光，

我於是看見梯子放在那里——

一個漢子站在我的閨房邊了。

啦啦，啦啦！

「唱下去！」

「阿！不唱了，當真是不正經的。」

「那麼，你爲何唱起頭呢？」

她嗑嗑的笑，便默然了。

「給我唱點別的調子罷。」

「唱之前，給我接個吻，」掙扎了一會，於是他的聲音說：

「怎的？你先要接個吻，隨後又掙扎起來，你這貓！」

「我在着。」

「放了我！不……要抓！」

「如果你娶別的女孩子，我要抓出你的眼珠來！」

「還有什麼呢？」

「好了，我要躺在杜松樹叢的下面，餓死我自己。你必須來送我的喪。阿，這就美妙了！現在，用心聽罷，我知道一首美妙的詩啦；

「我對於你的愛怎麼樣，你知道麼？」

荒原上有一座孤寂的墳墓；

其中睡着一個可憐的死詩人，

他的愛引起了她好多的哭泣，

他在那陰沈沈的墳墓裏睡着，睡着；

然而睡不去愛所給與的哀愁。

半夜裏走到這荒原上的墳墓去，

等候他回過氣來；

他很知道那唱歌與接吻，

他能夠告訴——

「可不好聽麼？」

「很好聽！誰教你的，克忒」（註二）

「有一回我從母親藏着的歌集裏看到這首詩。我以為恐怕是母親自己做的。」

在這番談話之際，保爾本來站在那里，恐怖得發呆了；但他一聽到說起他母親，他的憤怒便制住他，於是他將那馬鞭在一對人的頭上打過去，這纔亭子邊枯萎的樹葉瑟瑟的飛揚起來了。

發出高聲的叫喊，他們都跳起來了。兩兄弟一認清他，便打算逃脫了；然而兩女孩子嗚咽着抓住了他們。她們尋求那對於自己的哥哥的防護！

「這里來！」他向着她們叫。於是她們離了她們的戀人，大家撲攏來，互相保護着。

兩歐特曼靜靜的倒退得遠些了。

「你們得停在這里！」他叫着說。

「你要我們怎樣呢？」年長的說，他是第一個回復過厚顏來。

「你們對於你們的行爲怎麼說？」

「你知道那地方可以來尋我們罷，」年小的說，便扯着他哥哥的衣裾，當作逃避他的暗示。然而這利時保爾却將他的喉管扼住了。

「放我去！」他驚喊了。

「你們同我進屋子裏去。」

「阿阿，不去，還是不去，」年長的說。

「我全不知道你要怎麼樣我們。」年小的說，他在保爾的拳頭的緊捏之下，吃驚的非同小可。
「我們愛着你那妹子們，我們一點不會奈何你。」

「如果你們愛着她們，你們豈不知道那邊有着門，可以從那門進來向她們求婚的麼？強盜，你們是！」

這利時烏爾列克（註三）已經從保爾的掌握中將他的兄弟勸脫了；他還沒有定了神，他們兩人可已穿着花園火速的逃跑，跳過籬笆，在荒原的昏暗中消失了。

他完全聾聵了，轉過身來，便看見他那妹子們，蟄伏在樹幹的後面。

「來呵！」他指着房屋，唏噓着說，她們便跟着他走。

當她們打算溜到自己的住房去時候，他開了退閉室的門說道，「這裏面來，」她們發着抖，在屋角蟄伏下來，因為她們沒有知道：他將處她們以怎樣的罰。

他自己點着了蠟燭，拿起「家譜」來，便取出一張像片。

「現在到你們住房去，」像兩個懺悔者一般，她們在他後面慢慢的走動。

「這是誰？」他指着像片，用了最嚴厲的聲音問。這是她們母親的照相，在早年拍的，因年長月久，幾乎消褪了。然而她們很認得出來，於是扭捏着手，跪在牀前，悽惻的在枕上歎歎起來。

於是她們便向他招認出所有的事來。是比他本來所想到的更壞了。

接着是可怕的寂靜。保爾踱到窗邊去，在夜色中瞭望着。

「多謝上帝，你死了母親！」他合着手說。

於是她們大聲的哭起來，膝行到他的跟前，打算接吻在他兩手上。他撫摩她們的頭髮。他的愛她們，是了不得的好。

「孩子們，孩子們！」他說，在椅子裏倒下去，幾乎同她們是一樣的無助。

「罵我們就是，保爾，」卡脫歎歎起來。

「不如打我們，」格來太催着說，「我們是該打的。」

他將手移過了眉頭。在他都仍然像一個惡夢似的。

「怎麼會鬧出這等事來？」他喃喃的說，「我看願你們有這樣疏忽麼？」

「他們說他們——打算——娶我們！」卡脫氣喘喘的說。

「服喪的年分一過，就成婚了。」格來太加上說。

「他們如果這麼說，他們得守他們的約言。」他說，竭力的自慰着。「不要向我下跪了，孩子們，下跪在上帝前面罷——你們必須跪的。這張照相以後便每夜豎在你們小桌上。你們這纔還有膽量走羞恥的路徑麼？晚上好。」

她們追着他奔去，央求他陪伴她們，「她們是這樣的喫驚！」然而他却委婉的離了她們，走上他的小閣，便在那裏，他暗中坐着尋思。他是羞愧到這樣的深，簡直自以為再也受不住日間的光了。

次日早上，他叫了工頭來，便付清了他的工錢。

這善良的人十分驚愕的仰看他的臉。「但是現在，美尤訶街先生，百事都順利起來時候，就停工麼？」

「是呵，順利起來了，」他沈思的喃喃的說。「羞辱加上不幸呵！——這人的話是對的。」（他心中

這樣想。)

「有點事情使我不安了，」他於是說，「使我沒有心思幹。我們且將這番工作停一會子罷，時候一到，我再來叫你。」

他的父親苦苦的陳訴夜裏的激擾。「你在園子裏，鬧着什麼呢？」他問。「我聽得你的聲音！」

「有賊想偷蘋果啦，」保爾答說。

雙生兒有着紅腫的眼睛，不敢從地面抬起來。

「墮落的女孩子就是這模樣呵，」保爾想，便許了一個願：要對於她們，當作囚犯一樣的嚴緊。但當他初次向她們粗厲的講話，而她們像兩個改悔的「瑪格達林」一般，用了受苦的卑謙的眼光仰看他時候，他是被愛憐制服到這模樣，至於他抱住哭着的她們，而且說道：「你們定一定神罷，孩子們，百事都還會好起來哩。」

他抱着堅定的確信，以為兩歐特曼總不肯讓日子空過去，不到哈台霍甫來。「他們的良心會教他們來，」他自己說。他覺得這樣確定了，膳後，他便有力的催促他父親，那在閒懶生活中已

經變了很落拓的父親，穿上他的新大衣，爲的是準備着重要的人客到來。他的父親咕嚕着聽從了，後來見得大大的勞力原來變得全然耗費時候，便又加倍的憤怒起來。

「他們要明天來罷，保爾上牀時候自己說，今天他們沒有勇氣啦。」

然而第二天也過去了，並不見什麼人來，這樣，便經過了整個禮拜。

保爾似乎失神一般，在屋子裏跑着。每隔十分鐘，人就見他站在大門口，向荒原上張望着，所以僕人們互遞眼色，低聲的說各種廢話了。

「好不可憐呵，他自己說，我還是這樣的天真，在戀愛事件上一點也沒有經驗，否則我該知道應當怎麼幹了。」

一種苦悶的恐懼起首主宰他，於是在牀上輾轉着，睡不成了。

「我得使他們事情容易辦，」他一天早上想，便吩咐把那不多時前在拍賣場買來的籃製馬車預備好，便趕往洛德卡蒙，歐特曼的邸宅，是他們父母死後一同住着的。

他的心感到了一陣羞愧與暴怒的痛楚，因爲他現在是，同討情的人一樣，進了那等人的邸

宅，就是在他一生中曾經這樣厲害的捉弄過他的。他少不得要再轉向門口去，但他的兩手却更緊的勒住了繩繩，他的嘴唇喃喃的說道：「你所感到的事，是不成問題的。」

他軀過了出草的天井，其上高的棘刺叢開着花，兩旁夾着高大的，雖然頗見蹣跚的農房的，於是在房屋前面停住了，那屋的板窗上，畫着黑和白的圓圈，大約因為有時作靶子用的。

「姊妹們嫁到這裏來是失體面的；然而她們也顧不得多麼體面了。」他想，在進門的扶欄上拴着馬。因為不見有可以拿繩繩的人來；只是從遠遠的一所小舍裏，傳來打稻的整齊的聲音。

他一進客堂，似乎聽得一片紛亂的聲音，接着便是後門的開關聲響。於是，忽然間，全部沈靜了。

他進了退閑室，其中擺着他們早餐的賸餘，而且還是彌滿着雪茄的煙氣。他站在那里，等候了好一會。於是從隔室的門走進一個瘦削的女人來，露着一種慌張的強笑。

「我的主人不在家，」她說，並不等他問，「他們一清早乘車出去，一時不會回來哩。」

「不要緊；我可以等着。」

那老婆子起首絮聒而且解說了，她說：全然用不着等候，他們何時回來，她沒有預先知道；他們常是整夜的住在外邊；以及這類的話。其時他彷彿聽得一輛狗車飛常之快的啦啦的驅出了天井。他跳起來，着慌了，因為他以爲他的馬溜了纜了，然而他看見那匹馬却靜靜的站在原地方，於是疑心在他內中起來了——這疑心若在一分時之前，他早就憤然的棄却了。

那老年的管家不敢將他趕出去；於是，不被打擾的却也沒有飲食的，他坐在那里，直等到晚上。當天暗了時候，他動身向家走去，頹唐而且屈辱的。

次日早上，他又到那里來了，這一回也枉然。第三天，他便見大門嚴固的下門了。搭鉤上掛着簇新的一管鎖，似乎是特地爲着他買來的。

於是他不必再懷疑於兩弟兄的故意規避他了。「他們不好意思當面來看我，」他自己說；「我寫信給他們就是。」

然而當他拿起筆來，強制自己寫和解的友情的話時候，這樣的對於自己失體的行爲的嫌厭，制住他，至於他將那信撕碎在桌上，而且高聲的悼歎着，在屋子裏踱。

「我得先聚起我的精力來，」他說，便無聲的走到女孩們的住房。她們坐在窗邊，一句話也不說，而且以白的臉龐注視着遠地方；隨後有一個任着頭落在那一個的肩上，便輕輕的悲戚的說道：

「他們不再來了。」

「他們怕他啦，」那妹子嘆了一口氣。

於是她們又復回到沈默了。

「唉！他深重的呼息說，一面走回到他的住房，『我知道這番話可以幫助我。』」

他於是拿了一張乾淨的紙，寫成了一封優美的信，其中他向兩弟兄說明着：他不再惱他們了——他們若肯回復他妹子們失掉的名譽，他就宥恕他們一切了。

「他們明天一定在這里了，」他說，發着一聲寬慰的嘆息，當他把信投到信箱裏時候。那天的餘時，他便徘徊在荒原上，因為他不敢正眼看人了，他的自愧是這模樣。

然而兩歐特曼沒有來。

是在聖誕節的前夜，剛在薄暮之前。荒原上深深的積着雪，從灰白的天空，降下清新的無數的雪花來。那時保爾看見他的妹子們祕密的拿了帽子和大衣，打算從後門出走了。

他趕緊的追她們。『你們打算那里去？』

於是她們哭起來，卡脫便說道：『請你，請你不要問我們。』然而他覺到內中升起可怕的憂慮來，於是抓住了她們的臂膀，他說道：『你們若不招認出來，我就跟着你們去。』

於是卡脫喘出聲音說，唏噓着：『我們到母親墳頭去。』

他一聽得她們要到那『聖地』去，恐怖便制住他了。然而這情形，他當心着不使她們看出來。『不，孩子們，』他撫摩着她們臉頰說，『我不答應的，你們要激動的太厲害；荒原上雪又是這樣深，而且天快要暗了。』

『然而那地方總得有人去，』卡脫喘喘的說道，『今天是聖誕夜。』

『不錯，妹子，』他答道，『我自己要去。你們陪伴着父親，給他點幾枝蠟燭罷。我給你們帶點好消』

息回來，謝謝上帝。』

她們聽從了，便走回到屋子裏。

他披上一件厚暖的大衣，拿了帽子，便走到昏黃中去了。

「你們夜裏須得把大門鎖好，」他離開天井之前說，因為他有着的一種含糊的感知，以為即使單是在雪地裏徘徊，也得到深夜纔可以回家來。

白色的荒原寂寥的橫着。雪下面，深深的橫着枯萎的花，而在先前豎着杜松樹叢的地方，現在是小小的白色的一撮，看去像鼯鼠丘一般。連截頭的柳樹的枝幹也是白色了，但只在風所吹的一邊。

他苦痛的穿着鋪雪的荒原只是走，每一步陷落到膝踝上面。不時的，老鴉拍着大翼膀，在空中飛過，艱苦的合大雪戰鬪着。

看不出什麼路徑來……遠遠的像黑的鬼影一般聳在天空中的三棵高高的松樹，便是唯一的標記，可以用着定他腳步的方向。

在天際，輝煌過幾瞬間的金色的條紋消失了；漸漸的漸漸的夜色沈下來；待到保爾到了墓地的牆，那像妖異的堡壘一般，屹立在他上面的，那時候，天色已經變得十分暗黑了；而新降的雪却發出一種不定的亮光來，所以他希望着立刻尋到他母親的墳墓。

正門被雪埋沒了——是風所堆起來的雪；到處尋不出一條進路來。

他這纔艱苦的沿着籬笆摸索他的路，從籬笆處處有黑的枝條從白的積雪中伸出銳利的刺來，終於他的臂膀陷在雪中愈加深，遇不着什麼靠傍。

從那邊他強勉的衝到了內面的墓地。

松林用了虛廓的低呻問候他，本來停在雪中的一匹烏鴉便無聲的飛起來，不息的繞着松林的頂畫圓圈，像找不到平和的可憐的靈魂一般。

當他看見眼前橫着一片灰白色的鋪雪的平原時候，一種恐怖便制住了他因為他沒有看見什麼標記，可以分辨出他母親的墳墓來。墳上是沒有十字架的，因為他一直沒有錢去買，而那墳却伏在平坦的雪海下面。

他起了一種痛楚的憂慮；他彷彿覺得他現在已經失了一生所有的最末的東西似的。

於是他用了發抖的手起首在雪中摸索，從這墳到那墳——長長的一排，這其間處處有花圈或是小的柏樹在昏黃中突出着。

「這里葬着這人，這里葬着那人。」他幾乎知道所有的墳墓，以及安息在那下面的是誰。

末後，他那摸索着的手便從一片從下面突出的碎玻璃上受了傷……他停住了，周圍當心的探摸……這碎片一定就是初春時候格來太帶出來，裏面插紫苑花的，邊端尖利的一只綠瓶的一片——是的，這正是那枯萎的花梗還在這裏面呢。而且這近旁是那花圈，那石南花圈顯得石環一般堅硬的冰結了；這是他末次到這里來時自己放在那邊的。

當他看見小堆的雪，那埋藏了他所最愛的一切的，這樣白而沈寂的鋪着時候，他便跪了下去，而且將臉埋在寒冷柔軟的雪中。

「全是我的錯，母親，」他哀聲的哭，「我不會看顧她們，我任着她們放蕩了。不要責備她們罷，母親，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幹了什麼啦……我倒要懇求你，母親，指點我怎樣的行事！只要從墳墓裏

寄一句話給我……哪，我跪在這里，不知道怎麼辦哩。」

於是他忽然覺得似乎沒有停在那地方的權利了；他覺得似乎他那妹子們所引到自身的羞辱，也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叫自己孱頭，又自私又懶惰，因為這許多時他一逕滯鈍着，不敢爲點難哩。

『我要這麼幹了，母親，就在這夜裏，』他跳起來叫着說。『我自己沒有什麼問題的。只要我的妹子們得救，我情願棄却最後一點的氣節了。』他舉着兩臂，這樣的發誓，便奔到荒原上去了。

幾乎有三個鐘頭，他沿着積雪的路徑，掙扎的走。當他困乏而且氣促的，在洛德卡蒙的正門前面停住了時候，也許已經八點鐘罷。

『今天，他們不可以規避我了，』他說；他一見正門又復上鎖了，他便伏下身，爬過了籬笆下面，同他見過的狗的爬一樣。

邸宅的窗戶照耀的透明，但因為已經放下了帷幔，看不見屋子裏面的什麼東西，只有片段的歌笑聲音流到露天中來。住宅的門開着。他在暗黑的客堂裏停了一會，抑制着他的心跳；於是

他敲門了。

烏爾列克的聲音叫道，「進來！」

那邊躺着兩兄弟，伸張在一張長的沙發上，這一個的腳傍着那一個的頭，宛然是一幅「心之平和與魂之澄澈」的畫圖。他們每人在掌上託着一大杯燒酒，他們前面的桌上，擺着一隻蒸發的「烹去」（註四）的碗。

他們一見他便着慌到忘記起身了。他們喫嚇了，仍然同本來一樣的躺着，而且注視着他。

「我說！」首先回復說話能力的烏爾列克叫，於是弗列志（註五）鏘的一聲把杯子落到地上了。

接着烏爾列克俯下身，很熱心的拾起杯子的碎片。

「我爲什麼來。你們很想得到罷，」保爾慢慢的踱往桌邊說，身上是他那濺着雪的外衣。

「不！」烏爾列克說，慢慢的抬起身子來。

「一點想不到，」弗列志和着說，敏捷的躲到他哥哥的背後。

「你們接到我的信還不？」保爾問。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信，」年長的答說，傲慢的注視着他的臉。

「大約已經失掉在郵局裏罷，」年小的急急的加上說。

「記記看，是十一月十六日，」保爾說。

他們於是隱約的記得了：曾有一封信寄到他們這里。

「然而我們看不明白，便拋到火裏去了，」烏爾列克說。

「不要推託了，」保爾答說，「你們很知道那期望你們的事的。」

他們聳了聳肩膀，便面面相覷，似乎他對他們正在講西班牙語。

「我不是來同你們演喜劇的，」保爾接下說，「你們奪去了我的妹子們的榮譽，得給她們回復過來纔是。」

烏爾列克搔搔頭說道：

「我愛的美尤訶，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能停當得如此之快的。且坐下來。同我們喝一杯。」

「烹去」罷，那就大家可以了解得更快了。」

「是呵，更快而且更舒服，」弗列志加上說，一面仰起身來，抓兩隻另外的杯子。

「謝謝你，」保爾說，「我沒有口渴啦。」

那時使他苦惱的，是這個模糊的感想，就是那兩弟兄連現在還要同先前一樣的取笑他。他的手腳似乎縛了鐵的桎梏了；他現在覺得自己十分無力無能了。

「哪，你既然這樣的到我們這里來，」烏爾列克進迫說，顯然有氣了，「我們就不必同你講話了。把我聖誕夜吵掉，我是不高興的。」

「而且把『烹去』冷掉，」弗列志加上說。

保爾定睛的從這個注視到那個。

那這樣的蒙着羞恥的他們能夠站在他前面，這樣得意而且傲慢；而單是來要求自己的權利的他，倒犯罪一般顫抖起來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你難道不得一點安慰就回家去麼！他內中一個焦躁的聲音叫，」不要使她們着惱呵；記着

對母親所發的那誓！自己定沒有什麼問題的。」

「哪，你要喝不要？」烏爾列克忿忿的呼叫。

「自己定沒有什麼問題的，」那聲音又叫了。於是他點點頭，便啞聲的說道：

「唔請。」

兩弟兄互相一瞥，便微笑了，於是弗列志擎着他的杯子，說道：

「快樂的聖誕節呵！」

「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呵，」他吃吃的說，便嚥下了火熱的飲料，幾乎噎塞着，因為他發作嫌厭

了。

現在，本應當在那里作個「復讎者」的他——他竟友善的和那兩弟兄坐在同桌上了。

「哪，現在把這事情了結了罷，愛的美尤訶缶，」烏爾列克起首說，「做過的事是不能挽回的了。我們不能不問個明白：是我們多尋上你的妹子們去呢，還是你的妹子們尋上我們來；總而言之，她們的錯處正和我們的一樣多。我們用我們的全心愛着她們；她們是在近地最美麗的女孩

子了，我們一想起我們害了她們的名譽來，真是很抱歉；然而現在娶她們的事，你不必期望我們了。」

保爾向他投去遲疑的一瞥，於是抑鬱的起首說：「至少是」——他沒有說下去，他覺得彷彿血管裏的血凝結着似的。

「不要逗人笑了，」弗列志說；烏爾列克又接下說道：

「哪哪，我們到也情願辦，因為很想着她們，雖於她們自賤到這模樣」——一種憤怒的刺戟穿過了保爾的頭腦，然而他就鎮定了自己：「我們可以立即償你的心願，但得先告訴我們：你有什么嫁奩給她們？」

「我沒有什麼，」保爾吃吃的說。

「有的啦，」弗列志應着說。

「我們還要錢，大筆的錢，」烏爾列克接下說，「我是最年長，如果我獨自管領這產業，我得把錢歸給弗列志，使他自己買。」

「我要掙起來，」保爾氣喘喘的說，帶着卑謙的祈求看定兩弟兄。

「你已經掙了十年，還一點沒有積起麼？」

「火起來，便阻礙了我，」保爾吃吃的說，彷彿求諒他所碰的不幸似的。

「再一年又有什麼事情會起來，阻礙你，不愛的朋友，我們不能靠你掙。」

那恐懼，就是他將不由的回到他的妹子們這里，沒有帶給什麼安慰，那一種恐懼，只是深只是深的陷到他的心坎中。這樣的壓迫他，至於放任了他的舌頭，於是他叫道，「然而爲上帝的緣故，聽着道理罷。我除去掙不能怎麼樣了……我要奴隸一般的掙去……要日夜的掙，我要刻苦節省，而且甚至於熬餓，凡我所掙來都是你們的……且看罷……我有光明的希望……機關車就可以修好了……沼地很豐腴呢……有十五尺深……你可以測量的……一車的泥炭好買十馬克……逐年的進款，個個銅子都可以算是嫁奩哩。」

他用了期待的眼光熟視着他們，因爲他覺得我們一定會將這獻議立時接受的；當他們繼續默着時候，他從那流着冷汗的額上絕望的移過他的手，便喃喃的說道：

「阿阿，我能夠再怎麼辦呢……是了，我還可以辦；我願意要求我父親把農場交給我，便轉讓給你們，那麼……我的父親死了時，你們有一個可以在那里做主人了……我願意走開去，不拿什麼東西，除却一身的衣裳。這於你們足夠麼？」

然而他們還是默着。

於是他覺得彷彿以前他的信心所抓住的一切，都從他滑去了，彷彿他腳底下地面陷落了，彷彿自己落到空間了。他捏着兩手，他的牙齒格格格的嘶打，於是他注視他們，像失却理性的人一般。『那麼，你們難道還不願意麼？真的不願意麼？你們懂得你們的責任是補救你們所犯的罪麼？……你們的名譽心豈不告知你們，不可剝奪別人的名譽麼？……你們的良心難道讓你們睡着麼？』

「且住！烏爾列克叫着說，他起首截然的覺着不舒適了。」

「不，我不願住嘴；我不能這樣的家去……真的不能……那麼，你們全不曉得所犯的過失……不曉得我家中主宰着的愁苦麼？」於是他回憶到這地方講出過的話而發抖了。『你們如果知

道就不會這樣凶了……哪，弗列志和烏爾列克……我認識你們這許多時了……在學校裏時候我們是一同坐的……而且我們是……一同跪在神壇前……你們常有惡意對我，我只得大的容忍……然而一切我願意忘掉，只消你們補救這件事就是。你我是快心的，然而你們却不壞……你們不會壞……你們也有個母親……我看見過她……我們施堅信禮時，她站在左邊第三根柱子邊，正同我的母親一樣的哭着，而且我的母親——阿噓！他打斷了自己，因為覺得充塞了這羞辱，就是在這流氓們前面，提起了他的「聖」的名字來；然而沒有任何慰藉，不由的回家去的恐懼却使他狂瞽了，這恐懼，他「吞」下而又起來，一面各種的思想，在他頭腦中互相追逐着。『只要想一想：如果現在你往墓地去，而且使妹子們……受了愚的……而且那妹子們你不會看顧的周到……而且你不敢觸那鋪在墳上的雪……而且你是背信者……你將怎麼……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打死你，」烏爾列克說，輕蔑的瞥着他。

他發出尖利的一聲叫，因為現在悟到了怎樣的自卑——怎樣的在塵埃中拖着他的氣節

和榮譽捏緊了拳頭，他衝向烏爾列克，然而後者，閃躲在桌子後邊了；弗列志奔到隔壁的房間。去叫僕人來。

於是他蹣跚的走出了。正門先前一般的鎖着。他不敢回過去開門，這纔平伏着，他狗似的在籬笆下面爬。

(註一)(註二)卡蒂與克忒都是卡脫的暱稱。

(註三)(註四)烏爾列克和弗列志是歐特曼弟兄的名字。

(註五)「烹去」是一種飲料，混和葡萄酒，燒酒於檸檬汁，牛乳糖等而成。

第十八章

「小主人忽然很快樂的過活了，」僕人們說；因為事事放任着，他們便一斗復一斗的偷起穀來。

保爾其時往赴近地所有的節宴和跳舞會。誰看見他顯着陰鬱的眉毛和驚恐的探索似的形容，在那快樂的人羣中露臉，誰都不免自問道：「這里他想要什麼呢？」許多的人避開他，彷彿是一個陰影落到他們的喜悅上似的。

保爾對於自己做着的事，是十分明白的。他原來聽到了兩歐特曼是什麼節宴都不肯放過，總要往那里去儘放恣的取樂。

「我快知道如何遇見他們了，」他自己說；「夜色又暗黑，荒原又寂寥。在神的露天下面，他們來直視我的臉和死神的臉罷。」

在他末次赴洛德卡蒙的兩天後，他曾經趕車到市上，買了一枝手鎗；一枝美麗的六響手鎗，有細長的鎗膛。夜間，像野獸一般在荒原的樹叢中，暗路上，他隨處潛伏着，當他以爲他們將經過時候。

然而他們沒有來。他們似乎是懷疑起來了，所以便停留在家裏；或者，更相像些，他們的錢已經快用光了。

「我會等候的，」他說，便繼續着這種生活的狀態；當他間或在家裏消磨晚間，和他妹子們同坐在晚餐桌旁——一回悲戚沈默的會餐——那時候，他每一仰看，見他母親的臉相反映在兩個蒼白憔悴的年輕的臉上，他便感到恐怖了。這驅使他再出屋子去了。

這是懺悔火曜日，謝肉祭的末夜，近地的地主們在市廳舉行一個大跳舞會。

「我往那里捉他們去，」他自己說。因為他已經聽到了那兩弟兄將做會場的執事。將近薄暮時候，他安排好他的搗，將手鎗藏在搗肚裏，便動身往市鎮去了。

太陽是整日的照着，現在天空因為落日的餘輝而通紅了。荒原籠在青灰色的霧中而橫着，閃閃的「冰晶」(Ice-crystals)飄散在明澄的冬日的空氣裏。

當他經過海侖南塞爾時候，他看見兩乘搗向邸宅而去，載着柏樹的枝條。

「在我看來，他們似乎將在那里開什麼會了，」他喃喃的說，目送着那搗，隨即浮着陰鬱的微笑，添說道，「我何必妬忌呢，我也有一個會要去。」

六點鐘，他到了市鎮裏，買了一張入場券，直到九點鐘為止，儘蜷伏在「會館」的一角，傾注全

神於自己的陰關的思想。

當他進了滿是激動紛擾的跳舞房時候，他便躲在一根柱子的陰影裏，因為他覺得彷彿他那額角上寫着瀾滿他的魂靈的那謀害的思想，人人分明的見得。

忽然間，一陣苦痛的震悚通過了他的全體。他已經尋見那兩弟兄了；他們站在屋子的中央，得意而且歡悅，肩上綴着綢章，紐孔中是鈴蘭花，正在看一排白色服飾的少女，那浮着得勝的微笑，裝飾牆壁的。

「哪，你現在命運定了，」他深深的歎一口氣，嗚喘的說。他覺得現在他是沒有退步的了。於是他便躲在一個沈靜的屋角裏，從那邊他能夠看定他的「仇人們」的。晃耀的燈光給他將景象照的如白晝一樣的通明，然而他沒有看見；音樂以完全的律調落在他的耳朵上，然而他沒有聽得；他的所有的才能吞沒在一個野蠻殘忍的懷念中了。

他正在這樣的注視羣衆時候，恰在他後面，他聽到了莊重而老成的兩人之間的一番談話。
「明天你也赴喪事去麼？」

「是的。大家說是一回大出喪。不應該錯過。」

「她本來是病了長久的麼？」

「阿阿，很長久了。我們的老醫生好幾年前早就推却她了。那時她同着她的女兒住在南邊；她回來之後，拖延了不知道有多久。」

他側着耳朵聽，他的心中起了一種模糊的感知。那柏樹的枝條。那柏樹的枝條。

於是一個聲音接下說道：

「告訴我罷；那女兒現在想必到了結婚的年齡。難道她還沒有定婚麼？」

「她的拒絕人家求婚是有名的了。」又一聲音答說。「有的說她這麼幹爲的是不要離開她那病母親；也有人說，因爲她和她的表兄，里夏海婁有祕密的情事了；他是你所知道的。」

「阿阿，這不中用的小子呵！」第一個聲音又說。「上禮拜他在賭場上輸了八百馬克；放債的人們已經將他挾制住了。而且他還養着一個姘婦。但他終究是一位時髦快樂的朋友，善於「捉金魚」的。」

於是兩個聲音笑着遠去了。

保爾起了一種含糊的感覺，似乎他必須撲到地上去，將臉埋在塵埃裏似的；有什麼在他的喉頭湧起來；一切事物起首浮在他的眼前了。那是她已經停止喫苦了；那蒼白，慈善的婦人，那本來是，同好的天使一樣照顧着哈台霍甫，而且他的心一輩子所抓住的。

現在她死了，破壞與犯罪的路是開放了。而葛爾思培思呢？她曩時豫料到這可怕的「瞬間」怎樣的發過抖呵，他也怎樣的發過誓，說那時一定要在她的近旁呵；而他並不如此，却像野獸似的，在這裡潛伏着，殘忍的思想在他的靈魂裏——他，從前她那純潔的靈魂曾經信託過的唯一的人。

他發抖了。「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她有許多的人安慰她，有快活的里夏，她和他據說是有秘密的事情了，現在，讓他一顯他所有的詭計罷！」他高聲的自嘲似的失了笑，待他一料定，以為若在路旁等着兩歐特曼，他們是避不掉他的，他就走出屋子了。

在月光下冬夜的沈寂中，他趕着盪時候，他的靈魂漸漸的安靜下去。待到他看見前面銀色

的荒原過去，漸漸的升起白石的紀念碑似的，白房子來時候，他便淒苦的哭起來了。

「噯喲！我竟老婆子似的哭不住呀！」他喃喃的說，於是鞭着他的馬，至於所有的鈴丁當的嘈雜的發響了。這在他的耳朵裏響的有如葬鐘的聲音。

在那後面有一條側路又到洛德卡蒙去的樹林裏，他停住了，將馬栓在遠遠的一株樹的幹上，又摘去了鈴，這纔永遠不會有丁當聲洩漏他的消息了。他於是從搗肚裏取了手鎗，將彈門察看一番，是六擊——每人兩擊——多一擊也是無礙的。

天氣冷的厲害，他的兩腳麻木了。他蜷伏在搗底，使皮毯全然可以遮住他。這下面又溫暖又舒適，於是他漸漸的感到沈重的倦怠襲到身上來，似乎他已經睡得着似的。但那時他却提醒了自己。

「他對於殺他們的事，一點也不熱心哩，」他喃喃的說，「否則你就感的很不同了。」

於是他跳起來，便在夜中呼叫道，「我必幹，我對你起誓，母親……我必幹！」爲着保證這番話，他便向空中放了一彈，這纔回聲可怖的滾過了沈寂，而且羣鴉從窠裏鴉鴉的飛出來了。

兩弟兄必然回來的時間愈近來，他便變得愈興奮了；但他的興奮不是關於流血的事：他發起抖來，是恐怕到最後一刹那，他的手不聽話。他的勇氣消失下去，因為他們本來常叫他孱頭的。這也許已經是清晨四點鐘光景，月亮已經漸漸的隱沒，其時遠遠的聽得馬鈴的聲音——起初柔和地，隨後更響更響了。他跳進那吹來的雪幾乎已經填滿的洞裏，便將身子平伏在地上。那搵近了樹林的邊端；兩個裹着皮毯的人坐在這裏面——這是他們了，但是他們來的好不長久呵！

那搵趕的逐步逐步的加慢。馬鈴低微的發響，繩索鬆散的掛在馬脊上，兩兄弟正在打鼾。他們毫不防禦的獻身於他了。

他迅速的跳上去，抓住了馬繮，解下了馬具。搵停住了，但那主人們還是睡着。他站在他們前面，向下注視着他們。那隻握着手鎗的手劇烈的發抖了。

「現在我怎樣的對付他們呢？」他喃喃的說。『我在他們睡中殺不得他們。他們一定是喝醉，否則他們早就醒過來了。最好的辦法，是放着他們去，等候第二回哩。』

「我很知道我是一個淒涼的驕頭，」他自己想，「永不會有幹這等事的勇氣的。我簡直連犯謀害罪也還夠不上呵。」

「然而我還是要幹」他喃喃的說，倒退了幾步，於是看準了烏爾列克的胸膛，但他却沒有扳機括，因為他內中害怕，怕他會將睡着的人傷害了哩。

「我總可以幹的罷？」他想，當他就着這樣的姿勢站了好一會之後。於是他自己想像起來：一到他已經幹了這件事，而兩人的死屍橫在他前面時候，會發生怎樣的情形。「或者我也得放殺我自己，捨却我的父親和妹子們在愁苦裏；或者不放殺自己；我得明天往法廷去自首。那麼，家中的愁苦也是一樣的重大哩。」

「無論如何，這是發狂呵！」——這樣，他結束了他的反省——「然而我總要幹的。」

於是忽然間他看見烏爾列克的皮毯，那有些從他的胸前翻起的下面，有晃耀的一列華美的星徽，正同四班跳舞時女士們給綴在紳士們大衣上的一樣。

「原來他們應許了別人把星徽來裝飾在自己身上，而我的妹子們却在愁苦中呵！」

「但是我先要對他們講幾句親熱的話」他囁囁的說，捏住了坐在他身邊的烏爾列克的肩膀，劇烈的搖動他，所以他的頭左右的擺了。

烏爾列克從睡中驚醒，一見保爾暗黑的形體，手裏握着手鎗，恰在他後面站着，他便響亮而且哀憐的呼叫起來了，別一個也醒過來，兩人便以動憐的祈求，伸出了他們的臂膊。

「你打算怎麼樣我們呢？」這個叫。

「不要謀害我們呀！那個叫。

「拋開你的手鎗罷。放些慈悲罷——放些慈悲！」他們拱了手，要是沒有皮毯阻擋着，早就跪下去了。

保爾驚愕的對着他們看。他原來常見他們對於打陣又勇敢又熱心的，所以此刻在他們恐怖之中，他看去，完全像是兩樣的人了。

他心中想望着他們拔出刀來對敵他，這纔他能夠在一回正直的戰爭中利用他的手鎗了。於是忽然間他心中起了這思想：「倘若他們做孩子的時候，你只消這樣的對付他一回，你就可

以免掉許多的屈辱了——而且尤其是你的妹子們。」

烏爾列克其時竭力的去捧他的膝踝，弗列志只是叫着，「放些慈悲罷——放些慈悲罷！」

「你們很知道我要你們怎樣哩，」保爾答說，他現在覺得擺脫了一切疑慮了，於是用了冷靜的決斷追求他的目的。

「你要怎樣說來，你要怎樣？我們都可以辦到的！」烏爾列克叫；而弗列志，打算躲在他哥哥的後面的，似乎忽然無語了。

「你們應當守你們的約，同我守我的約一樣，」保爾說，「我願你們會有勇氣來防禦自己，這纔你我之間最後可以見個分曉了……但是不舉動也好……現在跟着我說罷，」我們在上帝的前面，傍着我們母親的亡靈起誓：我們在三天之內必履行我們給你的妹子們的約言。」顫抖而且逡巡着，他們跟着他覆述了這幾句話。

「我也在上帝和我母親的亡靈前面，對你們起誓，」他答說，「如果你們不守你們的誓，那我必放殺你們，無論何時，一給我尋見。哪！你們現在趕擡上去罷——我自己會去駕擡上的馬。你們停

在原地方就是！」他再四的說，當他們不管他說，打算用手去幫助他時候。

他們不再動彈，他們變了這樣的從順了。他駕好了馬時候，他們便很殷勤的說道。

「晚上好，」於是趕擡去了。

「所以只好這麼辦呵，」他喃喃的說，一面將手鎗拋到雪中去，用手圍了眼遙望那乘擡。

「倘若你信賴所謂正直與忠實，想用你的善，去把一切轉變為善，他便被稱為驕頭，而且受狗似的待遇了。但你若從起初便狗似的對待別人，不想一想你是錯不錯，你便被稱為勇敢，你百事成功，而且是一個英雄了。所以只好這麼辦呵。」

他發抖了。他起了對於自己以及全世界的嫌厭。在他心目中，他顯得如是之污濁，地球上沒有東西再洗得清他罷了。

次日下午，他站在小舍後面的雪中，向着海倫南塞爾凝視，在那里有一隊黑魃魃的喪事的行列，正在預備那悲戚的行程。有兩回，他曾經走到馬房去，要叫僕人們把擡預備好，而每回他的

話都黏住在他的喉嚨裏。

他站在那里，用手圈了眼，望着那又長，又黑，而且蜿蜒的帶在白到眩目的雪的荒原上面移動過去；這變得只是小，只是小，終於在樹林後面消失了，因為海倫南塞爾的墓地坐落在往市鎮去的路上路遠的地方。

「這就如何美妙呵，」他想，「如果他們也將她葬在三株松樹的下面；那是母親有一個好鄰居了，而且——」

他喫了一驚！原來他的腦子裏，電光般快的，起了一個想像：在美麗的春天的一晚，他在那里怎樣的遇見蕩爾思培，她走來，坐在那屬於她家的墳墓旁，而他來到他家的墳墓。

「但是不如照常的好，」他自己說，「我怎能尋得勇氣再一看她的兩眼呢？——我；夜裏伏在路邊，要給我苦惱的妹子們求丈夫的我！」

於是忽然間，雙生兒喘吁吁的跑上來了；她們渾身發抖，激動到說不出話來。

「什麼事，孩子們？」

格來太將頭伏在他肩上，而卡脫咽着氣，像一個小孩子竭力的縮回眼淚一般。

「他們已經來了，」她們吃吃的說，接着她們便都唏噓起來了。

「這是好事情，」保爾回答說，於是吻了吻她們。

「你肯不肯進屋子裏去？」卡脫問，噙着她的圍裙。

「你們，什麼地方離開他們的？」

「他們是在對父親說話啦。」

「唉！事情是很兩樣了。跑到你們住房去——我立刻就來哩。」

「這費了多少代價呵，」他喃喃的說，目送着她們；隨後他一瞥海侖南塞爾便走進了「黑蘇賽」站着的小舍裏。你應當回生的時候是到了，他撫摩着她那黑的身體說，「你和我不能不勤奮的工作了，如果你們打算給女孩們購買嫁奩呵。」

他一踱進屋子裏，便聽到了他父親的高響的喉聲，傳到他這里來。

「我倒要看看他們怎樣的動作，」他想，便側着耳朵聽。

「是呵，他是一個笨漢，而且將來只是一個笨漢，兩君呵。我意想得規模大大的，他却委瑣小器的樣子，規模小小的做出來。我見他亂弄着機器，一無道理的機器，而一面農場却糟蹋下去。阿阿，兩君呵！你們看：我在這裡是個殘廢的人了，但我如果還操着權柄，兩君呵，我將從地裏「鑄」出幾千的「秦婁」來，不會少於樊頭別忒，那美國人，他的一生事跡，在這本歷本上，很勸誨的樣子記着哩。」

「你難道不能設法從你的椅子上指導各事麼？」烏爾列克的聲音問。

「阿阿，兩君，看看我的眼淚罷！這眼淚，我爲着這孩子流，這最忘恩最下賤，地球上從未見過的孩子。在這本歷本裏，有一個兒子的故事，那兒子進着自己的性命，從強盜的手裏，搶過水瓶來，給沙漠上衰憊着的他的母母喝。我連一點兒酒，一點兒和着茴香的白蘭地，我自己極愛喝的，也不能待你們哩。」

「將來我們一定給你帶些來，」弗列志回答他。

「阿阿，爲什麼上帝不會給我像你們這樣的兩個兒子呢？你們想想哪，他永不同我商量，他將

我關出在竈間之外。哪，你們從小知道他的；他一直可不是一個粗鹵刁頑的畜生麼？」

「阿阿，是的；他常常有些暴烈的脾胃，」烏爾列克說。

「而且他常常握着手鎗和鞭子，尤其是乘人不備的時候，」弗列志添上說。

「尤其是乘人不備的時候——哈哈！這是特別的性質，這正是他的樣子。唉！兩君呵，陰險是永沒有好結果的，正如這本歷本裏的格言說着，萬一老天應許我回復過來，你們便看着罷：我一定怎樣的報讎——第一對於那流氓，那放火犯，那下流的人，所有我的愁苦都因着他而來的，其次便對於我的親兒子，那待他的父親壞到這樣的。我將不認他作兒子，將他趕出農場去。兩君呵，我這麼辦對的麼？」

「一點不錯，」兩人鄭重的說。

「你們好麼？」保爾走上去說。

三人都喫驚了，他的父親赧然的蟄伏在他那靠手椅裏，像是怕着鞭子的一匹狗；兩弟兄很惶窘又很卑謙的伸出手來，央求他不要追究過去的事情。

「怎的不呢？」他回問，反抗着他的憎惡的心情；「你們現在是知道正路的了。」

當兩人提出求婚時候，老頭子的誇口便發作的比先前更強烈了。

「兩君呵！」他說，抑遏着他的聲音，使響的更其凜然；「你們的求婚當然是一種大大的體面，然而我却不能答應一聲『是了』。第一，我必須請求充分的保證，使我知道我的女兒們有怎樣的前途，她們是，憑了她們的美麗和嫵媚，以及無疵的德性，是命定着有高等的地位的。我一向是極仔細的教育她們，而且這樣愛惜的照顧她們，我做父親的心不經嚴重的考慮，簡直是決不定將她們放掉的。」

用了這聲口，他只是誇口，終於保爾冷靜的說道：「就那樣罷，父親，事情是已經停當的了。」他隨即默然了，暗自高興着，以為居然發出這樣宏壯的話來。

下午，保爾走進他妹子們的住房，說道：

「孩子們，給陀格拉思夫人，做一回禱告罷，她今天安葬哩。」

她們將那因喜悅而閃耀的眼睛對着他看，而夢幻似的微笑經過了她們的臉上。

「你們沒有理會我的話麼？」

「理會的，」她們柔和的說，顯得恐怖了——她們互相抓住，彷彿怕棒打似的。他離了她們，靜的在幸福中間，於是向清澈寒冷的冬天的戶外空氣中踱出去了。

「這是怎的，」他想，「現在誰也怕我，而沒有人理會我的真意？」

那天他遣散了所有的僕人，便寫信給工頭，教他次日到他這里來，重復繼續着工作。

同一星期之間，冰雪開始溶解了，工作迅速的進行，在三月初頭有一禮拜五晚上，「黑蘇賽」裹着她新補好的外衣，又漂亮，又晃耀，在那里站着。第二天就要試汽鍋，柴和煤便堆積在小舍的牆邊。

保爾睡不着覺，轉輾在牀上。時辰緩緩的過去，在中夜與天明之間，便經過了一個短短的最苦痛的期待之「永世」。

「她可以回生麼？她可以麼？」

時鐘打了一下，他再也耐不住了；他穿了衣服，便向寒冷潮濕的五月之夜氣中，慢慢的走出去，一盞搖晃的燈籠在他的手裏。風刮住了他的衣裳，而冰似的濛濛的雨打在他的臉上。

「黑蘇賽」從黑魃魃的小舍裏，愜然的閃光，彷彿她恨着昨夜安息被剝奪了似的……燈籠將一種妖異的光，投在那荒涼的地方，這每一搖晃，機器的陰影便以古怪的形式，在黃色的板上跳舞了。

「我可以叫醒工頭麼？」保爾想。「不，不，讓他睡着罷；最初的幸福，或最初的苦痛我都要自己來經歷。」

成堆的煤啦啦的沉到鐵的大口子裏去。一個小小的青色火焰跳起來，周圍搖晃着，不一刻，一片紅色的火光瀰滿了暗黑的內部……壁上的燈籠顯得黯淡了，彷彿妬忌着溫暖歡欣的火光似的。

保爾自己坐在一個煤堆上，看守着火焰的舞弄……爐門起首輝煌了，半焦的煤渣落下來，四播着火星。

保爾聽得自己的心的跳動了；他正將手壓到心上，去鎮靜那激擾時，他就摸到了葛爾思培的笛子在他胸前的衣袋裏。他原來是，在工作重新起頭的那天，看見這笛子橫在機關車上，以後便一直帶在身邊了。

「我不知道我也會有學習這個的時候麼？」他自己問，抱了騷亂的喜悅，喜着事情已經成就了。他將笛子放到嘴裏，吹着試試——分秒過的如是之慢，至於他不得不來消遣這時間。然而他吹出來的聲音，是虛廓而且迸裂的——他還吹不出一首曲調來。

「我永不學習了，」他想，「我爲我自己而做的事，無論什麼都是失敗的——這是我一生的定律；我若要收穫，我必須給別人播種纔是呵。」

然而雖這麼想，他却又將笛子放在脣間了。

「這就美妙了，」他想，「倘若不在這里燒機器，我却已經成了一個藝術家，正如葛爾思培思時常預言的。」一陣激動的震悚通過了他，「她可以復活麼？她可以麼？」

他從笛子裏發出又一個尖銳的聲音來。

「勃——爾——爾」他說，「這激動人的神經的！我只得將愛情與吹笛留給別人了。」

但是這瞬間，「黑蘇賽」的身體裏却起了那奇妙的歌唱，就是這幾年來一直忠實的遺留在他的腦間的。這聲音響的彷彿運命之神正在槐樹下面唱歌似的。（許二）

「唉，這是更好更好的音樂呵！」他叫着說，一面跳起來，拋掉了笛子……鐵的門啦啦的響……輝煌的口子吞着一堆堆的煤。鐵鏟鏟的落到地上。

「要把屋子裏大家都弄醒來哩！」他想，喫了一回驚。但也任着罷，任着罷！他接着想，「他們的幸福和他們的前途都在此一舉了。」

歌唱響起來，響起來；於是他的喜悅到了極端了，所以他起首高聲的吹唇。「這響的怎樣美妙呵！是了，我們懂得怎樣製造音樂了，我們是英勇的音樂家了，蘇賽。」煙囪冒出蓬蓬的黑煙，在承塵下面漫布着，像一個帳蓋，忽而升，忽而落，似乎大雨將作似的……有一個汽門，發出嘶嘶的一聲，於是蒸汽的白霧噴上來，即刻混和了黑煙……嘶嘶的聲音高起來高起來，氣壓表的針儘上去，儘上去……

「時候現在是到了！」

用了發抖的手，他摸着軸桿……一震跳……一回轉……於是彷彿神力所驅使似的打着旋，輪子便轉動了。

「勝利呵！她活了，她活了！」

「他們現在可以聽到了，他們現在可以來了！」他的手一扳放汽的汽門，夜便尖利的返應她叫聲了。

「我活了！我活了！」

於是他合了兩手，柔和的喃喃的說道：「阿阿，母親，他應該活着看這個的呵！」說着，他忽然轉念到：這也是無益的——死神也臨在他的頭上，向他的耳朵裏叫着罷。

「你就要死！就要死！好好的過活的時候是不會到的了。」

「我還有事情要做哩。」他張了潮潤的眼睛說：「第一，我要眼見我的妹子們幸福，因為她們如果只是窮，她們將要受殘酷的待遇的，其次，我必須眼見農場安排好；那麼死神纔可以來了。」

於是，同周圍黑色的烟霧一樣，許多年許多年的奮鬥，以及許多年的憂愁湧到他的眼前來。顯着憔悴的臉龐，全家的人在小舍的門口出現了；妹子們也到來，互相倚偎着，焦躁的站在火的烟霧和亮光裏，穿的是白色的長衣，看去像同一絳上的兩朵白玫瑰。

「這里準備着你們的前途，可憐的你們呵！」他喃喃的說，對她們點頭。

工頭到來之後，保爾走進他父親的臥房去，那父親張皇的注視他。

「父親，」他溫順的說，雖然他的心坎瀰滿了驕傲，「機關車靈動了！地面上冰雪一溶解，沼地上的工作就可以開手了。」

老頭子說道，「不要來攪擾，」於是將頭轉向牆壁了。

次日早上，機關車拉出來時候，小舍的門檻上，聽到了一種格啦的碎裂的聲音。

「輪子下面軋了什麼東西了，」工頭說。

保爾看着那邊，在一堆碎屑裏，橫着藹爾思培思的笛子——碎成兩片，壓的很平了。

他的臉上起了一種淒苦的微笑，彷彿他的意思是說，「現在我對你已經犧牲我所有的一

切了；現在你也能滿意了罷，憂愁夫人？

從那天起，他覺得彷彿他自己與葛爾思培思之間最後的連鎖割斷了——他已經失却她，同他的夢，他的希望，他的尊嚴，他的自身一樣了。

同着吶喊聲，「黑蘇賽」移步到沼地上去了。

〔註一〕「捉金魚」——這句成語的來歷一時無從查考。

〔註二〕據古代北歐神話，有司運命之三女神 (Norns)，坐在槐樹腳下，以唱歌預言神們和人類的命運。這株偉大的槐樹的樹幹，就是宇宙的象徵，從地心中抽出來，那三支樹根下達於人類，於巨人們，於陰世；而那枝條彌布世界，籠罩着天空。

第十九章

若干年過去了。妹子們早就做了幸福的人妻，她們的嫁奩是付給了，而且妹夫們已經起手向保爾借錢了。

寂寥的哈台霍甫中，現在是怎樣的沈默呵。父親已經能夠拄了拐杖在屋子和園子裏蹣跚，但他變得太懶惰，不能再主持家政了。保爾除了給他中意的小菜烹調好，將他茴香酒的口糧，不盛的過於儉吝，而且每個聖誕節送他一本新曆本之外，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替他辦。那老頭子本很可以就此滿意了，因為他的確不再缺乏什麼——他簡直已經胖到不能乘車上市鎮去了，然而他的身子愈發胖，他的心胸却也愈苦痛愈憤激起來。他常常坐着冥想幾個鐘頭，這麼着時，他就磨牙齒，揮兩拳，看去好不可怕。他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他的兒子一直抑制他，就為的是他自己可以博得他父親所謀畫的偉略的榮名。所以沼地的出產愈豐富，他便愈急切的計算他的公司本來可以收入的數目。

然而從他靈魂的最陰暗的角裏，却又湧起一種意念來，這就是對於陀格拉思報讎的計畫，這計畫他私下孕育着懷抱着，算是他最重要的秘密。即使他的女婿們——他是喜歡對他們披示心懷的——也一點沒有知道。烏爾列克有一回對保爾說：

「要當心，老頭子計算着什麼反對陀格拉思的事哩。」

「會有什麼事呢？」他答說，分明是毫不關心，雖然對於這一節，他本來常覺憂慮的。

沉悶而且無味，保爾一天一天的過活。他的全心靈犧牲於普通的財產上金錢上的憂愁，而對於得到的成功，却從未感着怎樣的喜悅。不復有什麼人，保爾能夠使他幸福的了，他不知道爲什麼的只工作——有如一匹耕馬依着足跡向前走，並不知道犁是做什麼，以及纏繩後面拖着的是什麼。往往過了若干月，全不回顧到他的靈魂。他也不再吹脣了。他恐怕那壓制情感的苦悶鼓動起來，但他回顧到能夠用「音樂的語言」傳達自己的那一時期，例如失掉的天國一般。

時常是，當他將他的工作，勞役，以及失眠的夜的結果，比起他爲此所犧牲的東西來時候，他便被深烈的苦悶所制住了。這東西，在他似乎本是一種說不出的高貴，甜美，快樂的東西，只是他尋不出相當的名稱來。

他也能夠極輕易的擺脫這些陰鬱的思想，就只消深深的鑽到新的什麼工作裏，那就可以在憂鬱症復發之前過許多時哩。

同時哈台霍甫年復一年的富庶起來，欠陀格拉思的債付清了，收穫豐盛了，草場上牧養着

純血種的牲口。統統地方打算改造了。住宅、馬房以及倉屋都要澈底的重建了。有一春天，便有一羣各類的工人到天井裏來。住宅於是拖倒了，保爾揀了一所木棚自己住，一面勸他父親出去，和他的一個女婿去合住。

「我永不回來了，」他起身時說，「我眼看你這狂妄的行爲，再也受不了了。」然而到秋天第一個回來的，倒是這位老頭子。他安坐在自己的靠手椅裏，從此他所埋怨的那些人的「名單」上又添上了他的女婿。大概是，他們沒有以深切的注意待遇他罷。

「現在地球上再也沒有地方，可以攔我的幾根白髮了，」他咕噥的說，在那坐墊上懶惰的伸展着身子。

下年春天，造的是田舍了；倉屋，尤其是，打算做田家的「宏壯」之一個榜樣，當作那可怖的一夜，就是曾經給他母親致命的打擊的那夜的「紀念碑」。

現在，趕車經過荒原的農人們，時常停下來，讚歎似的一看那時新的房屋，那房屋，有着紅磚的屋頂，早就遙遠的引起他們的注意，於是許多的人沈思似的搖搖頭，喃喃的唸這句古諺道：

「又造屋，又借錢

引起憂愁來無窮盡。」

沼地上的「黑蘇賽」冒着她那黑色的煙霧，割機的那些刀子深深的鑽到堅結的泥土裏；優良的家畜一般，這機器緩緩的靜靜的工作着。一所新造的小舍，有着白牆壁的，在日光裏顯得耀眼，周圍滿目是長排的壓過的黑泥炭。這些泥炭又硬又重，纖維少而煤多；容易敵過一切的競爭品，而且有良好的聲譽，直達康涅思堡。（註一）

保爾在他營業的旅途，是頗和異鄉的人們相交際的，現在也享受了被人家當作闊人招呼，以及被正經的地主們同等看待的幸福。然而這其間他不復感到一點愉快了。

當他們以友誼的態度和他握手，祝賀他的成功，或者請他作客時候，他便默默的問自己道：「他們可在嘲笑我？」雖然他很見得人家是十分殷勤，但當他們放了他走的時候，他總覺得彷彿脫離了惡夢似的。

「這些和善的人們先前爲什麼不這里來，」他自己說，「那我需要他們時候——那每句和善

的話於我會有大大的利益時候，爲什麼不這里來？現在我是石頭一般無知無識了——現在這可太遲了。」

然而他的雄心却也逐步的增加起來。彷彿上天要把這神聖化似的，他（上天）使得那年（他母親死後的第七年）果實如是之繁茂，將合時的雨和太陽，施與的如是之充裕，至於人們看到這富庶之象，竟覺得不舒服起來，互相焦躁的問道：「莫非是有什麼積德的麼？」

「還有事情出來，損害一切哩——一陣大風，或相類的事。」保爾說，他常是準備着最壞的地步的。然而沒有收穫的車陸續的進來，裝得滿滿的，左右顛簸着而且無量數黃金的稻穗不住的倒進穀倉裏，穀粒四撒着，滿到棟梁爲止。

但是這也並不給保爾怎樣的愉快。他見他的財產堆積的愈是多，他手藝的果木愈是昂然的招呼他，他的憂愁便愈加沉重起來了。誰見過他額上現着深皺，俯着頭，緩緩的走過天井的，許要當他是一個負了債，快要敗落的人罷。

這一晌，他在報紙上看到藹爾思培思訂婚了。藹爾思培思陀格拉思和里夏海婁的名字以

美麗的花楷字母並排的登着。

他沒有感到怎樣銳利的苦痛，他簡直也不喫驚；只是他那嘴的周圍，流露着一種淒涼的滿足之微笑，彷彿他對自己喃喃着，「我常常這樣說哪！」

於是他記起那字條來，就是從前小歐特曼在教堂裏傳遞着，使他發惱的，那字條上的字聲，普正一樣，只是自己的名字，替代了這陌生名字在那里寫着。這當然就分出差異來了。

他許多年不曾見她了。雖然他們的產業坐落的這樣接近，他們之間却沒有會面。從他的窗口，從荒原之上望去，白房子仍然晃耀的正同從前他稚心中升起往遊的懷念那時候一樣的明亮；然而那時以及其後十五年中，邊着那里的奇秘的光輝，現在已經消失了，已經被日常生活的深沈的陰影所蒙蔽了。

「願她幸福呵！」他說，以為這種願望安慰了自己。

其次的禮拜日，教堂裏舉行收穫感謝祭。保爾坐在屋角裏，傾聽樂器的音調，以及牧師的宣讀頌歌與感謝文。太陽射過油漆的窗戶，成了千百種明亮的顏色，正同他和葛爾思培思施堅信

禮那一天一樣；而在那里，也站着灰色的女人，悲戚而且陰鬱，穿着她那灰色的外衣，依然用了那大而深陷的眼向下注視着他。

「今天我也舉行着收穫感謝祭，我的青春的收穫感謝祭，」他想，「但是『我的』却不見得十分幸福哩。」

儀式完結了，樂器奏着凱旋歌，遣散了喜悅的羣衆，他們聚集在陰涼的墓庭裏，羅漢松的下面，大家握握手，祝賀了一回。

當保爾走下石步來時，他看見了藹爾思培思，在他前面不過幾步，她的臂膊上是她的未婚夫。

她似乎老些了，顯得蒼白而清瘦。她和他的眼光一相遇，她便變了色，更加蒼白了。

他渾身發了抖，但他的眼睛却沒有離開她的臉。他張皇中舉起他的帽子來；便在十五年前他們彼此說過最初的話語的原地方，他們現在默默的陌生人似的交臂而過了。

（註一）康羅思堡是德國東北角重要的商業的都市。

第二十章

「父親究竟有什麼心事呢？」卡脫歐特曼女士對格來太歐特曼女士說，其時她們兩人一路趕着車，正在訪她們母家——趁便將那壓在她們心上的一切事告訴她們哥哥——的途中。

老頭子蹲身站在倉屋後面一個屋角裏，正忙着弄一堆放在那邊的稻草。他一聽到狗車的輪聲，便着慌的停住，擦擦兩手，像一種想要顯出無所關心的人似的。

兩妹子面面相覷，格來太便說道：

「我們必須給保爾一個暗示纔是。」

阿阿，她們已經變了很有理性了，這兩個粗野的少女！內部和外表都如此；她們蓬鬆的棕色髮髮，光滑的梳向她們的耳後；閃閃的眼睛裏也起了一種厭倦的眼光，彷彿她們現在知道了坐在沈寂的房中暗哭，是怎樣的心情似的。

卡脫女士確乎有了三個健碩的男孩，格來太女士也已經有生第四個孩子的希望了，而且各人知道了「母道是令人厭倦的」。

保爾沒有在家，他正在沼地上工作着；倒是她們的父親揮着拐杖，帶着狡獪的笑，向她們走來，一面呼叫道，「我豈不能少年似的再跑麼？」

卡脫女士表示她的讚賞，格來太女士也和她同意。

「跑得極快啦，」他笑說，「前天我簡直走到了海侖南塞爾。」

她們吃驚的幾乎震恐的對他看，因為自從他不得不離開那地方以後，他還不會往那邊去過。

「怎樣的接待你呢？」格來太女士問。

「說是誰？什麼阿阿，你以為或者我是為訪候而去的罷？你們真是呆鵝呵……」

「但是那麼，你在那里做什麼呢？」

「我從門縫裏窺探了一下，看了看時鐘，我就回家來了。你想，我走到那地方有多少時候？猜猜」

看。」

她們無從猜起。

「一個半鐘頭，直像一個跑手……的確的，」他沈思似的向下看，「倘若帶些東西，也許要兩個鐘頭罷。」

「你無非要曉得這樣纔去的麼？」

「就是了，我的愛，就是了！」他的眼睛便蓄意似的閃耀了。

她們於是坐在走廊中，這走廊是保爾照着白房子的式樣，建造在門前的。老年的管家，就是先前管理歐特曼兄弟的房屋，待到他們結婚之後搬到哈台霍甫來的，不由的走到竈室裏，去做咖啡和「華夫耳餅」；她們的父親因為不知道對他女兒們講些什麼話好，他便罵着保爾和他的女婿們。今天他的罵人，與其說是絕對的愛罵，還不如說是老習慣；他的思想似乎正飄飄在別的什麼地方；他一面說話，一面抱了不適的心情在那椅子上面搖動着。

「我們進去罷，」卡脫說；「我們須得略略看一看家務，而且風吹得我們坐不牢了。」

「這夜裏要有風暴」格來太說。於是她們便回轉身來，吃驚了，因為老頭子所發的笑聲，響的真是希奇。

「有風暴也罷，」他略略張皇的說，「這並不要緊。在結婚生活中有時也有風暴，可不是麼？」

卡脫的臉上，潛伏着一點舊時的狡黠的神情，但格來太却牽下兩邊嘴角來，彷彿將哭似的。她最後似乎有點克制了。

「唔今年秋早哩，」她起了一種淒涼的感觸說。

老頭子吹哨了「燕子歸時」“Wenn die Schwalben Heimwärts Ziehn” 這首歌；卡脫接着說道：

「秋來罷；倉屋充實了罷。」

「感謝上帝！老頭子囁嚅的說，「倉屋已經充實了。」

妹子們彼此挽着頸，將額角靠了窗玻璃，向太陽所照的天井裏張望，從那邊蓬蓬的塵埃飄旋到天空……

薄暮時，保爾回家來了，黑的如黑人一般，原來風所刮着的泥炭的塵埃蒙在他的鬚鬚以及頭臉上了。

他啞然的和妹子們握握手，銳利的直看她們的眼睛，說道：「你們以後得把一切事告訴我。」格來太看着卡脫，卡脫看着格來太，於是她們忽然高聲的笑起來，而且抓住了他的兩肩，他在屋子裏跳舞。

「你們要把自己弄黑呢，孩子們，」他說。

「我的情人是一個掃烟囪的，」格來太哼着，而卡脫唱第二首詩道：「我的情人是從黑人的地方來的。」

於是她們吻了吻他，跑到鏡子邊，看那一吻有否留一個痕跡。

當他已經出去洗臉時候，格來太說道：「這是好頑的，他只是看一看人就完了。」

卡脫又添說道：「但是今天他比從前更加沈默了。」

「保爾，好好的罷，」她們撫慰似的說，當大家一齊坐在晚餐桌旁的時候，「我們這裏來的機會

少……給我們看一個和悅的臉罷。」

「你們忘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麼？」他撫摩着她們的頭髮回答說。

她們吃驚了，因為她們起初的思想，以為是她們母親的忌日，然而她們隨即呼吸寬舒了，因為那是正在中夏節相近。

「什麼哪？」她們問。

「八年前的今天，燒掉了我們的倉屋！」

大家默然了；只有她們的父親兀自冷笑着……

天色漸漸的暗起來；荒原上還是閃耀着一條紅光，這成了一種火似的光輝，反射在白色的桌布上，風雨啦啦的發響。

管家現在走進這屋子裏來。她是一個多嘴的女人，常有許多的新聞敘述着。

「哪，揚克思婆子，你有什麼告訴我們呢？」卡脫喚着她說，她是喜歡打斷記憶的迷夢的。

「阿阿，親愛的奶奶，」老婆子叫道，「你還沒有知道麼？今天教堂裏有着大事情。全村做着花園

呢；神壇上他們掛的是一個珍貴的茶香花的大花圈，每旁是放着最美麗的夾竹桃。」

「怎的，是什麼事？」

「就是一場喜事！陀格拉思姑娘的喜事就是明天啦！」

兩妹子吃驚了，彼此逗了一瞥迅速的眼光，隨即看着保爾了。

然而他兩指間正在滾一片麵包，顯得這番話和他毫不相干似的。

妹子們又復逗了一眼，含意似的點點頭。於是起了同樣的衝動，她們兩人把他的兩手抓住了。

「孩子們，你們把我撕碎了，」他浮着黯淡的微笑說。

「唉，那是今天那邊有 Polterabend (「摔瓶」) 了？」她們的父親問，忽然間十分活

潑起來了。

「大概有，大概有！」老管家答說，「我方纔看見一串孩子們走過，捧着舊花瓶和爛東西。」

「我們結婚時，他們鬧的不很響，」格來太說，於是兩妹子面面相覷，而且夢幻似的微笑了。

「是光輝的暗合呵，」老頭子喃喃的說，擦擦他的兩手。

「怎的光輝的呢？」保爾問。

「阿阿，我的意思只是說……暗合——和他們燒掉我們的倉屋是同一日子。且告訴我，保爾

——你那時醒着——你看見火焰上來，大約是幾點鐘呢？」

「也許一點鐘罷。」

「哦哦，你應該知道。雖然你到底爲着什麼事情，那夜到海倫南塞爾去的，我是想不起了，但是這可一點不錯，十分對的！現在我知道確實的時間了。」

「那麼你很知道了！」格來太笑着說。

「很知道了！」他沈下臉來答說，「你看着我，我的小女兒，你看着！」

卡脫正要幫她的妹子講話，但保爾却向她們做了一個暗號，教讓老頭子平安着。

不多時，妹子們告別了。

「你打算告訴保爾，倉屋後面，父親有祕密的事的，」卡脫說，當她們同坐在狗車裏時候。

「是呵這真的！」她答說，教車夫停下來，便對保爾招手。然而老頭子，在懷疑時，常喜歡聽着人說什麼的，便將自己插在中間，所以他們只得留着不說了。

當保爾在那日常的晚間的巡視期間，來到竈室裏時候，他看見他的父親和管家談判着一個士鉢的事。

「你要這個士鉢作什麼呢，美尤訶先生？」老婆子問。

「我也要去祝賀 Polterabend 啦，揚克思婆子。」他發着虛廓的笑回答說。「或者他們會給我些禮餅哩。」

老婆子幾乎笑死了，於是他的父親拿了士鉢，蹙到他的臥房，小心的在他後面鎖了門。全家都已安息了；只有保爾還在暗黑的天井裏來往的踱步。

「那是她的喜事在明天了，」他合了兩手想。「我如果是一個好基督徒，我應該爲着她的幸福做一個禱告……然而我還不是一個怎樣柔弱的人……我相信我從前很愛她，過於我自己所知道……我怎麼可以變爲她的陌生人呢？」他想而又想，却不能求得適當的斷案。

沼地上頭，升月亮來——大的血紅的一輪——在天井上滿布着不定的光……風暴似乎增大起來了……這在各屋角吹哨，在樹林間作吼……

「今天要是火起來，不會單燒倉屋就算哩。」保爾想；於是他便悟到了：應當打一個條子到保險行去趕緊保險。『因為人總不知道夜裏會出什麼事的……我要去睡覺了』——他結束了他的默想——『明天是另一天，而且也是一個結婚日。』

他啣着脚尖走到臥房，這臥房是他給自己設在他父親的臥房近旁，恐防萬一老頭子有什麼事，可以就近照顧的。他不點蠟燭，因為滿月升的高起來，早已明亮的照進房中來了。

「我不知道這夜裏可睡得着呢？」他一點鐘之後想。風雨打擊的樹葉的影在他的蓋被上起了雜野的跳舞，其間顫動着月光像白火焰的小舌一般。

「在那中夏的夜裏，月亮正照得一樣的明亮。」於是他便記起了那時藹爾思培思的便服，從她黑色大衣下面，顯得怎樣白。

「那是我一生的最美的夜，」他吐一口氣，喃喃的說；於是他便決意睡過去，扯了他的毯子到

頭上，以堅定他的決心……

過了若干時，他似乎聽得隔壁他的父親輕輕的起來，蹣跚到門口去……他明晰的聽得拐杖點在堂屋的鋪石上的聲音。

「他就回來的，」他想，因為他父親常是夜裏起來的。

這麼一想，他就不安的睡了一覺，其間各類可怕的夢，在他的頭腦裏互相追逐着。待到他完全清醒了時候，天上月亮已經很高，她（月亮）的光輝現在不很照耀他的住房了，只是花園和天井，浸在月光裏展着。

「奇怪——似乎不曾聽得父親回來呢，」他自己說。他坐起來，看那掛在他牀上的錶。

「一點缺八分。」已經混過了兩個鐘頭了。

「我想我是睡熟過了，」他想打算再躺下去。於是住宅的門，因了風暴喧響的相碰，這纔全所住宅震動了。

他跳起來，驚駭了。這是怎的，住宅的門開了，父親還回來麼？再一瞬間，他已經穿上了大衣。

和褲，赤着腳光着頭衝出去了。

從他父親的臥房通到堂屋裏的門大開了。他因憂慮而臉青了，向着牀踱去——這不會睡過哩；只是在牀腳邊的軟褥上有一個形跡。原來他的父親在那里一點不動的坐了一個半鐘頭之上——分明是等候着他自己睡熟。

究竟這都是什麼道理呢？

他的眼光在房間裏探索似的周矚了一回；那殘破的拖鞋，他父親通常穿着在宅內匍匐的，在屋角拋着，但那幾月來擺在那里沒有用的靴子倒不見了。

怎的難道他的跛父親半夜裏想去遊散麼？他的心臟幾乎停了跳。他奔到天井裏去。

天色同白晝一樣的明澈，只在倉屋的陰影之內，夜仍然主宰着。

風暴在樹林間發吼，閃爍的白沙在空中轉旋，此外一切沈默着荒涼着。

他奔過了花園——沒有他的蹤跡——到馬房的背後——仍然沒有他的蹤跡。唉，這是什麼道理呢？正門開了他那里去了？近旁的狗叫起來；他趕緊解開了他的鎖鏈。「尋你的主人去。」

透克去尋去！

狗在地上嗅了一回，便跑到倉屋的前面，那邊稻草的細沿牆堆放着。

月光在淨白的牆上晃着，又明亮的閃爍的浮在地上。在這月光中，人可以找得到一枚針。那邊沒有什麼可以注意，只是在一處地方，稻草似乎拖亂着。

停下來！梯子何以到這里來，擱在牆邊呢？這梯子，兩個鐘頭之前，還平放在籬笆裏面的呢？誰將這梯子從原地方拿來的呢？

而且，天呵！——這是怎的——

他自己在倉屋塞滿稻束之前，本來從裏面門好的那小閣的窗，是誰開的呢？

在底下，梯子的脚跟，地面顯得潤濕，似乎潑翻了一種液體似的。一股火油的氣息從這地方升上來。

他用發顫的兩手抓了些散在地上的稻草。哦哦，這是濕的，而且那難聞的氣息傳到觸着的手指上了。

他覺到他的兩膝在他下面發抖，一種陰沈可怕的預感籠罩了他的知覺。他很容易仰起身子來，攀登梯子，直到得小開的窗。

狗在下面叫起來了。

「尋你的主人去，透克。去尋去！」

那動物發了一聲喜悅的咆哮，便遍地的嗅着跑，最後他似乎尋到了氣息的跡了。

保爾熟視他。他正在苦悶的焦慮中熱狂的發抖。

那動物所取的路是穿過正門。那麼，開門的確是他的父親了。

但是那麼——那麼。他轉到那條路上去呢？

「尋你的主人去，透克。去尋去！」

那狗又復發一聲簡短的咆哮，於是飛快的跑下往海侖南塞爾的路徑去。

海侖南塞爾！父親在海侖南塞爾打算怎樣呢？
不多時前，他可不說過，有一下午他到過那地方，爲着試探麼？爲着試探！而且他說着時，笑的怎樣希奇，怎樣快活呵。

今天也一樣，他的行動原來怎樣奇秘呵！當他們講着倉屋失火時候，他說今天是光輝的暗合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今天怎的無論怎樣，我總得解出這個謎來，勿使來不及呵！

他求助似的周圍張望了一下。

當他的手在暗黑的隙間機械的在摸索時候，他捏住了一只馬口鐵箱的把手，那藏在那邊稻束中間的。這是火油箱，昨天他剛纔盛滿的。聽了誰的話呢？有誰來過了說了什麼話呢——

「父親父親，爲耶穌的緣故，你在海侖南塞爾究竟要怎麼幹呢？」

現在，這中間還有多少呢？這不到半箱了。

當他不自覺的繼續在摸索時候，他探到了幾盒火柴，放在火油箱旁邊。

這使他的眼開了，他發了一聲可怕的呼叫。「他到海侖南塞爾放火去啦！」

他的眼前湧現了各種事物；要不是他抓住了窗格子，他早就從梯子上向後跌倒了。

一切明白了。他父親的張皇的談話，他的笑，他的威喝。

時候可還有呢。老頭子只能拄着拐杖慢慢的走去。他可以跳上馬背，追趕他罷。

「備一匹馬呵！」他在黑暗中呼叫，便從梯子上跳下來。於是忽然間，這透過了牠的腦子——
「父親爲什麼這樣細碎的問起幾年前的時間呢？莫非他的雪讎要在同一時刻實行麼？好天呵！那是都完了。我告訴他時辰是一點，現在正是一點了。」

狂瞽的恐怖制住他——他又復爬上了梯子。

其次的剎那，火焰可要在那里冒起了。

那邊可沒有已經燒着麼？不！這只是照在白房子窗上的月亮。神聖的聖父呵，難道沒有救濟，沒有慈悲麼？萬一一個禱告，一個詛咒會有教那隻伸出的手瘋癲的力量呵！誰警告他誰給他一個回轉的指示呢？

火焰可是有了。不不。或者，再一秒鐘，火光就升到天空罷。

「藹爾思培思，醒來呵！」

同八年前，他在海侖南塞爾的花園中徘徊時，血紅的返光麻痺了他的才能，那時候一樣，這火就要耀起來了。倘若今天，同那時一樣，荒原上有火起來，他父親的手也許會在那犯罪的動機

中間發硬罷。

阿阿，天上的神呵，讓奇蹟發生罷！讓荒原上火冒起來，同先前一樣罷——同先前一樣罷。

必須有一回火災！而且這裏必須有一回火災！萬一閃電只一打他自己住家的屋頂，火焰就會同他父親呼着，「停了，停了！」哩。唉，怎麼是晴明的星光燦爛的夜晚呢？怎麼地平線上沒有怕人的黑雲呢？也許他此刻正在伸到草披上去。也許他此刻正在劃火柴。再一剎那，一切的警告可要來不及了。

必須有一回火災，這裏必須有一回火災！

而且沒有火把我可以揮着警告他呵！

「必須有一回火災！這裏必須有一回火災！」

當他突着眼珠周圍看時，他的上面忽然閃出一個主見來，如他在懷慕的火災一般的通明。他因喜悅而叫喊了。

「哦，正是呵！恐怖將教他麻木。一定得救了。以任何的代價得救了。」

他用兩手抓住了那只馬口鐵箱四面揮過來，將那內容倒在堆積的稻束上。

他捏住火柴了。風暴從孔隙間發吼，作一種柔和的嘶嘶的聲音，於是火焰高高的射到空中，聽得一片吹哨的，銳細的聲響。火是已經到得屋頂了。

他奔回到天井裏，那天井仍然沈寂的橫在他前面。

「火！火！火！」他叫起來，教睡着的人們醒來。

在農僕們睡着的馬房裏，起了大激動，從僕人們的住房裏傳來銳利的喊聲。

屋頂已經裹在火的罩衣裏了。磚頭畢剝起來，便啦啦的落到地上。凡是有出口的地方，就立刻向天空噴起火焰的「泉」來。

他先前本來是一個人站在天井裏，合着手看那可怖的行徑的；但現在是，門撕開了，農僕和使女們驚叫着奔到天井裏來了。

於是他歎歎氣，寬慰了，因為一種職務成就了，隨後慢慢的走進花園裏，規避着不願遇見誰。

「我工作了儘夠長久了，」他推着後面的正門，喃喃的說，「今天我可要休息了！」

他用了遲鈍的脚步，像疲乏的人一般，順着石子路走過去，不住的喃喃着：「休息了！休息了！」他的眼光懶洋洋的四顧，他的前面橫着花園，浸在月光和火焰所成的光海裏，他的眼前跳舞着風暴播弄的樹葉的影，像超自然的什麼東西似的。在他前面的路徑上面，到處落下火星來，顯得火螢一般。他尋到了最暗的亭子，便躲在那最遠的角落裏。在那邊泥炭的坐墊上，他坐下來，將臉埋在兩手裏。

他既不再要聽，又不再要看什麼東西了。

然而過了一會，一種迷濛的好奇的心情使他仰看了：他一抬起眼，就看見火焰的弓門在住宅上頭，像白邊紅色的天幔一般，因為風是向那邊吹着。

於是他知道全都損失了。

他合了兩手，他覺得彷彿應該禱告似的。

「母親！母親！」他叫，眼眶裏淌着淚，一面向天空伸出兩臂來。

於是，忽然間，他起了希奇的變更。他覺得十分幸福而且自由了，這幾年來，壓在他心上的重

荷已經消失了，於是深深的呼吸一回，他用兩手摩挲他的肩膀和臂膊，彷彿想解脫無形的鎖鏈似的。

「哪哪，」他叫說，像是拿去了心上的擔負的人，「現在我什麼也沒有了，現在我再也用不着憂愁了。」

他用兩拳打他的額角，他叫着，他笑着。他覺得彷彿一種非分的，未聞的幸福已經從天上降到他上面似的。

「母親！母親！」他叫喊，因喜悅而恣野了，「現在我知道了你的神異故事是怎樣終結的了。我擺脫了我擺脫了！」

這瞬間，家畜的受驚的叫聲落到他的耳上，使他的知覺回復過來。「不，你們可憐的牲畜不應當為我的緣故喪生的，」他跳起來叫道，「我寧可自己死呵。」

他趕到住宅的後門，那邊僕人們正慌忙的搬出傢具來。

「看看主人！」他們哭着嚷，便引起大家對於他的赤腳的注意。

「讓那些在着！」他叫說。「救救牲畜呵！」

一把斧頭橫在小徑上。他用這破開了通到田野的馬房後門，因為天井已經是火海了。

像在夢中似的，他看見花園和田野塞滿着人們。村上的救火機啦啦的一路過來；往海侖南塞爾的那條路也變成鬧盈盈了。

三回四回的他衝到火焰裏去，僕人們跟在他後面，於是他仆倒了，痛得暈過去，在燒着的馬房當中。

一聲銳叫，一個女人的一聲深沈的銳叫，使得他重復開眼了。

於是在他彷彿看見葛爾思培思的臉龐在他頭上的霧中消隱了，於是他的周圍又是夜色了……

(註1) Polterabend——在德國幾處地方，結婚的前夜，向例由新娘的朋友們在她的住宅前面，拋擲破舊瓶鉢，以助熱鬧。

第二十一章

曙光初現時，一個悲戚的行列走過荒原，向着海倫南塞爾而去。兩部淒涼的貨車接連着慢慢的移動。這中間裝着哈台霍甫所剩的一切。

在第一部貨車裏，躺在那家主，裹在稻草中間的毯子裏，可怕的發着燒，不省人事了……那在他上面俯着的蒼白，發顫的女人就是他的幼年的遊伴。

這模樣，她終於運他到家了。

「我們要把他送到他的任一個妹子那里去，」陀格拉恩先生曾經說；然而她，彷彿想要永遠保有他似的，將兩手按在保爾的胸膛上，從那地方掛下烏焦的破布來的，而且回答道：

「不，父親，他和我們一同來。」

「但是你的喜事呢，孩子——賓客們呢？」

「喜事於我何干呢？」她答說；於是站在旁邊的喜悅的新郎失色了。

在第二部車子裏，安着幾件保全的傢具，一口抽屜櫃，三兩只抽屜，有着布和書和帶子，若干的陶器碟子，一只牛奶桶以及他父親的長煙管。

但是他的父親在那里呢？

那本來能夠給予解說的唯一的人，不省人事的躺在那里，大約已在和死奮鬪罷。

他可已經遁走麼？他可已經在火焰裏送了命麼？使女們已經發見了他的臥房是空着，他的蹤跡一點也沒有。

「我想他是沒有好事的，」老陀格拉思說，「他常常傾向着瘋狂，明天我們如果在火燒場下面尋見他的骨頭，我就十分明白了；他是自己放着了倉屋，隨又自己投到火焰中去的。」

然而，他們正乘車經過海侖南塞爾的正門時候，他們聽到了一匹狗在倉屋左近悽然的吠叫，隨即見是一匹陌生狗，將兩隻前蹄伸在一堆橫在那里的暗黑色東西上面，而且時刻的扯着像是大衣下裾的什麼東西。

陀格拉思驚駭了，叫車子停下來，便走到那地方去。在那地方，他見到了他們正在找尋的那

個人——一個屍首。他的臉相淒慘得可怕，他的臂膊，還是半擎着，彷彿他原是驟然的變僵似的。他的近旁，放着一個破鉢，一盒火柴浮在滿地的火油裏，這流到車轍像是溝漚一般。

於是這巨漢合了兩手，喃喃的做了一回禱告。他回到車子裏，渾身發抖了，他的兩眼也淌着淚了。

「藹爾思培，看哪，」他說，「那邊橫着老美尤訶的尸身。他打算來放火，燒我們的產業，而神打死他了。」

「神是不燒倉屋的，」藹爾思培說，便回看燒着的農場，從那地方青黑的煙升到清冷的凌晨空氣裏。

「但是我們的得救，可不是神意麼？」

「如果有誰救我們，一定就是這個人，」藹爾思培說。

「什麼？難道他犧牲了一切，難道他做了一個放火犯——只是——要——」

「問問他就是，」她哽咽的說，於是在她的心的繼長的憂慮中間，她疊手在胸前，高聲的呻吟。

「願上天使他能夠回答呵，」陀格拉思喃喃的說。於是他吩咐僕人們，將老頭子的尸身帶進宅中來。他已經去請一個醫生去，而且他打算親自乘車到保爾的妹子們那里去，關照這個消息。驚駭的賓客們奔出到停在飾花的廳前的車子邊來。

「蕩爾思培思，你臉色好不壞呵！蕩爾思培思，保重你自己罷，」她的姑嬸們呼叫說，打算來照管她。

「走開！」她說，便用了恐怖的舉動，拒绝了來撫抱的那些手。

於是喜悅的新郎，那抱憾了一夜的，來到她跟前，百般的勸她離開這無望的病體。然而她却用了一瞥惘然的遊移的眼光看他，彷彿她沒有記得可曾見過他似的。頹喪而且失望，他離開她了。

姑嬸們扭捏着手，奔到老陀格拉思跟前，他正在馬房前面蹀躞，等候着車子。他那強壯的胸部喘着氣，他那白色的濃眉皺着，而他的眼珠射出閃光來。似乎是一陣風暴通過了他的靈魂。

「可憐罷，」女人們叫道，「教蕩爾思培思平安下來，她須得回復自己的身體，她顯得快要發狂

似的了。」

「若是果如她所說，他自己嗚嗚的說，『若是他犧牲了他所有的家私……你們走開罷，不要來擾我！』他對着包圍他的女人們叫。」

「但也想一想葛爾思培思，她們大叫道：『到十二點牧師就來了，她成什麼樣子呢？』
『這是她自己的事！』他呼叫說，『隨她去，她很知道自己怎麼幹哩。』

正在保爾從車子上抬起那一剎，一隊的僕人搬了他父親的尸身從正門來了。
兩個身體先後運到白房子裏去；狗跟在後面走，且吠且嗅。這是一個悲戚的行列。

葛爾思培思把保爾搬到她自己的臥房裏鎖了門，自己便坐在牀旁。
枉然的，姑娘們央求着進來。

到十一點醫生來了，對大家說，他自己情願陪他的病人直到次日的早上。他分明是準備定這樣而來的，因為他是這戶人家的一個老友，又是喜事賓客之一。同時他們也打算打電報請一個看護婦來。

「我不可以陪他的麼？」葛爾思培問。

「你那里可以？」他驚愕的回答說。

「我可以的。」她浮着神祕的微笑應着說。

姑婦們又復來叩門了。「保重你自己罷，小孩子。」她們從門縫裏叫。「你須得裝扮起來——你須得到「註冊處」去。」（註二）牧師已經到了。」

「他可以回去的。」她回答說。

外邊起了一陣咕唧聲，新郎也在勸告着。

「你要怎麼辦呢，我的孩子？」老醫生說，探索似的注視着她的兩眼。於是她一面哭着，一面在牀邊落下兩膝來，捏住了保爾的無力的手，便將這按到她的兩眼和嘴上。

「這可是你的堅定的決心麼？」老頭子問。她點點頭承認了。

「倘若他死呢？」

「他不會死的。」她說，「他一定不死的。」

醫生悲戚的微笑了，「很好，」他於是說，「陪他一會兒，每兩分鐘替他換換「壓縮布」」（註二）罷。我保證平靜就是了。」

不多久，聽得那些馬車來到門口，又出了天井了。一個鐘頭之後，醫生再進病室來。「宅子裏就人空了，」他說，「禮節撤消了。」

「撤消了麼？」她焦躁的問。

老頭子看着她，搖搖頭。（註三）每天是，這人心以新的花樣給他看。

病人在生死之間拖延了若干禮拜。所發的興奮的潮熱，似乎拿去了所有的希望。

葛爾思培思不大離開他的牀邊。她不吃不睡；她的全生命似乎被那對於她的愛人的隱憂所占住了。

她的老父親沒有來管她。她必須醫好他，他說，「這纔我能夠問他。」

喜悅的表兄起首覺到他保爾的地位不是可以嫉妒的，於是，在他已經應許了他的舅父還

那所有的債之後，出了海倫南塞爾了。

老美尤訶岳的尸身，在火災的後一天，已經由雙生兒收去了。他的神祕的死很哄動了人心，都會的各報講起這件事，而他一生中不曾得到的——就是被人稱為英雄的事——死後賜給他了。

但是這期間，法律始終懸在保爾的頭上，等候着他的痊愈。

(註一)「註冊處」——德國婚制，新郎和新婦須親到註冊處去註冊。

(註二)「壓縮布」——是退熱用的一種深的綳帶。

(註三)依着西方的習慣，搖頭表示否定語氣，撒消。這兩個字是有否定語氣的，所以此處說着的搖頭，表示肯定撒消的意思。這和東方的習慣，略略有點不同。

第二十二章

辯護的律師已經說完了。一片咕唧聲通過了寬闊的裁判庭，那地方的旁聽席裏塞滿着看衆。

倘使被告不用一句魯莽的話破壞了那漂亮的說辭，他便得救了。

主席法官的答話，響的聽不出。

現在是『片眼鏡』（註一）和『觀劇鏡』開始克克的發響了。大家的眼睛都向着蒼白的服裝簡單的男人，他正坐在八年前，那險惡的僕人曾經坐過的那一個罪人席裏。

主席法官問道：被告是否還有話要添說，來強固他的無辜的證據。

『沈默呵！沈默呵！』這響聲通過了法庭。

然而保爾站起身，說話了——起初，低低的，遲疑似的，隨後每一分鐘，語氣便堅定一些了。

『我真真抱歉：我的辯護者爲要保全我，所費的精神竟用不着了；我對於這事情倒並不是像他所說一樣的無辜。』

法官們面面相覷了。『他在怎麼樣？他要自己控告自己了。』

他說道：「憂慮使我幾乎不省人事了。我於是就做了一種發狂的事，在那時刻教我不能計算什麼了。」

「他在割自己的喉嚨呢！」聽衆說。

「我一生中向來是怕羞而且抑鬱的，向來覺得不能夠正面看人似的，雖然我沒有什麼遮掩着；但是此刻我即使露出膽怯的樣子來，我相信總該不會像從前那樣了——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我的辯護者說我先前的生活是一切道德的模範。但是並非如此。我是缺乏品格和自覺的。論到人家和我自己來，我是過於抑遏自己的，這常在我的心中煎熬，雖然我自己也從未明白。壓在我的心上的太多了，使我不能像那不欲沈悶起來擔憂起來的人一般，舒暢的呼吸。這樁事情使我自由了，給了我所長久缺少的了；這在我是大大的幸福；我豈可以否認呢？不不，我不要這麼着。讓人家將我監禁起來，任憑多少時罷。我可以等待我的新生活開始的時候。」

「而且因此我必須說：我是在完全的意識中放火在我的財產上的；我從來不曾比我在稻束上倒火油的那剎時更有意識了；今天我若是在同樣的地位裏，上帝知道我總該再幹的。怎麼我

不該呢？我所毀壞的是我親手的工作——是我經過許多年的苦役所創造起來，可以隨我喜歡處理的。我很知道法律上的見解不一樣，所以我靜靜的到監獄裏去過多少時候就是了。但是除我自己之外還有誰爲着這起違法行爲喫苦呢？我的妹子們是已經很有錢供給她們了，而我的父親——」他停了一會，便顫着聲音繼續說——「哦哦，如果我的父親是平安的靜靜的同了他的一個女兒過他的晚年，比之我說着的情形，豈不更好麼？」

「命運不肯如此。他猝然的死了，我的哥哥們說我是他的凶手。但是這回事，我的哥哥們是全沒有作證的權利的；他們既不知道我，又不知道我的父親。他們過去一生只是自願自，讓我一個人爲着我的父親母親和妹子們，房屋和農場而操心，而且他要什麼時候，我只是好不過罷了。我今天來和我翻臉，但是他們將來和我相疏遠也不能再過於從前了。」

「我的妹子們」——他轉向證人席，那地方坐着格來太和卡脫掩了臉在哭，於是他的聲音似乎因爲遏住的淚而柔和起來了——「我的妹子們不要再和我和好了，我却高興的原諒她們，她們是女人，性質柔弱的；況且她們後面站着兩個男人，對於我這驚人的事情，很容易抱怨的。」

大家現在全都捨棄我了——不是全都——一片欣悅的神色浮過了他的臉——「但是這用不着在這裡說起。不過有一層我要說，即使當我是一個凶手——我也並不悔恨父親的因我的行爲而死，我害死他時，我的愛他過於假使我讓他活着。他又年老又衰弱了而且那等待他的，是羞弱和不名譽——他過了這樣平靜的生活，怕要淒涼的在這裏受磨折了罷，的確是還不如死神來到他這裏，像閃電在人們的幸福中間觸死他們的一般。這就是我的意見。我是用我的良心來決定，用不着對什麼人詳細說，除非對上帝以及我自己。現在你可以宣告我的罪了。」

「好極呵，」法廷裏證人席上一個震耳的聲音叫。

這就是陀格拉思。

他那魁偉的身材挺直的站着，他的濃眉底下閃耀着兩眼，待到主席法官叫他守秩序時候，他便輕蔑的坐下來，對他身旁的人說，「我可以拿他誇傲了——噯！」

(註)「片眼鏡」——是一種眼鏡片，用手拿着看物。

第二十三章

兩年之後，在七月裏一個清明的早晨，監獄的紅漆大門開了，放出一個囚犯來，他臉上浮着笑容，在日光裏正在眯兩眼，彷彿試習着重見光明似的，他將攜着的包裹前後揮動着，隨意的左右觀望，像是決不定朝那一方走去的人，然而總之，在他是，迷失在那里也不關重要的了。

當他經過監獄房屋的前面時，他看見一輛馬車停在那里，是顯得於他相熟的，因為他停住脚，似乎在沈思一般。於是他轉向馬夫，這人戴着有纓的皮帽，從座板上傲慢的點點頭。

「這里有海倫南塞爾的人麼？」他問。

「唔；主人和小姐。他們是來接美尤訶先生的。」

於是立即聽得從石步上說，「喂，哈啦！他已經在這里——葛爾思培！看他已經在這里。」
保爾跳上石步去，兩個男人便互抱了一會。

於是沈重的雙扇門輕輕的怯怯的開了。走出一個穿黑衣服的苗條的女人來，她浮着淒涼

的微笑，倚在牆邊，默默的等候到兩人拆開來。

「哪哪，你有了他了，葛爾思培思！老頭子喊說。

他們手握着手對立着，眼對眼相看；然後她將頭偎在他胸前，低語道：「謝謝上帝，我又同你在
在一處了！」

「要使得你們可以兩口兒談談，孩子們，」老頭子說，「你們兩人乘車家去罷，我要去喝一瓶葡萄酒，祝我繼承人的健康。我現在舒泰了，因為今天我卸去了事務了。」

「陀格拉思先生！保爾驚愕的嚷。

「叫我「岳父」罷——你懂得麼？傍晚來接我罷。你現在是一家的主人了。再見。」
說着他大踏步走下石步去了。

「來來，」保爾斂下兩眼輕輕的說。葛爾思培思浮了嬌羞的微笑，跟着他走，因為現在他們單獨在一處；都敢互相走近了。

於是他們靜靜的向了光明燦爛的荒原上趕車過去……野石竹，吊鐘花，和長春藤織成雜

色的地毯，而白色的草棉昂起搖曳的花，彷彿雪片撒在花上似的。楊柳的葉柔和的索索的響，沿了那枝條底下，流着小小的溪澗，像閃爍的絲帶的網一般。和暖的空氣顫動着，黃蝴蝶成了雙上下的飛繞。

保爾仰靠坐在墊裏，用了半閉的眼睛，注視這陸離的嬌媚的景色。

「你幸福麼？」藹爾思培思向他假過去問。

「我不知道，」他答說，「在我是太幸福了。」

她微笑了；她很理會了他。

「看哪，我們的家！」她說，指着那遠遠的顯然聳出的白房子。他握緊了她的手，却說不出話來。到樹林邊，馬車須得停了。兩人走出來，步行着前進。

於是他看見她的腋下帶着一個白色的小包裹。是他先前所沒有見過的。

「這是什麼？」他問。

「你就會知道的，」她答說，一面嚴肅的微笑浮過了她的臉。

「希奇的事物罷？」

「是一件紀念品。」

當他們走進了樹林時候，他瞧見一件黑色的東西，在掛着花圈的樹幹之間。

「這是什麼道理呢？」他伸出手來問。

「你不認識你的朋友麼？」她答說。「她打算第一個來問候你呢。」

「黑蘇賽，」他呼喊，便開始跑了。

「帶我一同去，」她笑着，氣喘喘的說。「你忘記了以前有兩個我們的麼。」

他攜了她的手，於是他們便踱到了那儘望着路上的忠誠的怪物前面。

「親愛的東西，」他說，敲敲烏黑的汽鍋，待到他們繼續走路時，他每三步回顧她一回，彷彿掄不下她似的。

「我是好好的照顧着她，」葛爾思培思說，「她通常站在我的窗下，因為我們已經買進了你父親的遺產的全部，使你一點也沒有缺少。」

當他們走近迎面的樹林邊去時，他指着立在離路二十步之外的兩棵樹說道：

「這就是那個地方，我看見過你在吊牀裏的。」

「是呵，」她說，「也便在那里，我初次覺得我沒有你要幹不成哩。」

「而且那是杜松樹，」他接下說，當他們踱到田野裏去的時候，「那邊我們」——於是他忽然大叫，向空間伸出兩手來。

「什麼事？」她焦躁的讓，一面仰看他。他已經轉成死一般蒼白，而且他的兩脣發顫了。

「完結了，」他吃吃的說。

「什麼啦？」

「就——就——我——我自己的。」

從前聳着哈台霍甫的房屋的那地方，現在展成一片平原了；只有兩三棵樹伸出淒涼的枝條來。

他看不慣這景色，使用兩手遮住臉，一面熱病似的發了抖。

「不要悲傷了，」她祈求的說，「爸爸要等你能夠自己安排時候纔把房屋重造起來哩。」

「我們那邊去罷，」他說。

「請你，請你不要去，」她回答說，「那邊除了幾堆殘灰之外沒有什麼可看啦——下回，且等你沒有怎樣激動的時候。」

「但是我在哪里睡覺呢？」

「就在你出世的那一間房屋——我已經替你安排好，你母親的家具也放在這裏面了。你現在還可以說你失了家麼？」

他感激似的握緊了她的手，而她指着杜松樹叢，那先前曾經引起他們的注意的。

「我們到那邊去罷，」她說，「將你的頭擱在鼯鼠丘上，給我吹些什麼調子罷。你可記得麼？」

「還記得的！」

「從那時以來，有多久了？」

「十七年了。」

「阿阿，天呵，我愛了你這麼久了，其間成了一個老姑娘了！我是一年一年的等候你，但你沒有知道罷。」他終必來的，「我想，然而你却沒有來。於是我便失望的，想道：『你不能強着自己就他，當真他全不要你了。你必須有一個決心纔是。』於是結束了我的懷念，我便接受我的表兄，他是這十年以來一直和我盤桓的。他曾經有許多回引逗我笑，我便以為他可以——但是這可儘夠了——」於是她抖起來了。「來來，躺下來——吹吹看。」

他搖搖頭，默默的用手指着荒原的那邊，在那地平線上，三棵寂寥的松樹將那粗「臂膊」向天空伸着。

「那邊去，」他說，「在未到那邊之前，我不能休息哩。」

「不錯，」她答說，於是手牽着手，他們穿過了開花的石南叢，那上面聚集着野蜜蜂，催眠似的嗡嗡的在響。

當他們進到墓場時候，白房子的時鐘正報着中午。這以簡短的敲聲響了十二回，空中顫動着柔和的回聲，於是又復全都沈寂了；只有蜂聲和歌聲繼續着。

他母親的墳墓上，逼生了常春藤和野石榴，在墳頂露出燦爛的鼠尾草的花。葉片之間，鏽鐵顏色的螞蟻爬着，而一匹蜥蜴索索的鑽下到碧綠的深處。

默默的他們兩人站在那里，而保爾發着抖。兩人都不敢打動這莊嚴的沈寂。

「他們將我的父親葬在那里呢？」保爾終於問。

「你的妹子們將尸身帶到洛德卡蒙去了，」葛爾思培思答說。

「這也好，」他答說。「她一生中原是孤寂着；索性死後也讓她如此罷。但明天我們也要到他那里去。」

「你可去看你的妹子們麼？」

他悲戚的搖搖頭。於是他們歸到沈默了。

也兩手捧着臉，便哭起來了。

「不要哭，」她說，「你的每個人，現在都是有家了。」於是她拿了腋下夾着的小包裹，解開了外面的白紙，那地方便現出一本封面撕破，紙張稷色的舊的抄寫本來。

「看哪，」她叫道，「這個，她給你，是她的紀念。」

「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驚異的問，因為他是認得他母親的筆跡的。

「這是放在舊的抽屜櫃裏，就是從火裏救出的那口櫃，在抽屜背後塞住着。從她死之後，這似乎一直在那里放着。」

於是他們在墳墓上一同坐下來，將書放在他們之間他們的膝上，便仔細的看起來。現在他記起了卡蒂，在他截獲了她和她的戀人那時候，曾經說起一本歌集，是她們母親所有的；但是他不會打定主意，追問這件事，因為他不欲使那時的苦痛的回憶復活過來。

各種的古歌是在這裏面，抄的很清楚；這近旁有別的一半塗改過的歌。這些歌，她似乎是記出來重抄的，或者也許是她自己做的罷。

卡蒂彼時所背誦的說起詩人的那一首也是在那里。

於是看到了有一首，就是這樣：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牀邊，你的溫和的母親

看顧着，直到夜夢帶給你平安——

睡着罷！

「那音調怎樣瞭亮的小小的鐘兒

從樹林外傳聲到這裏

那銀也似的音樂就要停止了——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外邊月亮照着，又柔和又明亮。

憂愁夫人

一椿傳說，講的是菩提樹——

睡着罷！

「荒原那里，靜悄悄的是牧羊人的兒子，

和白房子裏的公主；——

樹葉在微風中飛舞着；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玫瑰叢在階沿旁邊，

夢着山和荒原和許多事物——

睡着罷！

「你的小鳥兒，在門檻上面，

向你的牀輕輕的啁啾着，

而且軟洋洋的斂了他的翅膀——

睡着罷！

「親愛的孩兒，睡着罷；睡着罷，親愛的孩兒！

你的牀邊，你的溫和的母親

看守着時計慢慢的轉——

睡着罷！

「你的母親看守着——時間過去——

憂愁夫人

中夜的時辰快到了，

你的父親就可以歸來了——

睡着罷！

於是又有一首詩：

「過去的幾年中，我認識過一個嬌媚的女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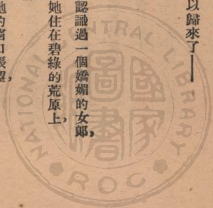
淒清而且孤寂的，她住在碧綠的荒原上，

並且渴望着愛情，

她日日夜夜的從她的窗口張望，

莞爾的光輝的，她那可愛的藍眼睛矇着；

唉！她渴望着愛情呵！



「隨後有英勇的年青的武士，騎着馬過來，

他問道，「你的光輝的眼睛儘看着我好不希奇呢？」

「我是渴望着愛情呵！」

於是他笑道，「傻女郎，可要到我的懷中來，這地方你能甜美的休息，免得一切的傷害，你便在這地方找尋愛情罷。」

「親愛的心，你可知道：我住着怎樣淒清呢？」

阿阿，越過沼地帶我——可憐的女郎——去罷，但也給我，給我愛情呵！」

到末後厭倦了和她作伴時候，

他說道，「美麗的小蹄子，愉快的時期，我們是經過了，

「那是，你有了愛情了！」

「對於我的愛情，你厭倦了麼，親愛的心？
那是我要伴住你，永不分離，
因為我巴望着你的愛情呢。」

但是英勇而且喜悅的武士哈哈的笑了，
他在馬上加了鞍，便騎着遠遠的去了，
於是捨了她在愛情的悲哀中了。

「待到這時期已經悽戚的過去了，

在悲哀中間，她的兒子，

一個愛情的果，看見陽光了。

她夜間將他帶到荒原之上；

「接一個吻，你可憐的孩兒，我可要將你弄死了，

我可要用愛情弄死你了。」

「法官，隨你的意思辦我罷，」於是她哭了。

「我見棄於這樣廣漠的全世界，

失了愛情被捨置了。」

她穿了新婚的服裝，走上刑臺去，

便說道，「就帶我去罷，好上帝，我請求你，

我是渴望着愛情呵！」

於是他想到他的兩個妹子，他起了一個感想，似乎一切事他母親是預先知道而饒恕了的。於是恰在後面，用大字母寫着這個題目：

憂愁夫人的神異故事

從前有一個母親，慈善的上帝曾經給與一個兒子，然而她却是這樣的窮若孤獨，竟尋不到能夠做他的教母的人。她嘆息着說道：「從什麼地方，我可以得到一個教母呢？」

一天薄暮時分，來了一個女人，到她的家裏，穿着灰色服裝，有一個灰色的面幕蒙在她的頭上。她說道：「我願意做你兒子的教母，我願意看顧他，使他長成起來，做一個好人，不讓你挨餓；但你也得將他的靈魂給我。」

於是他的母親發抖了，說道：「你是誰？」

「我是憂愁夫人。」灰色的女人回答說；於是母親哭了；但她爲着饑餓很喫苦，也就將她兒子的靈魂給了那女人，於是她做了他的教母。

她的兒子長成起來，勤苦的工作，去掙她的麵包。但因爲他沒有靈魂，他便沒有喜悅沒有青春了，時常是他用了抱怨似的兩眼看着他母親，彷彿便要問：

「母親，我的靈魂在那里呢？」

於是母親悲傷起來，便走出去，要給他找一個靈魂來。

她問天上的衆星道：「你肯給我一個靈魂麼？」但他們說道：「要這樣，他也太低了。」

她又問荒原上的花們；他們說道：「他可太醜了。」

她又問樹林間的鳥們；他們說道：「他可太悲感了。」

她又問高大的樹木們；他們說道：「他可太卑微了。」

她又問聰明的蛇們，但他們說道：「他可太笨了。」

於是她哭着走去了。在樹林裏，她便遇見了一個年青美麗的公主，由她的宮女們圍繞着。

她因爲見母親哭着，便下了馬，將她帶到城堡去，那是全用金和寶石造成的。

到那地方，她問道：「告訴我爲什麼哭的？」母親便將她的哀愁告訴了公主，說是她不能給她

的兒子，求得一個靈魂，以及喜悅和青春。

於是公主說道：「我是看不得任何人哭的；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要將我的靈魂給他。」

於是母親在她的前面跪下來，吻着她的兩手。

「但是，」公主說，「我不願白白的這樣辦；他必須來向我要纜是。」於是母親走到她兒子這里，但憂愁夫人却已經將她的灰色面幕蒙在他的頭上，所以他糊塗了眼，看不出公主了。

母親便祈求道，「愛的憂愁夫人，放了他罷。」

然而憂愁夫人微笑了——而且誰看見她微笑，便禁不住哭哩——她說道，「他必須自己擺脫纜是。」

「他那里能夠呢？」母親問。

「他必須對我犧牲他所愛的一切纜是，」憂愁夫人說。

於是母親非常悲傷了，躺下來死了。然而公主却等候着她的求愛者直到這一天——

「母親，母親！」他叫着，便在墳上仆倒了。

「來來！」葛爾思培思說，一面遏抑着眼淚，一面將手搭在他肩上，「讓她在這里，她平安着哩，她是不會再害我們的了——你的凶惡的憂愁夫人！」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憂愁夫人 一冊

◆(91266)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附加運費郵費

原著者 Hermann Sudermann

譯述者 胡仲持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張一平)

國家圖書館



004752678

